

庫文作創

集儂痴

(冊下)

鐸振鄭

行發店書活生海上

館文作館

商健集

鄒振經

上海生活書店發行

## 中國戲曲史資料的新損失與新發見

### 一

中國戲曲史的探討，是要從最近三十年算起的。王國維先生的曲錄和宋元戲曲史奠定了初期研究的基礎。但就現在的幾年的探訪和研究的成績而論，這兩部重要的著作，已有不足以範圍我們的模樣。我們在戲曲史研究方面的長足的進步，實在已比任何種文體的史的研究為優越。單就元明傳奇而論，其新發見的資料，假若能約略加以整理一下的話，真要使十餘年前的研究者吃一大驚的。

381

在這些探訪和研究的工作裏，我們不能不感謝吳瞿菴先生和董授

經先生；還有許多勤勤懇懇的南北各藏書家，像上海方面的涵芬樓和周越然先生，北平方面的孔德學校圖書館，馬隅卿先生，王孝慈先生，朱遜先先生，也都給我們的戲曲史，準備好了不少的新材料。就中，北平圖書館的幾位先生的努力，特別的使我們難以忘記。前年秋天，他們獲得了富春堂及文林閣所刊的戲曲五十餘種。去年的夏天，趙萬里先生又從武進董氏那裏，得到了不少的絕無僅有的明刊的雜劇傳奇；在其中，王伯良的題紅記，息機子的元明雜劇選等等，便是最驚人的名目的一斑。我自己在南方的時候，歷年以來，也略略有獲得，卻總是感覺得自己力量的過於遼小；往往爲了要將罕見的材料把捉到手，而受到難言的苦楚——那當然是無須乎對公衆訴說出來的。

因此之故，我對於那許多同好的先進們和友人們的辛勤的收穫，總是表示着無限的敬意。要完成一部什麼中國戲曲史之類的著作，是非依靠着他們的書庫不可的。

## 二

正在南與北，顯示出這樣有收穫的成績的時候，突然的有一個絕大的意外打擊，把這許多年來的辛苦的收成，摧殘到珠零玉碎的境地，那便是日本軍的本年一月廿八夜在上海閘北的無警告的襲擊。這次襲擊的結果，涵芬樓（東方圖書館）是整個的化爲灰燼了；隨之而被焚的是藏在涵芬樓擬編入奢摩他室曲叢裏的瞿菴先生的許多重要的戲

曲。周越然先生書庫的所藏，也在這一役裏喪失殆盡。我的家幸未遭難，却亦頗有所失。要總算起這一次的文化損失帳來，誠是難以指數（涵芬樓的書籍便是胡塗帳一本，迄未清理就緒）；僅就取我個人記憶裏所知道的，且僅就戲曲史的資料的一部分而言，已是絕可驚人的巨大了！這是不可酬贖的一個可怕的浩劫！我那時恰在上海，從家裏逃避了出來之後，天天看見敵軍飛機在天空上翱翔，我便心如刀割；這些怪鳥們，人道的屠殺者和文化的屠殺者，在人類的歷史上造下如何的一種不可恢復的殘暴的血跡呢！

開北的天空，是紫黑色的雲彩，是殷紅色的火光，是轟轟的炮聲，拍拍的槍聲，那屠殺（人道的和文化的），便繼續的在進行着。大

風把紫黑色的烟雲（炮塵和火烟）吹向南方來，彷彿啓示錄裏的四位可怕的騎士們便躲在那雲背後，又彷彿是兇狠狠的戰神的巨眼正在雲隙中窺望下來。底下那許多不可復贖的戲曲史上的珍奇無比的資料，便這樣的被屠殺！

（甲）涵芬樓所藏（僅就所憶得者寫下，下仿此）：

一笠庵四種曲 李玉著 明末原刊本（有圖，與乾隆時所刊不

同。乾隆本已將人獸關及永團圓二種，易爲墨憨齋改訂本。）

富春堂刊本六種 昇仙記，玉釵記等等。

儀大禮 劉鞏著 康熙間刊本

孟稱舜著二種曲（貞文記與嬌紅記） 原刊有圖本

雍熙樂府二十卷 鄧勳編 原刊本

雍熙樂府十三卷 海西廣氏編 原刊本

(尙有其他等等，不能憶及。顧曲齋所刊九曲十六種幸被借出，得免於難。)

(乙)長州吳氏所藏：

董詞 董解元著 屠赤水校刊本

西廂記 王實甫著 王伯良校注本

坦庵雜劇四種 徐石麟著 江都徐氏原刻本

兩紗 (附挑燈劇) 宋集之著 倘湖小築刊本

春水軒雜劇 蘅芷莊人著 賜錦樓刊本



陳眉公評本琵琶記，幽閨記

李卓吾評本荆釵記

三元記 沈受先著 富春堂刊本

和戎記 富春堂刊本

葵花記 秦淮墨客著 廣慶堂刊本

劍舟記 秦淮墨客著 廣慶堂刊本

青樓記 富春堂刊本

目連救母 鄭之珍著 富春堂刊本

山水隣刊傳奇五種

紫釵記 湯顯祖著 竹林堂刊本

邯鄲記 湯顯祖著 獨深居刊本

紅梅記 周朝俊著 玉茗堂評本

碧珠記 澹生老人著 萬歷原刊本

東郭記 醉鄉記 孫仁孺著 白雪齋原刊本

紅梨記 徐復祚著 洛誦生原刊本

紅梨記 快活庵評本

墨憨齋重訂十種曲 原刊本

快活三 張大復著 乾隆丙府舊鈔本

息宰河 沈嵎著 且居初印本

異夢記 玉茗堂評本

題塔記 松壠道人著 萬歷原刊本

彩舟記，投挑記 汪廷訥著 環翠堂原刊本

客居堂三種曲 周穉廉著 原刊本

眉山秀 李玉著 一笠庵原刊本

石巢傳奇四種 阮大鍼著 石巢園原刊本

偷甲記雙鍾記等八種 范奇哲著 清初原刊本

(尚有散曲集南詞韻選，沈璟著，萬歷原刊本，爲極罕見之書，亦在劫內。其他清人傳奇及鈔本尙多，不備舉。周憲王樂府二十餘種，粲花齋新曲五種，古香林四種等等，以已印書，原書送還瞿庵，故尙在人間。奢摩他室曲叢第三四集，已印

就，亦同時被劫，不能出版。）

(丙)周氏言言齋所藏：

一簾春 濟墨居士編次 舊鈔本

上林春 姚子翼著 明鈔本

丹青記 (卽牡丹亭之改本) 陳眉公評刊本

目連救母勸善戲文 鄭之珍編 萬歷刊本

西廂記 王實甫著 陳眉公評刊本

西來意 (元本北西廂) 諸山恆忍雪鏡道人說意 康熙刊本

雙忠記，白兔記，躍鯉記，十義記 富春堂刊本

明月環 西湖居士編次 白雪齋刊本

畫中人 梨花主人編 原刊有圖本

金鎖記 袁于令著 精鈔本

金剛鳳 張士復著 舊鈔本（孫星衍舊藏）

紅杏記 鄭之玄評點 天啓黃氏存誠堂刊本

琵琶記 卽空觀主人朱墨印本

琵琶記 雪林別墅重刻元本

富貴神仙 影園灌者填詞 乾隆間刊本

鈕少雅格正牡丹亭 康熙間胡介祉校刻本

翡翠園 朱素臣撰 舊鈔本

縮春園 孚中道人編 還讀齋刊本

還魂記 公安瀟碧堂批 明刊有圖本

墨憨齋新曲十種

（尚有清代傳奇雜劇二百餘種，不列舉。上列舊鈔本大都爲王國維氏舊藏。又有李中麓原刊本寶劍記，正德原刊本盛世新聲等皆爲世間孤本，越然先生來信云，已於火燄中搶出。）

以上三家所失，已絕可驚，其中尤多世間孤本，一失便永不能復得。誠是最近文學史上最殘酷之一大劫人類文化上最難忍受的一犧牲！此尙僅就我所知的一部分而言耳，所未知的損失更難以詳細寫出。

三

約在這一場屠殺的浩劫之前的不多時候，關於戲曲史上的資料，又有些新的收穫。在數落了上面的一篇很痛心的損失帳之後，且殿以底下若干種重要的新發見：

一、博笑記 沈璟著 天啓間刊本

此書爲沈氏屬玉堂十七種傳奇之一，體裁殊爲奇特。共分十段，敷衍十則故事。每則之未必云某某事已畢且入下面某某事。沈氏別有十孝記，亦同此體。但十孝曲文，僅見于羣音類選，而博笑則全書俱在，尤足以窺見其原來面目。插圖絕精。一月二十八日的前十日，我得之于陳乃乾先生處。

二、修文記 屠隆著 明刊本

屠赤水所作，惟修文最爲難得，亦惟修文在文學史上最具有重要之價值。赤水與其仇俞某之攻訐亦敍于此，而結之以作者的遇仙得道。以戲曲作爲自敍傳者，在明代似僅見此記。原藏南洋中學圖書館，滬變前，爲北平圖書館所得。

### 三、旗亭記

鄭之文著

萬歷間繼志齋刊本

鄭之文的作品絕少流傳。此記湯玉茗爲之作序。去冬我得之北平。

### 四、四婢媠

洪昇著

舊鈔本

我在清人雜劇的序裏會再三慨惜於四婢媠的不可得見。這次南歸，竟於無意中得之，誠可欣幸！



五、雜劇三編 鄒式金編 清初刊本

北平圖書館曾從武進董氏處得雜劇三編首冊一本，去冬又從上海收得殘本二冊，載劇六七種。北平朱氏藏曲亦有歸北平圖書館之說，其中並有三編殘劇六種（蘇園翁，秦廷筑，金門戟，鬧門神，吊琵琶，空堂話）。合此三種殘冊計之，當得原書三之一強。

六、陌花軒雜劇 黃方孺著 清初刊本

此書版式，與雜劇三編絕類，當為同時所刻者。北平圖書館從上海得到三編殘本時，並得此書。凡倚門，再醮，淫僧，偷期，督妓，變童，懼內七種俱全，亦意外的一種獲得也。

七、南九宮正始 徐子室鈕少雅編 鈔本

此書極罕見。董授經先生有一部，但已歸之日本內藤虎。去年我從蘇州某氏，得到鈔本傳奇若干種，佳者極少，僅此書足快人意。惜爲殘冊，僅存首六卷，末四卷已佚。曾託授經先生設法補鈔完全，尙未能如願。但卽在此六卷裏，已輯得絕不經見之元人傳奇殘文約六七十種。

#### 八、南音三籟

凌濛初纂

原刊本

此書見之也是園，八千卷樓諸目，但談曲者迄未之一遇。偶獲殘帙，已珍若至寶。去冬趙萬里先生得全書于北平廠甸，喜可知也！

#### 九、今樂考證

姚燮著

原刊本

聞梅伯今樂考證之名已久，極想一讀。梅伯用力于此書至勤，實爲曲錄之先芽（梅伯並有今樂府選一百九十餘卷（一作五百卷）聞藏鎮海李氏）。去年夏間，在寧波時，曾匆匆一翻閱。因書賈索價太昂，未能購得。冬間得隅卿先生來信云，已爲我們購得此書。當可于其中獲得新資料不少。

這幾種是比較值得介紹的。尙有好些不大重要的或有未到宣布的時候的這一類的新資料，皆未能在此舉出。

此種新的發見，若與這次滬變之所失較之，僅敵所失者百之一二耳。十年或數十年的辛勤的收穫，既一旦皆化爲灰燼，則這種陸續的搜求的結果，其運命也正未可知，特別是在我們這個沒有海岸防禦，

更沒有空中防禦的國家裏。所謂先民的文化收穫，那一天不在風雨飄搖的境地裏冒着險？爲了這（不必說是爲了自己的自由與生命了）謀國的人們好像也該有些警惕與感發罷！

## 西廂記的本來面目是怎樣的？

——雍熙樂府本西廂記題記

—

王實甫西廂記的本來面目是怎樣的？

這句話誰都難能肯定的回答得出來。

我們到現在為止還不曾發現過比萬曆諸刊本更早的一部王實甫西廂記。

從萬曆諸刊本始，到金聖嘆，毛西河，吳蘭修諸人刊行他們改定

的西廂記止，今所知的已有了不少種的不同的版本——這種不同的版本當然不僅僅一二字，一二句或一二節的文字上的異同而已：

(一) 劉龍田刻本

隆慶萬曆間

(二) 金陵富春堂刊本

萬曆(未見)

(三) 徐文長評點本

萬曆

(四) 王伯良校注本

萬曆

(五) 陳眉公批評本

萬曆

(六) 李卓吾批評本

萬曆

(七) 熊氏刊本

萬曆(未見)

(八) 徐士範刊本

萬曆(未見)

- (九) 日新堂刻本  
萬曆(未見)
- (一〇) 金陵文秀堂刻本  
萬曆
- (一一) 羅懋登註釋本  
萬曆
- (一二) 元本出相北西廂記  
萬曆
- (一三) 起鳳館刊王李合評本  
萬曆
- (一四) 魏仲雪批評本  
萬曆
- (一五) 真本李卓吾批評本  
崇禎
- (一六) 湯，李，徐三先生評本  
崇禎
- (一七) 西廂六幻本  
啓禎間
- (一八) 湯玉茗沈詞隱評本  
啓禎間朱墨本

(一九) 凌初成刊五劇本

啓禎間朱墨本

(二〇) 六十種曲本

崇禎

(二一) 張深之訂定本

崇禎

(二二) 延閣主人刊本

崇禎

(二三) 封岳校刻本

清初

(二四) 金聖嘆批評本

清初

(二五) 毛西河批評本

清初

(二六) 吳蘭修訂定本

道光

以上二十六種都是現在比較還可以得到或知道其內容的（至於那

些曲譜裏所收的有曲無白的西廂，像納書楹本，像絃索辨訛本等等，



更有不少，都可以不必在此舉出。但僅就此二十六種而論，其曲、白差不多沒有兩種以上是完全相同的；你也動筆改削，我也動筆改削，他也動筆改削；不獨金聖嘆是一位筆削的大師而已。即以卷帙而論，或二卷（像陳眉公本及六十種曲本）或四卷（像封岳本）或五卷（像凌初成本及延閣主人本），已是紛紜得很。若更窺其內容，則或分爲二十則，或二十齣（像王伯良本陳眉公本以及諸萬曆本），或分爲五劇，或五章的（每劇凡四折，像凌初成本及金聖嘆本），或分爲五卷而折數則仍爲二十的（像毛西河本），全書或有題目正名，或沒有題目正名；每劇之後或有題目正名（像王伯良，凌初成諸本），或沒有題目正名（像陳眉公，李卓吾諸本）。更是此是彼非，一無定論。

你說，我所得的是古本，他也說，我所得的是古本，我也說，我所得的是古本。究竟那一本是真的古本呢？究竟西廂記的本來面目是怎樣的呢？

當然在現在我們沒有得到萬曆以前乃至嘉靖，或永樂等年代以前的西廂記的時候，誰都不能肯定的回答這問題。

但是有兩點現在可以勉強回答的：

第一，現在所得的這許多本子可以說沒有一本是真的古本，或足以表現出西廂的本來面目的，

第二，本來面目的西廂，依據了我們現在所得的關於元劇的知識及所有的材料，而下手去推測時，約略可以推得若干成。

二

關於第一點，我們現在很可以大膽的說，萬曆以至崇禎諸西廂刊定者所謂『古本』，『元本』者，本來都不是那末一會事，他們的所謂『古本』『元本』都是烏有先生，亡是公之流，原是要假借這一個好聽的名義以自便其筆削的。

現在所能得到的真正最古的（或可以說是最隣近于最古的本來面目的）西廂記乃是散見於嘉靖時郭勳所輯的雍熙樂府裏的一部。所可惜的是，郭勳本，僅有曲文沒有說白，不能算是一部完全的劇本，然即此已儘足以發後來萬曆、崇禎間諸本之覆矣。

徐文長，王伯良，陳眉公，李卓吾乃至六十種曲諸二十折或二十齣本的西廂記，當然不是『古本』或『元本』的西廂記——雖然王伯良本曾特地標出『古本校注』云云的一個名目來。他們分爲二十折，或二十齣，他們在每折或每齣之下，特標以二字（像王伯良本）或四字（像陳眉公本）的劇目，有如明人傳奇的格局：

遇豔

投禪

賡句

附齋……………（王伯良本）

佛殿奇逢

僧房假寓

牆角聯吟

齋壇鬧會………（陳眉公本）

這決不是『古本』或『元本』的面目。元劇決不會是分爲連續的二十折或二十齣的，更不會是在每折或每齣之前，有二字或四字的所謂標目的。即明初刻本的雜劇，其格局也不是如此。

元刊本的雜劇三十種，每一種的劇文，都是連寫到底，並不分析的。明初周憲王刊的誠齋樂府三十餘種，每一種的劇文，也都是連寫到底並不分析的。即宣德本的劉東生嬌紅記，其劇文也便是每卷連寫到底，並不分析的。

所以，我們很可以想像，不僅西廂記之分爲二十折，或二十齣爲非『古』，非本來面目，卽臧晉叔元曲選的每劇分爲四折或五折，也非『古』，也非本來面目。

雜劇在實際上供演唱之資的時代，人人都知道其格局，且在實際演唱之時，也大都是一次把全劇都演唱完畢的，故無需去分什麼折，什麼齣。全劇原是整個的。直到劉東生的晚年（宣德時代）還是維持着這樣的習尚。

雜劇的折人，約是始於萬曆時代，至早也不能過嘉靖的晚年。

嘉靖戊午（三十九年）紹陶室刊本的雜劇十段錦，也還不會有什麼折或分齣的痕跡。

爲什麼雜劇的分折，要到萬曆時代方才實現呢？這是很容易明白的，凡是一種文體或思潮在其本體正在繼續生長的時候，往往是不會成爲分析的研究對象的。到了牠死滅，或已成爲過去的東西，方才會有更精密的探索與分析。萬曆時代是『南雜劇』（此名稱見於胡文煥的羣音類選）鼎盛，而『北雜劇』已成了過去的一種文體的時候（且實際上也已絕跡于劇壇之上），所以，臧晉叔諸人，乃得以將牠的體裁，加以分析，將牠的劇文，加以章句。這情形正和漢代許多抱殘守缺的經生們對於周，秦古籍所做的章句的工作，毫無二致。

西廂記的分折分齣，便也是在這樣的情形之下實現了的。但因西廂記畢竟與其他元人雜劇，略有不同（篇幅特別長），故王伯良，陳

眉公諸人，便於分折及分齣之外，更于每折或每齣之前加以二字，或四字的標目。這使西廂記的體式更近於當時流行的傳奇的樣子，也常因此使後人誤會西廂記並不是一部『雜劇』。

王國維的曲錄便是這樣的把王氏西廂記放在『傳奇』部的班頭，而並不將牠與麗春堂，販茶船，芙蓉亭等等同列的。

王伯良，陳眉公諸本，爲了求分折分齣的齊整計，總要把西廂記分爲整數的二十折或二十齣。其實，西廂記的歌唱，原來決不是這樣的分爲二十段的。

雍熙樂府所收的西廂記是如底下的樣子分散爲二十一段的：

(一)點絳脣 游藝中原，脚根無綫如蓬轉



(二)粉蝶兒 不做周方埋怨殺法聰和尚

(三)鬥鶴鶉 玉字無塵

(四)新水令 梵王宮殿月輪高

(五)八聲甘州 懨懨瘦損，早是傷神

(六)端正好 不念法華經，不禮梁皇懺

(七)粉蝶兒 半萬賊兵

(八)五供養 若不是張解元識人多

(九)鬥鶴鶉 雲斂晴空

(一〇)點絳脣 相國行祠寄居齋寺

(一一)粉蝶兒 風靜簾閣

(一二)新水令 晚風寒峭透窗紗

(一三)鬥鶴鶉 綵筆題詩

(一四)點絳脣 竚立閑階

(一五)鬥鶴鶉 則着你夜去明來

(一六)端正好 碧雲天黃花地

(一七)新水令 望蒲東蕭寺暮雲遮

(一八)集賢賓 雖離了眼前悶

(一九)粉蝶兒 從到京師思量心旦夕如是

(二〇)鬥鶴鶉 賣弄你仁者能仁

(二一)新水令 玉鞭驕馬出皇都

這次序雖是不依雍熙樂府之舊（雍熙樂府是以宮調爲類的），而是依着西廂記的內容的次第，然已可見出渾不是王伯良，陳眉公諸本的二十折或二十齣的式樣的了。王，陳諸本，雖未必是始分爲二十折的祖本；（最早是分爲二十折的西廂記今已不知爲何本。）不過依着明人分折的規則，本是應該將每一套曲皆分爲一折的。何以王，陳諸本或其祖本竟不依慣例將西廂分爲二十一折，而僅將牠分爲二十折呢？何以必要將第六段的端正好一套『不念法華經』云云，併入第五段八聲甘州一套『懨懨瘦損』云云之中，而不另成一折呢？這是一種不大可了解的錯誤的佈置；大約總是因了要求折數的齊整而始如此的無端的併合了的。

崇禎本的沈寵綏的絃索辨說，也是這樣的分爲二十一折的（將八聲甘州一套，題作求援，將端正好一套，題作解圍，分爲二折）。

後來葉堂的納書楹，收入西廂記全譜時，也便是同樣的分爲二十一段（將端正好一套，題作傳書，八聲甘州一套，題作寺警的分開，各作一折）。

以上是最足注目的後來的變異，很容易使我們看出決不會是『古本』或『元本』的真實面目。

### 三

就在天啓，崇禎之際，也已有人明白王，陳諸本的式樣，並非西

廂記的本來面目」了，於是即空觀主人 凌初成，便自稱得到一種周憲王刊行的西廂記：這本西廂記分爲五劇，每劇各有題目正名；又各分爲四折。端正好一套，則放在第二劇第一折之中，而題着『楔子』二字，表示不入四折正文之例。他相信，這個式樣，乃是西廂記的本來面目。

其實，即空觀主人的所謂周憲王本西廂記，據我看來，也便是『子虛公子』一流的人物，我想，在西廂記的版本考上，大約是不會有周憲王刊行的這一本子的。凌初成所謂周憲王本，與王伯良之所謂『古本』，其可信的程度是不相上下的。這部不過是『托古改制』的一種手段而已。

我們在過去的記載裏，找不出一點周憲王（朱有燉）曾刊行過西廂記的痕跡來：假如有此一本，何以王伯良，徐文長（說是假托的，但也是萬曆中刊行的）陳眉公諸本，都從不曾提及一言半語，而直到凌氏的時候方才出現于世呢？

第一個使我們不能相信的，即空觀主人本西廂記的分劇分折的秩序整然的次第。我在上面已經提過，在萬曆時代以前，雜劇是沒有分折的風氣，每一劇都是連寫到底的，即周憲王自己刊行誠齋樂府也是如此刊印着的。周憲王對於他自己的著作，既然如此，爲什麼他刊印西廂記便又會那樣的分劇分折起來了呢？這是說不通的。凌氏說：此刻悉遵周憲王元本，一字不易置增損。即一二鑿然當改者，

亦但明註上方，以備參考。至本文不敢不仍舊也。（凌本例言）  
欲蓋彌張，作僞者誠是心勞日拙！

再則，凌氏爲要維持着元劇必四折的常例，便把西廂記第六段端正好『不念法華經』一套，作爲『楔子』，不入折數。其實元劇又何嘗沒有五折的呢（像元曲選中趙氏孤兒一劇便是五折的）。推凌氏之必以端正好一套爲『楔子』者，意中多少總受有王伯良，陳眉公諸本之以此套包納入上一段八聲甘州『懨懨瘦損』一套之內的影響。但更重要的理由，却是『近本竟去楔子二字，則此劇多一折，若併前八聲甘州爲一，則一折二調，尤非體矣』（凌氏解證）。這真是聰明一世，懵懂一時。凌氏難道竟不知道元劇有一劇五折的麼？有人說，端正好

『不念法華經』一套爲的是夾在『旦』唱的一卷或一本裏，例以元劇每本必須『旦』或『末』獨唱到底之慣規，故此套當然是『楔子』，而不能當作一折。但西廂記的體裁本來是元劇常例所範圍不住的。西廂記在一折之中『末』『旦』互唱之例甚多，這是元劇所未有的；更不用說是在一卷或一劇之中，未必皆是『旦』唱或『末』唱了。故惠明唱的端正好『不念法華經』一套，夾在『旦』唱的一卷之中是毫不足異的，不必因此便說他是楔子。如端正好一套爲楔子，則在第四卷及第五本中，張生，鶯鶯，紅娘皆各唱一折或二折，這些套曲，究竟這一套是楔子，那一套不是楔子呢？（關於西廂記爲什麼會和其他元劇的慣例不同的原因，我將在別一文裏論之。）



凌氏爲了要證明他所依據的周憲王的本子，確是古本，確是西廂記的本來面目，便在卷首引着點鬼簿的一項記載：

點鬼簿目錄（與周憲王本合）

王實甫

張君瑞鬧道場

崔鶯鶯夜聽琴

張君瑞害相思

草橋店夢鶯鶯

關漢卿

張君瑞慶團圓

凌氏所引的點鬼簿，當然便是元鍾嗣成的錄鬼簿。但據我所知，許多本子的錄鬼簿便從沒有一本是具有像凌氏所引的那一項記載的。現在所能得到的錄鬼簿，有：

(一) 明初賈仲明續補本（天一閣舊藏藍格鈔本）

(二) 孟稱舜柳枝集附載本

(三) 棟亭十二種本

(四) 暖紅室刻本（據尤貞起鈔本刊行）

(五) 重訂曲苑本

(六) 王忠愍公遺書本

沒有一本是具有像凌氏所引的那樣的一項記載的。在許多不同本子的

錄鬼簿裏，祇有這樣的一條：

王實甫

崔鶯鶯待月西廂記

至在關漢卿名下，則更無所謂『張君瑞慶團圓』的一個名目。照常理而論，一部崔鶯鶯待月西廂記也決不會分成五部名目而著錄着的。吳昌齡的唐三藏西天取經，其篇幅較西廂記更長（凡六卷）却也不會巧立名目，分別記載。且在元劇中同一名目而由二人寫成二本者不在少數：

李文蔚

謝安東山高臥（趙公輔次本。鹽咸韻）

趙公輔

晉謝安東山高臥（汴本）

武漢臣

虎牢關三戰呂布（鄭德輝次本）

鄭德輝

虎牢關三戰呂布（末旦頭折。次本）

這是依據暖紅室本的錄鬼簿所舉出的兩個例，他們都不曾因為是『次本』便巧立名目。所以，凌氏所引的點鬼簿云云，又是令人十二分懷疑其真實性的。我相信，像凌氏所引云云的一部點鬼簿，世間是不會有的。

這樣，凌氏又弄巧成拙，更不得不現出他的作偽的痕跡來了。

凌氏的周憲王本西廂記云云，其爲僞托，大約是無可致疑的。不過凌氏對於恢復西廂記本來而目的努力，却是我們所應該致敬意的。他的這部努力要恢復西廂記原狀的本子，在後來會發生了很不少的影響。金聖嘆本便是大體依據了凌本而分爲五章的；毛西河本也是折衷於凌本而分爲五本的（毛本是對於王伯良等本及凌本取折衷的態度，故分爲五本二十折）。

凌氏所要恢復的西廂記本來面目，除了文字上的種種改正以外，最重要的便是：將歷來分爲二十折的西廂記，變成了五本，五本之後，各有題目正名。這樣的一種西廂記，當然要較分爲二十折或二十齣的諸本更近于原來的面目。我們看吳昌齡西廂記之六卷，劉東生嬌

紅記之有上下二卷，則原本西廂記當也有分爲五卷的可能。

再者凌氏所載的每本題目正名，也並不是沒有來歷的東西。這樣的東西，在分爲二十折的徐文長本，王伯良本裏亦有之（陳眉公本及六十種曲本等則削去之）。在二十折本西廂記裏本來是不需要這種題目正名的，然而徐，王本竟有之，則可知他們的來歷不是很近的了。

凌本于每本之後（除第五本外），各附有絡絲娘煞尾一曲，例如，第一本之末：

（絡絲娘煞尾）則爲你閉月羞花相貌，少不得剪草除根大小。

這種絡絲娘煞尾，王伯良本雖削去，他本則往往有之。雍熙樂府也有之。不過諸本皆無第一本之絡絲娘煞尾（雍熙樂府本亦如此）。故我

很疑心，第一本的絡絲娘煞尾，難保不是凌氏補撰出來，俾可得到整齊劃一的格局的。

#### 四

就上文看來，我們已約略的可以知道王實甫西廂記的本來面目是怎樣的了。若總括起來說，則：

第一，原本西廂記當有分爲五卷的可能，或竟不分卷，全部連寫到底；

第二，假如分爲五卷，每卷也當連寫到底，並不分爲若干折；

第三，原書在現在的本子（即凌本）的每本（除第五本外）之末，

尙皆有題目正名；

第四，原書在現在的本子（即凌本）的每本（除第五本外）之末，尙皆有絡絲娘煞尾。第一本之絡絲娘煞尾當是脫落去的；

第五，第二卷之端正好，『不念法華經』一套，當是很重要正文的一部分（因為在王伯良，凌初成諸本裏，其第二段的題目正名裏，皆有莽和尚生殺心一句，可見其地位的重要），決非『楔子』。

第六，更有一點，爲上文所未提及者，即西廂記的『賓白』的問題。是元劇的賓白，久成爲一個討論的中心。究竟元曲選，元人雜劇選，古名家雜劇選等等裏記載的元劇，其『賓白』是否爲元人的原作呢；我們觀於元刊雜劇三十種裏各劇之絕少『賓白』，頗致懷於元曲選



賓白的真確性，特別在細讀了其賓白之後。我們往往覺得『曲』『白』太不相稱（曲太好，白太庸腐），故時時有了『賓白』不出元人手筆之疑——周憲王刊誠齋樂府，每劇標題之下，皆注出『全賓』。此可見當時刊劇，大約皆祇刊出曲文，同時並刊『賓白』者實爲絕罕見之事。故誠齋樂府不得不特爲注出『全賓』二字，以示異于衆。（關於這個問題，我也另有一文）西廂記的賓白，也與曲文很不相稱。有的地方，簡直是幼稚淺陋得可笑。（例不勝舉，細讀自知）——故我以為西廂記的賓白，大部分也當是後人的補撰。

我們現在所能想像的王實甫西廂記的本來面目，大約是這樣。

## 五

至於曲白的文字上的異同，何者爲是，何者爲非，更非一時所能討論得盡，且在沒有得到比較『古』的一個本子之前，也沒法進行比勘。

我們現在所能得到的一部比較近『古』的西廂記，僅只有這裏從雍熙樂府輯出的一部西廂記。雍熙樂府刊于嘉靖辛卯（十年）。比現在所得任何種本子的西廂記，至少都要早到五十年以上（現在所見各本，大都刊于萬曆中葉以後）。最可靠的書本乃是最早的本子。這個原則，雖未必皆然，卻也不甚與真理相遠。我們如果不取這個本子和

後來的諸本相對讀，當可見出其優長之處，且也可以解決了不少文字上的彼此爭執之點。

雍熙樂府的編者是武定侯郭勳，他是編刊英烈傳，水滸傳的人，未必不是一位善于筆削者。即在雍熙樂府裏也曾發現過不少亂改的痕跡（例如，關漢卿的一首詠杭州景的南呂一枝花，雍熙樂府將其中「大元朝」的「元」字改爲「明」字，硬生生把這首很有關係的元初人之作，奪來作爲明朝人的文字）。故這部西廂記我們也未必相信其完全可靠，或完全與原本的面目無殊。不過我們在沒有得到更早的一個本子之前，這一個本子總可算是最近于「古」的一部罷了。

這本有好幾個很顯著的好處。姑舉其一。凌初本的第五本第四

折（他本大率皆然），張生到崔府，見了紅娘時，便唱出（慶東原）『那裏有糞堆上長出連理枝……這廝壞了風俗，傷了時務』云云，底下便緊接着紅娘唱：（喬木查）『妾前來拜覆；……你那新夫人何處居？比俺姐姐是何如？』這有點不合情理。雍熙樂府本，則（慶東原）在（喬木查）之後，先敍紅娘見張生埋怨了一頓然後再提張生之怨憤，正是事理上情節所必然的步驟。

這恰是『古本』勝于『近本』的一例。

## 明代的「時曲」

### 一

所謂「時曲」，便是指的民間的詩歌而言；凡非出於文人學士的創作凡不登大雅之堂的『小調』，明人皆諡之曰『時曲』，故在『時曲』的一個名稱之下，往往有最珍異的珠寶蘊藏在那裏。馮夢龍嘗搜集，刊印，乃至摹擬掛枝兒時曲；凌濛初在南音三籟所附的論曲雜劄裏，也極口恭維着流行於民間的時曲，以爲有勝於陳陳相因，毫無生氣的文人的散曲。連正宗派的王伯良見了他們也不能不爲之心折。

小曲掛枝兒。卽打棗竿，是北人長技。南人每不能及。昨毛允遂

貽我吳中新刻一帙。中如噴嚏，枕頭等曲，皆吳人所擬。印韻稍出入，然措意俊妙，雖北人無以加之。故知人情原不相遠也。

——王伯良曲律卷四

這裏所謂『吳中新刻一帙』，大約指的便是『馮生掛枝兒』。所謂枕頭，今惜不得見。噴嚏一首，今尙存，確是妙曲：

對粧台忽然間打個噴嚏。

想是有情哥思量我寄個信兒。

難道他思量我剛剛一次？

自從別了你，

日日淚珠垂。

似我這等把你思量也，

想你的噴嚏常似雨。

掛枝兒的馮氏刊本，覓之已久而未得；惟明刊浮白山人七種裏，有掛枝兒在着，又清初板的萬錦清音裏也附有掛枝兒數十首；大約便都是馮氏的本子出來的罷。往年泰東書局出版掛枝兒，夾竹桃合刊，每首皆附有無聊的批語，殊爲可厭。華通書局版的掛枝兒，所錄凡四十首，無批語，比較的讀得順適些。如今此書是並不難得。

在陳所聞的南宮詞記卷六裏錄有汴省時曲（鎖南枝）二首，其中的一首寫得很生動！

優俊角；我的哥，

和塊黃泥兒捏咱兩個。

捏一個兒你，捏一個兒我；

捏的來一似活托，捏的來同床上歇臥。

將泥人兒拚碎，着水兒重和過。

再捏一個你，再捏一個我，

哥哥身上也有妹妹，妹妹身上也有哥哥。

集 雙 荷

又同書同卷裏錄有孫百川的嘲妓，黃鶯兒二十九首，又亡名氏同題五首，氣息卻極爲惡劣；都是就很可憐的無告人的缺點而加以嘲弄的。我不忍舉出什麼來。浮白山人七種中的黃鶯兒一種，也便是孫氏諸人所作的嘲妓的總集。相傳徐文長也作有嘲妓，黃鶯兒若干首，已佚。



明刊本（約萬曆時所刻）摘錦奇音裏，也載有時興各處譏妓耍孩兒歌數十首，自臨清姐兒，揚州姐兒以至襄陽，汴梁，雲南，廣東，潭城等的妓女都會被譏嘲到。大約明人對於妓女的嘲笑的詩曲，是很流行的，也許便流行於妓院之中，以供嘲諷之資。

在萬曆間閩建書林葉志元刊行的新刻京板青陽時調詞林一枝裏載有新增楚歌羅江怨，時尙急催玉，時尙鬧五更哭皇天及劈破玉歌四種，共凡一百餘曲，其中儘有極雋妙的民間抒情歌曲在着。

青山在，綠水在，冤家不在；

風常來，雨常來，情書不來；

災不害，病再不害，相思常害。

春去愁不去，

花開悶未開！

倚定着門兒，手托着腮兒，

我想我的人兒。

淚珠兒汪汪滴，

滿了東洋海，

滿了東洋海！

——  
時尚急催玉

爲冤家淚珠兒落了千千萬，

穿一串寄與我的心肝。

穿他恰是紛紛亂，

哭也由他哭，

穿時穿不成！

泪眼兒枯乾，

泪眼兒枯乾；

乖！你心下還不忖，

你心下還不忖！

——劈破玉歌

437

萬曆板的玉谷調簧（書林廷禮梓行）也有所謂『時興妙曲』，『海內妙曲』幾種；在時尙古人劈破玉歌裏，大部分是詠古傳奇，和古人

的事蹟的，無甚意義。但像娘罵女，女問卦等，也還寫得不壞。

沈德符的顧曲雜言有一段關於時曲的很重要的記載（雖然他對於時曲並不是一位欣賞家）：

元人小令，行於燕，趙，後浸淫日盛。自宣，正至化，治後，中原又行瑣南枝，傍妝台，山坡羊之屬。李崧峒先生初自慶陽徙居汴梁，聞之，以爲可繼國風之後。何大復繼至，亦酷愛之。今所傳『泥捏人』及『鞋打卦』，『熬鬚髻』三闕，爲三牌名之冠，故不虛也。自茲以後，又有耍孩兒，駐雲飛，醉太平諸曲，然不如三曲之盛。嘉隆間，乃興鬧五更，寄生草，羅江怨，哭皇天，乾荷葉，粉紅蓮，桐城歌，銀絞絲之屬，自兩淮以至江南，漸與詞

曲相遠，不過寫淫媒情態，略具抑揚而已。比年以來，又有打棗乾，掛枝兒二曲，其腔調約略相似，則不問南北，不問男女，不問老幼良賤，人人習之，亦人人喜聽之，以至刊布成帙，舉世傳誦，沁人肺腑，其譜不知從何來，真可駭歎！

這位『道學先生』的這一席話，把明代時曲流行的情形，說得總算是有頭有緒的了。傍粧台，嘉靖時最流行；李開先嘗作了百首，王九思也和之百首，今有刊本傳於世（李氏原刊本，未見，今有崇禎張宗孟刊王漢陂全集本）。駐雲飛，耍孩兒等，盛世新聲，詞林摘豔，雍熙樂府諸散曲總集中多載之。戒化間，金台魯氏嘗刊行單本『時曲』不少，每本約十五六頁，共約二二百首。民國二十一年春間，北平圖

書館曾以高價購得魯氏在成化七年所刊的駐雲飛·賽駐雲飛·賽賽駐雲飛等四種，可算是見存的最早之單刊本的『時曲』集了。

## 談『金瓶梅詞話』

### 一 金瓶梅所表現的社會

金瓶梅是一部不名譽的小說；歷來讀者們都公認牠爲『穢書』的代表。沒有人肯公然的說，他在讀金瓶梅。有一位在北平的著名學者，嘗對人說，他有一部金瓶梅，但始終不會翻過；爲的是客人們來往太多，不敢放在書房裏。相傳刻金瓶梅者，每罹家破人亡，天火燒店的慘禍。沈德符的顧曲雜言裏有一段關於金瓶梅的話：

袁中郎觴政，以金瓶梅配水滸傳爲外典，余恨未得見。丙午遇中

郎京邸，問曾有全帙否？曰：第覩數卷，甚奇怪。今惟麻城劉延

伯，承禧家有全本。蓋從其妻家徐文貞錄得者。又三年，小修上公車，已攜有其書。因與借鈔挈歸。吳友馮猶龍見之驚喜，慫恿書坊以重價購刻。馬仲良時推吳關，亦勸余應梓人之求，可以療饑。余曰：此等書必遂有人板行，但一出則家傳戶到，懷人心術。他日閻羅究詰始禍，何辭以對！吾豈以刀錐博泥犁哉！仲良大以爲然。遂固篋之。未幾時而吳中懸之國門矣。

在此書剛流行時，已有人翼翼小心的不欲『以刀錐博泥犁』。而張竹坡評刻時，也必冠以苦孝說，以示這部書是孝子的有所爲而作的東西；他道：

作者之心其有餘痛乎！則金瓶梅當名之奇酸誌，苦孝說，嗚呼。



孝子，孝子，有苦如是！

他要持此以掩護刻此『穢書』的罪過。其實金瓶梅豈僅僅爲一部『穢書』！如果除淨了一切的穢褻的章節，牠仍不失爲一部第一流的小說，其偉大似更過於水滸，西遊，三國之流，更不足和牠相提並論。在金瓶梅裏所反映的是一個真實的中國的社會；這社會到了現在，似還不會成爲過去。要在文學裏看出中國社會的潛伏的黑暗而來，金瓶梅是一部最可靠的研究資料。

近來陶希聖，薩孟武兩位先生，都要在三國，水滸裏找出些中國社會的實況來。但三國志演義離開現在實在太遼遠了；那些英雄們實在是在傳說中的英雄們，有如 Homer 的 Achilles，Odysseus，聖經裏

的 St. George，英國傳說裏的 Round Table 上的英雄們似的帶着充分的神祕性，充分的超人的氣分。如果要尋找劉，關，張式的結義的事實，小說裏真是俯拾皆是；卻恰恰以三國志演義所寫的爲最駭下。說唐傳裏的瓦崗寨故事；說岳精忠傳的牛皋，湯隆，岳飛的結義，三俠五義的五鼠聚義，徐三哭弟；夠多末活躍！他們也許可以反映出一些民間的『血兄弟』的精神出來罷。至於水滸傳，比三國志演義是高明得多了。但其所描寫的政治上的黑暗（千篇一律的『官逼民反』），却也有許多是不大真實的；於今讀之，往往類乎『隔靴搔癢』。

赤日炎炎似火燒，

田中禾黍半枯焦。

農夫心內如湯煮，

公子王孫把扇搖。

水滸傳的基礎，似未必是建築在這四句詩之上的，水泊梁山上的英雄們，並不完全是『平民』，他們的首領們大都是『紳』，是『官』，是『吏』，是『土豪』，是『惡霸』。而水滸傳把那些英雄們也寫得並不怎樣的真實；仍然是半想像的超人間的人物；水滸傳的社會也不是什麼『着根於地』的最真實的人間的社會。

表現真實的中國社會的形形色色者，舍金瓶梅恐怕找不到更重要的的一部小說了。

不要怕牠是一部『穢書』；金瓶梅的重要，並不建築在那些穢褻的

描寫上。

牠是一部最偉大的寫實小說，赤裸裸的毫無忌憚的表現着中國社會的病態，表現着「世紀末」的異荒唐的一個墮落的社會的景象。而這個充滿了罪惡的畸形的社會，雖經過了好幾次的血潮的洗滌，至今還是像陳年的肺病患者似的，在懨懨一息的掙扎着生存在那裏呢。

於不斷記載着拐、騙、奸、淫、擄、殺的日報上的社會新聞裏，誰能不嗅出些金瓶梅的氣息來。

椰哥般的小人物，王婆般的「牽頭」，在大都市裏是不是天天可以見到？

西門慶般的惡霸土豪，武大郎，花子虛般的被侮辱者，應伯爵般

的幫閒者，是不是已絕迹於今日的社會上？

楊姑娘的氣罵張四舅；西門慶的謀財娶婦，吳月娘的聽宣卷，是不是至今還如聞其聲，如見其態？

那西門慶式的黑暗的家庭，是不是至今到處都還像春草似的滋生蔓殖着？

金瓶梅的社會是並不會殞死的；金瓶梅的人物們是至今還活躍於人間的，金瓶梅的時代，是至今還頑強的在生存着。

我們讀了這部被號爲『穢書』的金瓶梅，將有怎樣的感想與刺激？

正亂着，只見姑娘拄拐，自後而出。衆人便道：『姑娘出來』。都

齊聲唱喏。姑娘還了萬福，陪衆人坐下。姑娘開口：『列位高隣在上。我是他的親姑娘，又不隔從，莫不沒我說去。死了的也是侄兒，活着的也是侄兒，十個指頭，咬着都疼，如今休說他男子漢手裏沒錢，他就有十萬兩銀子，你只好看他一眼罷了。他身邊又無出。少女嫩婦的，你攔着，不教他嫁人，留着他做什麼！』衆街隣高聲道：『姑娘見得有理！』婆子道：『難道他娘家陪的東西也留下他的不成！他背地又不曾私自與我什麼，說我護他！也要公道。不瞞列位說，我這侄兒平日有仁義，老身捨不得他好溫存性兒。不然老身也不管着他。』那張四在傍，把婆子瞪了一眼，說道：『你好失心兒！鳳凰無寶處不落。』而這一句話，道着

了這婆子真病，須臾怒起，紫漲了面皮，扯定張四大罵道：『張四，你休胡言亂語，我雖不能不才，是楊家正頭香主。你這老油嘴，是楊家那瞭子合的？』張四道：『我雖是異姓，兩個外甥是我姐姐養好。你這老咬蟲，女生外向行，放火又一頭放水。』姑娘道：『賤沒廉恥，老狗骨頭，他少女嫩婦的，留着他在屋裏，有何籌計！既不是圖色慾，便欲起謀心，將錢肥己。』張四道：『我不是圖錢，爭奈是我姐姐養的。有差遲，多是我；過不得日子，不是你。這老殺才，搬着大，引着小，黃貓兒，黑尾！』姑娘道：『張四，你這老花根，老奴才，老粉嘴，你恁騙口張舌的，好老扯！到明日死了時，不使了繩子扛子！』張四道：『你這

嚼舌頭，老淫婦，拚將錢來，焦尾靶，怪不的恁無兒無女！」姑娘急了罵道：「張四賊老蒼根，老豬狗！我無兒無女，強似你家媽媽子，穿寺院，養和尚，吞道士，你還在睡夢裏！」當下兩個差些兒不曾打起來。

（金瓶梅詞話第七回）

這罵街的潑婦口吻，還不是活潑潑的如今日所聽聞到的麼？應伯爵的隨聲附和，潘金蓮的指桑罵槐，……還不都是活潑潑的如今日所聽聞到的麼？

然而這書是三百五十年前的著作！

到底是中國社會演化得太遲鈍呢？還是金瓶梅的作者的描寫，太把這個民族性刻劃得入骨三分，洗滌不去？



誰能明白的下個判斷？

像這樣的墮落的古老的社會，實在不值得再生存下去了；難道便不會有一個時候的到來，用青年們的紅血把那些最醜惡的陳年的積垢，洗滌得干干淨淨？

## 二 西門慶的一生

西門慶一生發跡的歷程，代表了中國社會——古與今的——裏一般流氓，或土豪階級的發迹的歷程。

表面上看來，金瓶梅似在描寫潘金蓮，李瓶兒和春海那些個婦人們的一生，其實却是以西門慶的一生的歷史為全書的骨幹與脈絡的。

我們且看西門慶是怎樣的『發跡變泰』的。

『西門慶是清河縣一個破落戶財主。就縣門前，開着個生藥舖。從小兒也是個好浮浪子弟。使得些好拳棒，又會賭博，雙陸象棋，抹牌道字，無不通曉。近來發跡有錢，專在縣裏，管些公事，與人把攬說事過錢，交通官吏。因此滿縣人都懼怕他。』

（金瓶梅詞話第二回）

他是這樣的一位由破落戶而進展到『專在縣裏，管些公事，與人把攬說事過錢，交通官吏』的人物；他的名稱，遂由西門大郎而被抬高到西門大官人，成了一位十足的土豪。

但他的名還未出鄉里，只能在縣衙門裏上下其手，嚇嚇小縣城裏

的平民們。

西門慶謀殺了武大，即去請仵作團頭何九喝酒，送了他十兩銀子，說道：「只是如今殮武大的屍首，凡百事周旋，一床錦被遮蓋則個。」何九自來懼西門慶是個把持官府的人，只得收了銀子，代他遮蓋。（詞話第六回）他已能指揮得動地方上的吏役。

依靠了『交通官吏』的神通，西門慶在清河縣裏實行併吞寡婦孤兒的財產。他騙娶了孟玉樓，爲了她的嫁粧；『南京拔步床也有兩張，四季衣服，插不下手去，也有四五隻箱子，金鐲，銀釧不消說，手裏現銀子也有上千兩，好三梭布也有三二百疋（詞話第七回）。』他把孟玉樓騙到手，便將她的東西都壓榨出來。

他娶了潘金蓮來家，還設法把武松充配到孟州道去。

他進一步在轉隔壁的隣居花子虛的念頭；花子虛有一個千嬌百媚的娘子李瓶兒，他手裏還有不少的錢。西門慶想方法勾引上了李瓶兒；把花子虛虛氣得病死。爲了謀財，西門慶又在謀娶李瓶兒。不料因了西門慶爲官事所牽引，和她冷淡了下來，在其間，瓶兒却招贅了一個醫生蔣竹山。終於被西門慶使了一個妙計，叫幾個無賴打了蔣竹山一頓，還把他告到官府。瓶兒因此和他離開，而再嫁給西門慶。

（詞話第十三回到第十九回）

在這個時候，西門慶已熬到了和本地官府們平起平坐的資格。在周守備生日的時候，他『騎疋大白馬，四個小廝跟隨，往他家拜壽。

席間也有夏提刑、張團練、荆千戶、賀千戶。」

京都裏楊戩被宇文虛中所參倒，其黨羽皆發邊衛充軍；西門慶的女婿陳敬濟的父親陳洪，原是楊黨，便急急的打發兒子帶許多箱籠床帳躲避到西門慶家裏來。另外送他銀五百兩。他卻毫不客氣的『把箱籠細軟，都收拾月娘上房來（詞話第十七回）』。他是那樣的巧於乘機掠奪在苦難中的戚友的財產。但他心中也不能不慌。因了他親家陳洪的關係，他也已成了楊戩的黨中人物。他便使來保、來旺二人，上東京打點，先送白米五百石給蔡京府中，然後再以五百兩金銀送給李邦彥，請他設法將案卷中西門慶的名字除去。邦彥果然把他的名字改作賈廉。（詞話第十八回）西門慶至此，一塊石頭方才落地，安心享用

着他親家陳洪的財物。（後來西門慶死後，陳敬濟常以此事爲口實來罵吳月娘，見詞話八十六回。）

他是這樣的以他人的財物與名義，作爲自己的使用的方便。而之所以能夠以一品大百姓而和地方官吏們平起平坐，原來靠得還是和楊戩勾結的因緣。

楊戩倒了，他更用金錢勾結上蔡太師：先走蔡宅的管家翟謙的路。蔡太師便是利用着這些家奴和破落戶，來肥飽私囊的。彼有所奉，此有所求。破落戶西門慶的勢力因得了這位更大的靠山而日增。他居然可以爲大商人們說份上。

蔡京生辰時，他送了『生辰担』，一份重重的禮去。翟廉還需索

他，要他買送個漂亮的女郎給他。

蔡太師爲報答他的厚禮，竟把他由『一介鄉民』，提拔起來，在那山東提刑所，做個理刑副千戶。西門慶如今是一個正式的官僚了。這當是古今來由『土豪』高陞到『劣紳』的一條大路。正是：

『富貴必因奸巧得，功名全仗鄧通成。』

有了功名官職，他的氣勢更自不同。多少人來逢迎，來趨奉，來投托！連太監們也都來賀喜。（詞話第三十回到三十一回）

他是那末慷慨好客，那末輕財仗義？吳典恩向他借了一百兩銀子，文契上寫着每月利行五分。『西門慶取筆把利錢抹了。說道，既道應二哥作保，你明日只還我一百兩本錢就是了。』（詞話第三十一

回：「凡要做『土劣』，這種該散漫錢財處便散漫些，正是他們的處世祕訣之一。」

他一方面兼併，詐取，搜括老百姓的錢財；譬如以賤價購得若干的絨線，他便設計開張了一家絨線舖，一天也賣個五十兩銀子。同時他方面，他也成了京中宰官們的外府，不得不時時應酬些。連管家翟謙也介紹新狀元蔡一泉「乃老爺之假子」，因奉勅回籍省視之使，道經清河縣，到他那裏去，「仍望留之一飯，彼亦不敢有忘也。」下書人卻毫不客氣的說道：「翟說，只怕蔡老爹回鄉，一時缺少盤纏，煩老爹這里，多少只顧借與他。寫信去翟那里，如數補還。」西門慶道：「你多上覆翟，隨他要多少，我這里無不奉命。」



蔡狀元來了。西門慶是那末殷勤的招待着他。結局是，送他金段一端，領絹二端，合香五百，白金一百兩。（詞話第三十六回）

『土劣』之夠得上交通官吏，手段便在此！官吏之樂于結識『土劣』，爲『土劣』作蔽護，其作用也便在此。其實仍是由老百姓們身上輾轉搜括而來的——羊毛出在羊身上。而這一轉手之間，『土劣』便『名利雙收』。

不久，西門慶又把他的初生的兒子和縣中喬大戶結了親；這也不是沒有什麼作用在其間的。他得意之下，裝腔作態的說道：

既做親也罷了，只是有些不搬陪些。喬家雖如今有這個家事，他只是個縣中大戶，白衣人。你我如今見居着這官，又在衙門中管

着車。到明日會親酒席間，他戴着小帽，與俺這官戶，怎生相處？甚不雅相！（詞話第四十一回）

『士別三日，便當刮目相待；』紗帽一上了頭，他如今便是另一番氣象，而以和戴小帽的『白衣人』會親爲恥的了！

西門慶做了提刑官，胆大妄爲，到處顯露出無賴的本色。苗員外的家人苗青，串通強盜，殺了家主。他得到苗青的一千兩銀子，買放了，他只把強盜殺掉。這事鬧得太大了，被曾御史參了一本。他只得趕快打點禮物，『差人上東京，央及老爺那裏去。』養兵千日，用在一時。翟謙以至蔡京，果然爲他設法開脫。『吩咐兵部余尚書，把他的本只不覆上來。交你老爹只顧放心！管情一些事兒沒有。』

結果是：『見今巡按也滿了，另點新巡按下來了。』新巡按宋盤，就是學士蔡攸之婦兄。那一批裙帶官兒，自然是一鼻孔出氣的。所以西門慶不僅從此安吉，反更多了一個靠山。那蔡狀元也點了御史。西門慶竟托他轉請宋巡按到他家宴飲。

宋御史令左右取遞的手本來，看見西門慶與夏提刑名字，說道，『此莫非與翟雲峯有親者。』蔡御史道：『就是他。如今在外面伺候，要央學生奉陪年兄，到他家一飯。未審年兄尊意若何？』宋御史道：『學生初到此處，不好去得。』蔡御史道：『年兄怕怎的！既是雲峯分上，你我走走何害。』於是吩咐看轎，就一同起行。

這一頓飯，把西門慶的地位又抬高了許多。他還向蔡御史請托了一個人情：『商人來保，崔本，舊派淮鹽三萬引，乞到日早掣。』蔡御史道：『這個甚麼打緊！』又對來保道：『我到揚州，你等逕來察院見我。我比別的商人，早掣取你鹽一個月。』（詞話第四十九回）

『土劣』做買賣，也還有這通天的手段，自然可以打倒一般的競爭者，而獲得厚利了。

蔡太師的生辰到了，西門慶親自進京拜壽，又厚厚的送了二十扛金銀段疋，而且托了翟管家，說明拜太師爲乾爺。這是平地一聲雷，又把西門慶的地位，身份增高了不少。（詞話第五十五回。）

他如今不僅可以公然的欺壓平民們，而且也可以不怕巡按之類的

上官了，而且還可以爲小官僚們說份上，通關節了。

這正是『時來風送滕王閣』；他的家產便也因地位日高而日增了；商店也開張得更多了；買賣也做得更大了。他是可以和宋巡按們平起平坐的人物了。

西門慶不久便升爲正千戶提刑官，進京陛見，和朝中執政的官僚們，都勾結着，很說得來。（詞話第七十回到七十一回）

在這富貴逼人來的時候，西門慶因爲放縱得太過，終於捨棄了一切而死去。

以上便是這個破落戶，西門慶的一生！

腐敗的政治，黑暗的社會，竟把這樣的一個無賴，一帆風順的

『日日高陞，』居然在不久，便成一縣的要人，社會的柱石（？）。這個國家如何會不整個的崩壞？不必等金兵的南下，他們這個放縱，陳腐的社會已是到處都現着裂罅的了。

在西門慶的宴飲作樂，『夜夜元宵』的當兒，有多少的被壓迫，被侮辱者是在飲泣着，在詛咒着的！

他用『活人』作階梯，一步步踏上了『名』與『利』的園地裏；他以欺凌、奸詐、硬敲、軟騙的手段，榨取了不知數的老百姓們的利益！然而在老百姓們確實是被壓迫得太久了，竟眼睜睜的無法奈這破落戶何！等到武松回來爲他哥哥報仇時，可惜西門慶是屍骨已寒了。（水滸傳上說，西門慶爲武松所殺，但金瓶梅則說，死于武松手下者僅爲

潘金蓮；西門慶已先病卒。）

### 三 金瓶梅爲什麼成爲一部『穢書』？

除了穢褻的描寫以外，金瓶梅實是一部了不起的好書，我們可以說，牠是那樣淋漓盡致的把那個『世紀末』的社會，整個的表現出來。牠所表現的社會是那末根深蒂固的生活着；這幾乎是每一縣都可以見得到一個普遍的社會的縮影。但僅僅爲了其中夾雜着好些穢褻的描寫之故，這部該受盛大的歡迎，與精密的研究的偉大的名著，三百五十年來卻反而受到種種的歧視與冷遇，——甚至燬棄，責罵。我們該責備那位金瓶梅作者的不自重與放蕩罷？

誠然的，在這部偉大的名著裏，不干淨的描寫是那末多；簡直像夏天的蒼蠅似的，驅拂不盡。這些描寫常是那末有力，足夠使青年們蕩魂動魄的受誘惑。一個健全，清新的社會，實在容不了這種『穢書』，正如眼眶中之容不了一支針似的。

但我們要爲那位偉大的天才，設身處地的想一想：他爲什麼要那樣的夾雜着許多穢褻的描寫？

人是逃不出環境的支配的；已腐敗了的放縱的社會裏，保持不了一個『獨善其身』的人物。金瓶梅的作者是生活在不斷的產生出金主亮荒淫，如意君傳，繡榻野史等等『穢書』的時代的。連水滸傳也被沾染上些不干淨的描寫；連戲曲上也往往都充滿了齷齪的對話（陸采的



南西廂記，屠隆的修文記，沈璟的博笑記，徐渭的四聲猿等等，不潔的描寫與對話是常可見到的。笑談一類的書，是以關於『性』的玩笑爲中心的（像萬曆板譚浪和許多附刊于諸書法海，繡谷春容諸書的笑談集都是如此）。春畫的流行，成爲空前的盛況；萬曆板的風流絕暢圖，素娥篇是刊刻得那末精美（風流絕暢圖是以彩色套印的；當是今知的世界最早的一部彩印的書）。據說，那時，刊板流傳的春畫集，市面上公開流行的至少有二十多種。

在這淫蕩的『世紀末』的社會裏，金瓶梅的作者，如何會自拔呢？隨心而出，隨筆而寫；他又怎會有什麼道德利害的觀念在着呢？大抵他自己也當是一位變態的性慾的患者罷，所以是那末着力的在寫那

## 些『穢事』。

當羅馬帝國的崩壞的時代，淫風熾極一時；連飯廳上的壁畫，據說也有繪着春畫的。今日那泊里 (Napoli) 的博物院裏尚保存了不少從彭培古城發掘來的古春畫。明代中葉以後的社會的情形，正有類于羅馬的末年。一般飽食終日，無所用心的士大夫，乃至破落戶，只知道追歡求樂，尋找出人意外的最刺激的東西，而平民們却被壓迫得連呻吟的機會都沒有。這個『世紀末』的墮落的帝國怎麼能不崩壞呢？

說起『穢書』來，比金瓶梅更荒唐，更不近理性的，在這時代更還產生得不少；以金瓶梅去比什麼繡榻野史，弁而釵，宜春香質之流，金瓶梅還可算是『高雅』的。

對於這個作者，我們似乎不能不有恕辭，正如我們之不能不寬恕了曹雪芹紅樓夢裏的賈寶玉初試雲雨情，李百川綠野仙蹤裏的溫如玉嫖妓，周璉偷情的幾段文字一樣。這和專門描寫性的動作的色情狂者，像呂天成，李漁等，自是罪有等差的。

好在我們如果除去了那些穢褻的描寫，金瓶梅仍是不失為一部最偉大的名著的，也許『瑕』去而『瑜』更顯。我們很希望有那樣的一部刪節本的金瓶梅出來。什麼『真本金瓶梅』、『古本金瓶梅』其用意也有類于此。然而却非我們所希望的。

#### 四 『真本金瓶梅』、『金瓶梅詞話』及其他

上海卿雲書局出版，用穆安素律師名義保護着的所謂古本金瓶梅，其實祇是那部存寶齋鉛印真本金瓶梅的翻版。存寶齋本，今已罕見。故書賈遂得以『孤本』『古本』相號召。

存寶齋印行繪圖真本金瓶梅的時候，是在民國二年。卷首有同治三年蔣敦良的序和乾隆五十九年王曇的金瓶梅考證。王曇的『考證』，一望而知其爲僞作。也許便是出于蔣敦良輩之手罷。蔣序道：『曩遊禾郡，見書肆架上有鈔本金瓶梅一書，讀之與『俗本』迥異。爲小玲瓏山館藏本，贈大興舒鐵雲，因以贈其妻甥王仲瞿者。有考證四則。其妻金氏，加以旁註。』王氏（？）的考證道：

原本與俗本有雅鄭之別。原本之發行，投鼠忌器斷不在東樓生

前。書出，傳誦一時。陳眉公狂夫叢談極嘆賞之，以爲才人之作。則非今之俗本可知。……安得舉今本而一一摧燒之！

這都是一片的胡言亂道。其實，當是蔣敦艮輩（或更後的一位不肯署名的作者）把流行本金瓶梅亂改亂刪，一氣而作這個『真本』的。

『真本』所依據而加以刪改的原本，必定是張竹坡評本的第一奇書；這是顯然可知的，祇要對讀了一下。其『目錄』之以二字爲題，像：

第一回 熱結 冷遇

第二回 詳夢 贈言

也都直襲之於第一奇書的。在這個真本金瓶梅裏果然把穢褻的描寫，

刪去淨盡；但不僅刪，還要改，不僅改，還要增。以此，便成了一部『佛頭着糞』的東西了。

爲了那位刪改者不肯自承刪改，偏要居於『僞作者』之列，所以便不得不處處加以聯縫，加以補充。

我們所希望的並不是那末一部『作僞』的冒牌的東西，而是保存了古作，名著的面目，刪去的地方並不補充，而祇是說明刪去若干字，若干行的一部忠實的刪本。

英國譯本的 Ovid 之愛經 (Art of Love) 凡遇不雅馴的地方，皆刪去不譯，或竟寫拉了原文，不譯出來；日本翻印的支那珍籍叢刊，凡遇原書穢褻的地方，也都像他們的新聞雜誌上所常見的被刪去的一

句一節相同，用××××來代替原文。這倒不失爲一法。

當然，刪改本如有，也不過爲便利一般讀者計；原本的完全的面目的保全，爲專門研究者計，也是必要的，好在『原本』是並不會很難得的。今所知的，已數不清有多少種的翻版。

張竹坡本第一奇書也有妄改處，刪節處；那一個評本並不是一部好的可據的版本。

前十多年，得到一部明末刊本的金瓶梅，附圖的，每頁中縱不寫『第一奇書』而寫『金瓶梅』三字的，便要算是『珍秘』之至。那部附插圖的明末版金瓶梅，確是比第一奇書高明得多。第一奇書即由彼而出。明末版的插圖，凡一百頁，都是出于當時新安名手；圖中署名

的有劉應祖，劉啓先（疑爲一人），洪國良，黃子立，黃汝耀諸人。他們都是爲杭州各書店刻圖的；吳騷合編便出于他們之手；黃子立又曾爲陳老蓮刻九歌圖和葉子格。這可見這部金瓶梅也當是杭州版；其刊行的時代，則當爲崇禎間。

半年以前，在北平忽又發見了一部金瓶梅詞話，那部書當是最近于原本的面目的。北平古佚小說刊行會的諸君，嘗集資印了百部，並不發售。我很有幸的，也得到了一部。和崇禎版對讀了一過之後，覺得其間頗有些出入，異同。這是萬曆末的北方刻本，白綿紙印（古佚小說刊行會的一本是影印的，保全着原本的面目，惟附上了崇禎本的插圖一冊，却又不加聲明，未免張冠李戴）。嘗是今知的最早的一部



金瓶梅·沈德符所見的『吳中懸之國門』的一本，惜今已絕不可得見。

金瓶梅詞話比崇禎本金瓶梅多了一篇欣欣子的序；那是很重要的  
一個文獻；又多了三頁的開場詞。牠也載着一篇『萬曆丁巳（四十五年）季冬東吳弄珠客漫書於金閶道中』的序文，這是和崇禎本相同的。  
可見牠的刊行，最早不得過于公元一六一七年（即萬曆丁巳）；而其  
所依據的原本，便當是萬曆丁巳東吳弄珠生序的一本（沈氏所謂『吳  
中』本，指的當便是弄珠生序的一本）。

這部詞話和崇禎版金瓶梅大不相同的有兩個地方：

（一）第一回的回目，崇禎本作

西門慶熱結十兄弟

武二郎冷遇親哥嫂

詞話本則作

景陽崗武松打虎

潘金蓮嫌夫賣風月

這一回的前半，二本幾乎全異。詞話所有的武松打虎事，崇禎本祇從應伯爵口中淡淡的提起；而崇禎本的舖張揚厲的西門慶「熱結」十兄弟事，詞話却又無之。這「熱結」事，當是崇禎「編」刻者所加入的罷。戲文必須「生」「旦」並重，第一齣是「生」齣，第二齣必是「旦」齣；崇禎本之刪去武松打虎事而着重于西門慶的「熱結十兄弟」，當是受此影響的。

(二) 第八十四回，詞話本是：

吳月娘大鬧碧霞宮

宋公明義釋清風寨

崇禎本則作

吳月娘大鬧碧霞宮

普靜師化緣雪澗洞

把吳月娘清風寨被擄，矮脚虎王英強迫成婚，宋公明義釋的一段事，整個的刪去了。這一段事實如其來，頗可怪；崇禎本的「編」刻者，便老實不客氣的將這贅瘤割掉。這也可見，金瓶梅詞話的作者，原未脫淨水滸傳的拘束，處處還想牽連着些。

其他小小的異同之點，那是指不勝屈的；詞話本的回目，就保存渾朴的古風，每回二句，並不對偶，字數也不等，像

來保押送生辰担

西門慶生子嘉官

(第三十四回)

爲失金西門罵金蓮 因結親月娘會喬太太 (第四十三回)

西門慶迎請宋巡按 永福餞行遇胡僧 (第四十九回)

月娘識破金蓮奸情 薛嫂月下賣春梅 (第八十五回)

崇禎本便大不相同了，相當于上面的四回的回目已被改作

蔡太師擅恩賜爵 西門慶生子加官

爭寵受金蓮惹氣 賣富貴吳月攀親

請巡按屈體求榮 遇胡僧現身施藥

吳月娘識破奸情 春梅姐不垂別淚

驪偶相稱，面目一新，崇禎本的「編」刻者是那樣的大胆的在改作着。

有許多山東土話，南方人不大懂得的，崇禎本也都已易以淺顯的

國語。

我們可以斷定的說，崇禎本確是經過一位不知名的杭州（？）文人的大大筆削過的（而這個筆削本，便是一個「定本」，成爲今知的一切金瓶梅之祖）。金瓶梅詞話才是原本的本來面目。

### 五 金瓶梅詞話作者及時代的推測

關於金瓶梅詞話的作者及其產生的時代問題，至今尙未有定論。許多的記載都說，這部詞話是嘉靖間大名士王世貞所作的。這當由於沈德符的「聞此爲嘉靖間大名士手筆」一語而來。因此遂造作出那些清明上河圖一類的苦孝說的故事；或以爲係王世貞作以毒害嚴世蕃。

的，或以爲係他作以毒害唐順之的。這都是後來的附會，絕不可靠。

王曇（？）的金瓶梅考證說：

金瓶梅一書，相傳明王元美所撰。元美父忬以灤河失事，爲奸嵩構死。其子東樓官贊成之。東樓喜觀小說。元美撰此，以毒藥傳紙，冀使傳染入口而斃。東樓燭其計，令家人洗去其藥而後緝閱，此書遂以外傳。

蔣瑞藻的小說考證及小說考證拾遺，引證寒花盦隨筆、缺名筆記、秋水軒筆記、茶香室叢鈔、銷夏閑記等書，也斷定金瓶梅爲王世貞作。其實，清明上河圖的傳說顯然是從李玉一捧雪傳奇的故事附會而來的。清華週刊曾載吳晗君的一篇金瓶梅與清明上河圖的傳說，辨證得

極爲明白；可證王世貞作之說的無根。

王曇的金瓶梅考證又道：『或云李卓吾所作。卓吾卽無行何至留此穢言！』這話和沈德符的『今惟麻城劉延白承禧家有全本』語對照起來，頗使人有『或是李卓吾之作罷』之感。但我們只要讀金瓶梅一過，便知其必出於山東人之手；那末許多的山東土白，決不是江南人所得措手于其間的。其作風的橫恣、潑辣，正和山東人所作的醒世姻緣傳，緣野仙蹤同出一轍。

一個更有力的證據出現了。金瓶梅詞話欣欣子序說道：『竊謂蘭陵笑笑生作金瓶梅傳，寄意于時俗，蓋有謂也。』蘭陵卽今嶧縣，正是山東的地方。笑笑生之非王世貞，殆不必再加辯論。

欣欣子爲笑笑生的朋友；其序說道：『吾友笑笑生爲此，爰罄平日所蘊者著斯傳，凡一百回。』也許這位欣欣子便是所謂『笑笑生』他自己的化身罷。這就其命名的相類而可知的。

曾經仔細的翻閱過嶧縣志，終于找不到一絲一毫的關於笑笑生或欣欣子或金瓶梅的消息來。

金瓶梅的作者蘭陵笑笑生到底是什麼時候的人呢？是嘉靖間？是萬曆間？

沈德符以爲金瓶梅出于嘉靖間；但他在萬曆末方才見到。他見到不久，吳中便有了刻本。東吳弄珠客的序，署萬曆丁巳（四十五年）。則此書最早不能在萬曆三十年以前流行于世。此書如果作于嘉靖間，



則當早已『懸之國門』，不待萬曆之末。蓋此等書非可終祕者；而那個淫縱的時代，又是那樣的需要這一類的小說。所以，此書的著作時代，與其說是在嘉靖間，不如說是在萬曆間爲更合理些。

金瓶梅詞話裏引到韓湘子昇仙記（有富春堂刊本），引到許多南北散曲，在其間，更可窺出不是嘉靖作的消息來。欣欣子的序說道：

吾嘗觀前代騷人，如盧景暉之剪燈新話，元微之之鶯鶯傳，趙君  
宥之效顰集，羅貫中之水滸傳，丘瓊山之鍾情麗集，盧梅湖之懷  
春雅集，周靜軒之秉燭清談，其後如意博，于湖記，其間語句文  
 確，讀者往往不能暢懷，不至終篇而掩棄之矣。

按效顰集、懷春雅集、秉燭清談等書，皆著錄于百川書志，都祇是成

弘間之作；丘瓊山卒于弘治八年，插入周軒靜詩的三國志演義，萬曆間方才流行，嘉靖本裏尙未收入。稱成、弘間的人物爲『前代騷人』而和元微之同類並舉，嘉靖間人，當不會是如此的。蓋嘉靖雖弘治不過二十多年，雖成化不過五十多年，欣欣子何得以『前代騷人』稱丘濬，周禮（靜軒）輩！如果把欣欣子、笑笑生的時代，放在萬曆間（假定金瓶梅是作于萬曆三十年左右的罷），則丘濬輩離開他們已有一百多年，確是很遼遠的夠得上稱爲『前代騷人』的了。又序中所引如意傳，當即如意君傳；于湖記當即張于湖誤宿女貞觀記，蓋都是在萬曆間而始盛傳于世的。

我們如果把金瓶梅詞話產生的時代放在明萬曆間，當不會是很錯

誤的。

嘉靖間的小說作者們剛剛進展到修改水滸傳，寫作西遊記的程  
度；偉大的寫實小說，金瓶梅，恰便是由西遊記，水滸傳更向前進展  
幾步的結果。



## 西遊記的演化

### 一 當前的難題

說起西遊記小說來，便立刻會有幾個難解決的糾紛，出現在我們之前。這並不是作者的問題；今本最偉大的一部西遊記小說的作者，早已知道爲明人吳承恩而非元代道士邱處機了；也不是什麼探求這部小說中所包含的哲理與潛伏的真意；那些真詮、新說、原旨、正旨以及證道書等以易、以大學、以仙道來解釋西遊記的書都是戴上了一副着色眼鏡，在大白天說夢話的。撇清了那些問題於外，却另有幾個問題在着。

最大的一個問題，便是，吳承恩本的西遊記是創作的呢，還是將舊本加以放大的？易言之，即吳承恩的地位，到底是一位曹雪芹呢，還是一位羅貫中？他的西遊記，到底是一部紅樓夢似的創作呢，還是一部三國志演義似的『改作』？這是一個很嚴重的問題，值得仔細的加以討論的。

魯迅先生以為吳承恩的西遊記是有所本的，他說道：

又有一百回本西遊記蓋出於四十一回本西遊記傳之後，而今特盛行。

——中國小說史略第十七篇

又道：

西遊記全書次第，與楊志和作四十一回本殆相等。……惟楊

志和本雖大體已立，而文詞荒率，僅能成書；吳則通才，敏慧淹雅，其所取材，頗極廣泛……諷刺揶揄，則取當時世態，加以鋪張描寫，幾乎改觀。

——同上

胡適之先生則極力否認此說。他把吳承恩的地位抬得更高。他則說道：

近人誤信四遊記中的節本西遊記傳爲吳承恩以前的古本。（這裏所謂『近人』，當然指的是魯迅先生。）

——跋銷釋真空寶卷

再則說道：

四遊記中的西遊記傳是一個妄人刪割吳承恩的西遊記勉強縮

小篇幅，湊足四遊記之數的。西遊小說篇幅太大，決不能和其他三種並列，故不能不硬加刪割。但西遊行世已久，刪書者不敢變動書中故事，故其次第全依西遊記足本。

——跋四遊記本的西遊記傳

到底這兩說是那一說對呢？假如沒有更強更確的證據出來，這場筆墨官司是一輩子打不完的。胡適之先生的主張固然未可厚非，魯迅先生的論點却也不弱。

我們且等待着看，有沒有機會去解決這個重要的問題。

這是其一。

其次，問題雖然較小，却很少有人拈出過。想不到那末大的一個



罅漏，居然會沒有什麼人發見，而任他逃出讀者們的『注意』之外。原來近三百餘年來盛傳的種種異本之吳承恩的西遊記，無論是新說、或證道書，或其他，其第九回

陳光蕊赴任逢災 江流僧復讎報本

第十回

老龍王拙計犯天條 魏丞相遺書托冥吏

的開場白若干語，幾乎完全是雷同的。第九回的開場白是：

話表陝西大國長安城乃歷代帝王建都之地，自周、秦、漢以來，三州花似錦，八水繞城流，真個是名勝之邦。彼時是大唐太宗皇帝，登基改元貞觀。已登極十三年，歲在己巳。

## 第十回的開場白是：

此單表陝西大國長安城，乃歷代帝王建都之地。自周、秦、漢以來，三川花似錦，八水遶城流。三十六條花柳巷，七十二座管絃樓。華夷圖上看，天下最爲頭。真是個奇勝之方。今却是大唐太宗文皇帝登基，改元龍集貞觀。此時已登極十三年，歲在己巳。

以上二段文字，皆據張書紳新說西遊記。爲什麼緊接着的兩回，西遊記的作者乃這樣不憚煩的鈔上如此相同的文字呢？吳承恩是決不會笨到這樣的。

這不是一個謎麼？要解得這個謎，却須連帶解決西遊記的整個『演化』問題。

所以以上兩個問題，原來也祇是一個。

## 二 新證據的發見

說來很覺得有趣，在去年之前，我們對於以上的兩個問題，還沒有法子窺測得什麼端倪。我們相信，魯迅先生所見到的吳承恩的西遊記，不過是真詮、新說一類的清刊本。——這有一個證據，他在中國小說史略上說：『第九回記玄奘父母遇難及玄奘復讎之事，亦非事實，楊本皆無有，吳所加也。』其實吳氏的西遊記原無今本的『第九回。』（其說詳下）。胡適之先生所見也不會更廣；當他寫西遊記考證時，所用的似也是坊間最易得的悟一子西遊真詮張書紳的新說西遊記

二書；亞東圖書館的標點本，所用的底本便是新說。但最流行的一本却是真詮。真詮其實最靠不住。亂改、亂刪的地方極多，遠不如證道書及新說的可靠。吳氏原本所有的許多作爲烘托形容之用的歌曲，幾有十之三四被刪去。這是最可慨惜的！吳氏的許多韻語，出之於孫行者、唐三藏或諸妖魔的口中者，乃是那麼的有風趣。不知悟一子爲何硬了心腸，亂加破除！

除了新說，真詮本的吳書之外，他們所見到的明人著作，也祇有楊致和的四十一回本西遊記傳。

在好久的不知有吳氏原本，無論他著的『黑暗時代』之後，却忽然的於一年之間，乃連續發見了好幾部西遊記的著作，使我們頓時眼

界大開，對於這部小說的研究，自信可以暫時告一個結果，還不足以償『埋頭』之苦而若考古學家之掘獲古代帝王墳似的欣然自得麼？

三年以前，我在上海，已知道日本村口書店有明板西遊記二種待估的消息。爲了索值過高，決非我們教書匠力之所及，雖然天天炎熾着想讀到他們的願望，却只得冷了心腸，不作此想。去年，在時局混亂的情形中，聽說這二書已爲北平圖書館購得了，這使我們如何的高興！連忙坐了公共汽車進城，得以第一次獲觀數年來念念不忘的兩部書。

土黃色的細綾錦套，一望而知爲日本式的裝璜。凡五套，四套是吳本西遊記，其他一套却是從未見之記載的一部異本：

鼎鑊全相唐三藏西遊傳（第一卷末，又題作唐三藏西游釋厄傳）

羊城冲懷

朱鼎臣

編輯

書林蓮台

劉承茂

繡梓

這一部西遊傳分甲乙丙丁……等十集，凡十卷，但只有四本，篇幅不及吳本西遊記四分之一，每頁分爲上下二層，上圖下文。就其版式及紙張看來，當是明代嘉隆間閩南書肆的刻本；其時代最遲似不能後於萬曆初元。說牠是一部孤本，大約不會錯，我們從來不知道有此書，在牠出現以前。羊城人朱鼎臣固然是一位陌生的作家；卽『書林蓮台劉承茂』也似是不見經傳的一個閩南書肆主人。有了這部書的出現，我們才可以明白：楊致和的西遊記傳是『我道不孤』，才可以知道。

楊本四十一回的西遊記傳和朱鼎臣十卷本的西遊傳究竟是什麼性質的東西。

但那四套的明刊吳本西遊記，也並不是什麼凡品。明刊小說，惟西遊記爲最罕見；清初刊的西遊真詮，卷首曾附有插圖二百幅（但後來刊本皆已去之）。刻工極爲精緻。就插圖的內容看來，確不是西遊真詮所有（因插圖第九回是袁守誠妙算無私曲，並無陳光蕊赴任逢災的一回）。真詮大約是利用了明末的這副圖版而『張冠李戴』了的（這插圖本當是天啓、崇禎間蘇或杭的一個刻本。似卽爲李卓吾批評西遊記吧）？三年前，上海中國書店在某書封皮的背面，發見明刻本西遊記一頁，詫爲奇遇。後此頁由趙蜚雲先生送給了我。這一頁萬曆寫刻

本西遊記的發現，便是這四大套明刻吳本全書發現的先聲。這吳本的西遊記全書，首有秣陵陳元之序，序末題『時壬辰夏端四日也』，蓋卽萬曆二十（公元一五九二）年所刊；刊地爲金陵，刊者爲金陵書賈世德堂唐氏。陳序云：

唐光祿既購是書，奇之。益俾好書者爲之訂校，秩其卷目梓之。凡二十卷，數十萬言有餘。

是此書亦嘗經唐光祿『秩其卷目』，未必全爲原本之式樣的了。但今所見西遊記，則當以此書爲最古。插圖也很精，與羅懋登的三寶太監下西洋記略同式。萬曆間金陵刊本的插圖，殆都是這種式樣的。

今存的明刻本吳氏西遊記，尙有：



(一) 鼎鏤京本全像西遊記 日本內閣文庫藏，題閩建書林楊闔齋梓，上圖下文，全爲閩南書坊的款式。亦爲二十卷，亦有陳元之序，而序末年月，已改爲『癸卯夏』，蓋卽萬曆三十一年，去世德堂本的刊行已十一年（似卽據世德堂爲底子，故以京本相號呼。閩南書肆，凡翻刻南京，北京書，皆冠以京本二字，以示來源，有別杜撰。其風殆始於南宋）。

(二) 唐僧西遊記 日本帝國圖書館藏；似亦萬曆間刊本，而從世德堂本出者。惜未詳爲何人所刊。

(三) 李卓吾先生批評西遊記 日本內閣文庫藏。亦同世德堂本。卷首插圖，凡一百葉二百幅。有題『劉君裕刻』者；當爲啓禎間刻。

本〔以上三本見孫楷弟的日本東京所見中國小說書目提要，（北平圖書館出版）〕。其面目都是和世德堂本不殊的。在世德堂本之前，有無更早的刊本，卻不可知，世德堂本題『華陽洞天主人校』，此華陽洞天主人，似卽陳序中所謂唐光祿。

陳序很重要，惟關於作者則游移其辭：

……西遊一書，不知其何人所爲。或曰：出今天潢何侯王之國；或曰：出八公之徒；或曰：出王自製。余覽其意，近蹠、蹠滑稽之雄，扈言漫衍之爲也。舊有序，余讀一過，亦不著其姓氏，作者之名。

彼時，似不知此書出於吳承恩手。惟既有『出今天潢何侯王之國』

語，則吳氏或嘗爲『八公之徒』歟？嘉隆間的文人們，出入於藩王之府，而爲他們著書立說者不少概見。吳氏殆亦其一人。惜所云『舊序』，世德堂本未列入，今絕不可得見，未能一窺其究竟。

世德堂本，粗視之與今坊本無異，但有一點與今坊本大不相同，卽今坊本有第九回

陳光蕊赴任逢災 江流僧復仇報本

的一大段『陳玄奘出身』事，而世德堂本則無之，其第九回便是

袁守誠妙算無私曲 老龍王拙計犯天條

恰相當於今坊本第十回的開始。十回以下，文字全同今坊本，惟回目略殊：

從第十二回起，則諸本回目皆全同，沒有什麼可注意的。到底這『陳光蕊』故事是吳本所原有而世德堂本刪去的呢，還是吳本原無，而為清代諸刊本所妄加的呢？這且待下文再詳之。

正當此兩部不平常的明刻本西遊記及西遊傳出現的時候，一個更

	世 德 堂 本	證道書 新說 真詮諸坊本
第九回	袁守誠妙算無私曲 老龍王拙計犯天條	陳光蕊赴任逢災 江流僧復仇報本
第十回	二將軍宮門鎮鬼 唐太宗地府還魂	老龍王拙計犯天條 魏將軍遺書托冥吏
第十一回	還受生唐王遵善果 度孤魂蕭瑀正空門	遊地府太宗還魂 進瓜果劉全續配

重大的消息也爲我們所喧傳着。原來，在北平圖書館善本室所收藏的許多傳鈔本永樂大典中，有一本第一萬三千一百三十九卷的是送字韻的一部分；在許多『夢』的條文中，有一條是：

魏徵夢斬涇河龍

引書標題作『西遊記』，文字全是白話，其爲小說無疑。誰能猜想得到，殘存的永樂大典的一冊之中，竟會有西遊記小說的殘文存在呢！吳承恩之前，果有一部古本的西遊記小說！魯迅先生的論點是很強固的被證實了。這一條，雖不過一千二百餘字，却是如何的重要，如何的足令中國小說研究者雀躍不已！

我們雖不會再發見第二條西遊記殘文，但此永樂大典本西遊記之

爲吳承恩本的祖源，却是無可疑的。就此一條的文字看來，古本西遊記小說，其骨幹與內容是不會和吳承恩本相差得多少的。孫楷弟先生曾鈔得此條見寄。爲了見到的人太少，特將全文轉錄於下：

夢斬涇河龍（西遊記）長安城西南上，有一條河，喚作涇河。貞觀十三年，河邊有兩箇漁翁，一箇喚張梢，一箇喚李定。張梢與李定道：『長安西門裏，有箇卦鋪，喚神言山人。我每日與那先生鯉魚一尾。他便指教下網方位。依隨着一日下一日着。』李定曰：『我來日也問先生則箇。』這二人正說之間，怎想水裏有箇巡水夜叉，聽得二人所言。『我報與龍王去。』龍王正喚做涇河龍。此時正在水晶宮正面而坐。忽然夜叉來到言曰：『岸邊有二人都是漁翁。說西門裏有一賣卦先生，能知河中之事。若依着他籌，打盡河中水族。』龍王聞之大怒。扮作白衣秀士，入城中。見一道布額，寫道：『神翁袁守成於斯備命。』老龍見之，就對先生坐了。乃作百端磨問，難道先

生，問何日下雨。先生曰：『來日辰時布雲，午時升雷，未時下雨，申時雨足。』老龍問下多少。先生曰：『下三尺三寸四十八點。』龍笑道：『未必都由你說。』先生曰：『來日不下雨，到了時，甘罰五十兩銀。』龍道：『好，如此來日却得斷見。』辭退。直回到水晶宮。須臾，一箇黃巾力士言曰：『玉帝聖旨道：『你是八河都總涇河龍。教來日辰時布雲，午時升雷，未時下雨，申時雨足。』』力士隨去。老龍言不想都應着先生謬說。到了時辰，少下些雨。便是向先生要了罰錢。次日，申時布雲，酉時降雨二尺。第三日，老龍又變爲秀士，入長安卦舖。向先生道：『你并不靈。快把五十兩銀來。』先生曰：『我本謬算無差。却被你改了天條。錯下了雨也。你本非人，自是夜來降雨的龍。瞞得衆人瞞不得我。』老龍當時大怒，對先生變出真相。霎時間，黃河兩岸，華岳振三峯，威靈驚萬里，風雨賦長空。那時走盡衆人，唯有袁守成巍然不動。老龍欲向前傷先生。先生曰：『吾不懼死。你違了天條，刻減了甘雨，你命在須臾。副龍台上難免一刀。』龍乃大驚悔過。復變爲秀士，跪下告先生道：『果如

此呵，希望先生與我說明因由。」守成曰：「來日你死乃是當今唐丞相魏徵，來日午時斷你。」龍曰：「先生救咱！」守成曰：「你若要不死：除非見得唐王，與魏徵丞相行說。勸救時節或可免災。」老龍感謝，拜辭先生回也。玉帝差魏徵斬龍。天色已晚，唐王宮睡思半酣，神魂出殿，步月閑行。只見西南上有一片黑雲落地，降下一箇老龍，當前跪拜。唐王驚怖曰：「爲何？」龍曰：「只因夜來錯降芒雨，違了天條，臣該死也。我王是真龍。臣是假龍。真龍必可救假龍。」唐王曰：「吾怎救你？」龍曰：「臣罪正該丞相魏徵來日午時斷罪。」唐王曰：「事若干魏徵，須救你無事。」龍拜謝去了。天子覺來，却是一夢。次日，設朝，官尉遲敬德總管上殿曰：「夜來朕得一夢，夢見涇河龍來告寡人道：「因錯行了雨違了天條，該丞相魏徵斷罪。」朕許救之。朕欲今日於後宮裏宣丞相與朕下碁一日。須直到晚乃出。此龍必可免災。」敬德曰：「所言是實。」乃宣魏徵至。帝曰：「召卿無事。朕欲與卿下碁一日。」唐王故遲延下着。將近午，忽然魏相閉目籠睛，寂然不動。至未時，却醒。帝曰：「卿爲



何？」魏徵曰：「臣暗風疾發，陛下恕臣不敬之罪。」又對帝下碁。未至三着，聽得長安市上百姓喧鬧異常。帝問何爲。近臣所奏：「千步廊南，十字街頭，靈幡吊下一隻龍頭來，因此百姓喧鬧。帝向魏徵曰：『怎生來？』魏徵曰：『陛下不問，臣不敢言。』涇河龍違天獲罪，奉玉帝聖旨令臣斬之。臣若不從，臣罪與龍無異矣。臣適來合眼一霎，斬了此龍。」正喚作魏徵斬涇河龍。唐皇曰：「本欲救之，豈期有此！」遂罷碁。

這部古本西遊記，就此條殘文看來，必定也是分則分段的，而每則却各有一個六七個字的『回目』，正像古本三國志演義一樣，條文的題目：夢斬涇河龍，或爲原文所有，或爲永樂大典編者所代擬，今不可知。但文中插入

### 帝差魏徵斬龍

一句，與上下文俱不銜接，却顯然是原來的一個『回目』。此條似當

是合兩個『回目』的兩則而成的；第一個『回目』也許是已被永樂大典編者所刪去而代之以

夢斬涇河龍

的一個總題目了。文末有『正喚作魏徵夢斬涇河龍』一語。也正是古代『說話人』每喜於一個重要節目處提醒聽衆的慣技。

古本西遊記的文字古拙粗率，大類元刊全相平話五種和羅貫中的三國志演義；其喜用『之、乎、者、也』的文語的習氣，也正相同。

當是元代中葉（或至遲是元末）的作品。元道士邱處機寫作西遊記的傳說，雖不過是一個謊話，而元人寫作的古本西遊記，却不料竟實有其書！在這異書奇本陸續的發見的時候，論述中國小說的歷史，實在不

是一件易事。

### 三 吳承恩的西遊記的地位

有了上面許多新的發見，我們對於西遊記的研究，似可較魯迅，胡適之二先生更進一步而近於真實的了。胡適之先生的主張，因了永樂大典本西遊記的出現，已不攻而自破。就那段永樂大典本西遊記的殘文仔細研究一下，便可以知道，吳承恩本西遊記第九回袁守誠妙算無私曲，老龍王拙計犯天條』的一大段故事，全是根據此條『殘文』放大的了；內容幾乎無甚增改，只不過將張梢，李定的兩個漁翁，改作『一個是漁翁，名喚張梢，一個是樵子，名喚李定，』而因此

便無端生出一大段的『漁樵問答』的情節來；其餘像『辰時布雲』，云云，『下三尺三寸四十八點』云云，也都是完全相同的。如果此古本西遊記再有下幾條『殘文』在永樂大典中發見，其內容想來當也不會和吳本西遊記相差得很遠的。

所以，吳承恩之爲羅貫中，馮猶龍一流的人物，殆無可疑；吳氏的西遊記，其非復爲紅樓夢，金瓶梅，而祇不過是三國志演義和新列國志，也是無可疑的事實。惟那麼古拙的西遊記，被吳承恩改造得那麼神駿豐腴，逸趣橫生，幾乎另成了一部新作，其功力的壯健，文采的秀麗，言談的幽默，却確遠在羅氏改作三國志演義，馮氏改作列國志傳以上。只要把永樂大典本的那條殘文和吳氏改本第九回一對讀，

我們便知道吳氏的潤飾的功力是如何的弘偉。

吳氏本西遊記的八十一難，與古本或不盡同。吳氏寫作西遊記的真意，雖不見得像證書，新說，真詮，原旨諸家之所云，但其受有當時（嘉靖到萬曆）思想界三教淆混的影響，却是很明白的事實。其對於佛與仙的並容，同尊，正和屠隆的曇花，修文，汪廷訥的長生，同昇相同。其不大明瞭佛教的真實的教義，也和屠，汪諸人無異。我們觀於吳氏西遊記第九十八回中所開列的不倫不類的三藏目錄，便知他對於佛學實在是所知甚淺的。其必以九九八十一難爲『數盡』，爲『功成行滿』者，也全是書生的陰陽數理的觀念的表現。陳元之的序道：『舊有序，……其序以爲孫，猴也，以爲心之神。馬，馬也，以爲

意之馳。八戒其所戒八也；以爲肝氣之木。沙，流沙，以爲腎氣之水。三藏，藏神，藏聲，藏氣之三藏，以爲郭郭之主；魔，魔；以爲口耳鼻舌身意恐佈顛倒幻想之障。故魔以心生，亦以心攝。是故攝心以攝魔；攝魔以還理；還理以歸之太初。卽心無可攝，此其以爲道之成耳。

假如所謂『舊序』，確是吳氏所自爲，則陳氏所稱『此其書直寓言者哉』！或很可信。作者殆是以古本西遊記爲骨架，而用他自己（或他那一個時代）的混淆佛道的思想，諷刺幽默的態度，爲其肉與血，靈與魂的了。

西遊記之能成爲今本的式樣，吳氏確是一位『造物主』；他的地

位，實遠在羅貫中，馮夢龍之上；羅，馮不過雜集古書舊文而已，而吳氏則真實的以他的思想與靈魂，貫串到整部的西遊記之中的；而他的技術，又是那麼純熟，高超；他的風度又是那麼幽默可喜；我們於孫行者，豬八戒乃至羣魔的言談，行動裏，可找出多少的明代士大夫的見解與風度來！

吳氏書的地位，其殆爲諸改作小說的最高峯乎？

但於古本西遊記外，吳氏是否別有取材呢？吳氏是以見收於永樂大典中的那部古本爲骨架的呢，還是別有他本介於吳氏書與那部古本之間？

魯迅先生未見永樂大典本，但他相信四遊記裏的那部齊雲，楊致

和編的新刻唐三藏西游全傳爲吳氏書的祖本。如果他的話可信，則在古本與吳氏書之間是別有一部楊氏書介於其間的了。

胡適之先生對於楊氏書，根本上看不起；他不僅不相信楊本爲吳本之祖，且竟把楊本的時代斷作『是清朝中葉一個妄人硬刪吳承恩本縮成的節本』跋西遊記本的西遊記傳十二頁（見北平圖書館刊第五卷第三號）。『胡

先生常常是很大胆的下斷語（雖然他也常常以『從前的見解是錯了的話，』輕輕的認了過）。那部西遊記，就其版式看來，是無可疑的。萬曆間閩南書坊余象斗們所纂的書；嘉慶版的一本西遊記不過照式翻印而已；正如嘉慶間書坊的照式翻印明代閩建余氏版之兩晉演義一樣。關於四遊記的年代將別有一文論之。假如編西遊記或作楊本的是一個



『妄人』的話，這『妄人』却決不會在『清代中葉』的。楊致和至遲當是余象斗們同時生的人物。

胡先生嘗舉一例，以證明『魯迅先生誤信此書，爲吳本之前的祖本』之錯誤。他說：『此本第十八回（收豬八戒）〔按楊本實無回數，第十八回數字爲胡先生所杜撰；此段實見嘉慶本卷二第二十四頁〕收了八戒之後，「唐僧上馬加鞭，師徒上山頂而去。話分兩頭，又聽下回分解」這一面緊接一詩：「道路已難行……你問那相識，他知西去路。」下面緊接云：「行者聞言冷笑，那禪師化作金光，徑上烏窠而去。」這裏最可看出此本乃是刪節吳承恩的詳本，而誤把前面會見烏窠禪師的一段全刪去了，所以有尾無頭，不成文理。這是此本刪吳本的鐵證。』

但此『鐵證』實在不足以折服魯迅先生之心。我且再替胡先生找一個『鐵證』出來吧。在嘉慶版西遊記傳卷一第一頁，正論到：

故地闢於五；當丑會終，寅會初，天氣下降，地氣上升，一派正合，羣物皆生。

下面却緊接云：

玉帝垂賜恩慈曰：『下方之物，乃上天精華所生，不足爲異。那猴在山中夜宿石涯，朝遊峯洞。』

中間花果山的一塊仙石產生石猿以及石猿生後，金光燄燄燭天，玉帝命千里眼，順風耳開南天門觀看的一段事，都不見了。這難道也是楊致和刪去的麼？他雖是『妄人』，却不會妄誕不通至此！『說破不值

一文錢；』原來胡先生的『鐵證』，乃是嘉慶翻刻本所給予的；余氏原刊本傳下去時偶然缺失了半頁或一二頁，翻刻本以無他本可補，便把上下文聯結起來刻了。這還不夠明白麼？前幾年在上海受古書店曾見一部舊鈔本的楊致和本西遊記傳，此兩段文字俱在，並未『失落』。（不是『刪去！』惜以價昂未收，今不知何在。否則，大可鈔出送給胡先生，以證明他的『鐵證』實在是不成其爲『證』也。

胡先生還舉火焰山『三調芭蕉扇』一段文字，證明『楊本是硬刪吳本』的。那也是很脆弱的一個證據。

在這裏，我可以妄加斷定一下了：魯迅先生所說的吳氏書有刪本的話是可靠的；不過吳氏所本的不是楊致和的四十一回本西遊記傳而

是永樂大典本；胡先生否認楊致和本爲吳氏祖本的話是不錯的，但他所舉的種種證據，實在太脆弱。

自從我們見到了朱鼎臣本西遊記，這立刻明白牠和楊氏書是同一類的著作！都是本於吳承恩本西遊記而寫的；或可以說，全都是吳氏書的刪本。因了朱本的出現，增強了我們說楊本是『刪本』的主張。爲什麼呢？這有種種的證據。

現在且先將朱本和楊本的『回目』對照的列表於下：

朱鼎臣本

卷之一：大道育生源流出

石猿投師參衆仙

楊致和本

卷之一：猿王得仙賜姓

悟空得仙傳道

石猿修道聽講經法

祖師祕傳悟空道

卷之二：悟空煉兵偷器械

仙奏石猿擾亂三界

孫悟空拜授仙祿

玉皇遣將征悟空

孫悟空玉封齊天大聖

亂蟠桃大聖偷丹

反天宮諸神捉怪

卷之三：觀音赴會問原因

小聖施威降大聖

猿王勒索勾簿

玉帝降旨招安

大聖攪亂勝會

真君收捉猿王

大仙助法收大聖

八卦爐中逃大聖

如來收壓齊天聖

五行山下定心猿

我佛造經傳極樂

觀音奉旨往長安

卷之四：唐太宗治開南省

陳光蕊及第成婚

劉洪謀死陳光蕊

小龍王救醒陳光蕊

殷小姐思夫生子

佛祖壓倒大聖

觀音路降衆妖

江流和尚思報本

小姐囑兒尋殷相

殷丞相爲婿報仇

卷之五：袁守誠妙算無私曲

老龍王拙計犯天條

太宗詔魏徵救蛟龍

魏徵弈棋斬蛟龍

二將軍宮門鎮鬼

唐太宗地府還魂

卷之六：還受生唐王遵善果

劉全捨死進瓜果

魏徵夢斬老龍

唐太宗陰司說罪

卷之二：劉全進瓜還魂

劉全夫婦回陽世

度孤魂蕭瑀正空門

玄奘秉誠建大會

觀音顯象化金蟬

唐太宗描寫觀音像

三藏起程陷虎穴

雙歧嶺伯欽留僧

卷之七：五行山心猿歸正

孫悟空滅除六賊

觀音顯聖賜緊箍

三藏授法降行者

唐三藏起程往西天

唐三藏被難救得

唐三藏收伏孫行者



蛇盤山諸神暗佑

孫行者降伏火龍

卷之八：觀音收伏黑妖

三藏收伏豬八戒

唐三藏被妖捉獲

卷之九：孫行者收妖救師

唐僧收伏沙悟淨

豬八戒思淫被難

孫行者五莊觀內偷果

唐三藏逐去孫行者

唐三藏師徒被難

唐三藏收伏龍馬

觀音收伏黑妖

唐三藏收伏豬八戒

唐三藏被妖捉獲

卷之三：孫悟空收妖救師

唐僧收伏沙悟淨

豬八戒思淫被難

孫行者五莊觀內偷果

唐三藏逐去孫行者

唐三藏師徒被難

豬八戒請行者救師

孫悟空收妖救師

唐三藏師徒被妖捉

孫行者收伏妖魔

卷之十：唐三藏收妖過黑河

觀音老君收伏妖魔

觀音老君收伏妖魔

孫行者被弭猿素亂

豬八戒請行者救師

孫悟空收妖救師

唐三藏師徒被妖捉

孫行者收妖魔

唐三藏夢鬼訴冤

卷之四：孫行者收伏青獅精

唐三藏收妖過黑河

唐三藏收妖過通天河

觀音老君收伏妖魔

昂日星官收蝎精

孫行者被弭猴素亂

這一個目錄已足夠表現朱本和楊本是什麼性質的東西。朱本雖未寫明刻於何時，但觀其版式確爲隆，萬間之物。——其出現也許還在世德堂本西遊記之前。楊本亦未詳知其刊刻年月；但楊致和若爲余象斗的同輩，則其書也當爲萬曆二十年左右之物。我意，朱楊二本，當皆出於吳氏西遊記；而朱本的出現，則似在楊本之前。何以言之？

三藏過朱紫獅駝二國

三藏歷盡諸難已滿

三藏見佛求經

唐三藏取經團圓

顯聖耶彌勒佛收妖

三藏過朱紫獅駝二國

三藏歷盡諸難已滿

三藏見佛求經

唐三藏取經團圓

朱鼎臣之刪節吳氏書爲西遊釋厄傳，當無可疑。其書章次凌雜，到處顯出朱氏之草草斧削的痕跡；胡適之先生批評楊本說：『刪書的人起初還不敢多刪，到了後來，爲篇幅所限，他只好橫起心腸，胡亂刪削！』却恰好移作朱本的評話。朱本第一卷到第三卷，敘述孫悟空出身始末者，離吳氏書的本來面目，尙不甚遠。亦多錄吳氏書中的許多詩詞。其第四卷，凡八則，皆寫陳光蕊事，則爲吳氏書所未有，而由朱氏自行加入者；其所本，當爲吳昌齡的西遊記雜劇；蓋二者之間，同點極多。因此卷爲朱氏所自寫，遂通體無一詩詞，與前後文竟若二書，不同一格。其第五卷到第八卷，從『袁守誠妙算無私曲』到『唐三藏被妖捉獲』，他的作風又開始與一到三卷相同。吳氏書的詩詞

也被保存了不少。最可注意的是第五卷的袁守誠妙算無私曲一則，其內容及詩詞，殆與吳氏書面目無大異：

### 袁守誠妙算無私曲

却說大國長安城外涇河岸邊，有兩個賢人，一個是漁翁名喚張梢，一個是樵子名喚李定。他兩個都是登科的進士，能識字的山人。一日在長安城裏賣了肩上柴，貨了籃中魚，同入酒館之中吃了半酣，順涇河岸徐步而回。……張梢道：但只是你山青不如我水秀，有一蝶戀花詞爲證：……李定道：你的水秀不如我的山青，也有個蝶戀花詞爲證。……漁翁道：你山青不如我水秀受用些好物。有一鷓鴣天爲證。……樵夫道：你水秀不如我山青受用些好物。亦有鷓鴣天爲證。……漁翁道：你山中不如我水上生意快活，有西江月爲證。……樵夫道：你水上還不如我山中的生意，亦有西江月爲證。……漁翁道：這都是我兩個生意體身的勾當。你却沒有我閑時節的好處，又沒有戰急

時節妙處。有詩爲證。……樵夫道：你那閑時，又不如我的閑時好也。亦有詩爲證。

……張梢道：「李定，我兩個真是微孽可相押，不須板，共金樽。」二人行到那分路去處，躬身作別。張梢道：「李兄，保重，途中上山仔細看虎。假若有些凶險正是明日街頭少故人。」李定聞言大怒道：「你這廝慫賴！好朋友也替得生死？你怎麼呢我。我若遇虎遭害，你必遇浪翻江。」張梢道：「我永世不得翻江。」李定道：「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你怎麼就保得無事！」張梢道：「李兄，你須這等說，你還捉摸不定。不若我的生意有捉摸，定不遭此等事。」李定道：「你那水面上營生極凶險，有甚麼捉摸？」張梢道：「你是不曉得這長安城裏西門街上有一個賣卦的先生。我每日送他一尾金色鯉魚，他就與我袖傳一課，百下百着。今日我又去買卦。他教我在涇河灣頭東邊下網，西岸拋鉤。定獲大魚，滿載魚蝦而歸。明日入城來賣錢沽酒再與老兄相敘。」二人從此敘別。正是路說話，草裏有人。原來這涇河水府，有一個巡水的夜叉，聽見了百下百着之言，急轉水晶宮，慌忙報與龍王……

這裏的張稍，李定，一爲漁夫，一爲樵子，正和吳氏書同，而與永樂大典本異；其所詠蝶戀花詞以下諸詞，也都是吳氏書所有，而永樂大典本所無者。此文假如不是從吳氏書刪節而來的，則世間而果有此『聲音笑貌』全同的二人的作品，實可謂爲奇蹟！這當是朱鼎臣本釋厄傳非永樂大典本和吳氏本西遊記的中間物的一個鐵證吧。

更有可注意者，即從第二卷的『亂蟠桃大聖偷丹，反天宮諸神捉怪』一則起，到第六卷的『雙峒嶺伯欽留僧』一則止，連『四回』的文字都襲之於吳氏書（除第四卷外）的，僅中插一部分自撰的標題耳。從第七卷以後，方才有些大刀闊斧的杜撰的氣象。標題始不再襲用吳氏原題。然內容尙還吻合，詩詞間或見收。從第九卷『孫行者收妖救

師』起，朱氏便更顯出他的手忙足亂的痕迹來了；已到了第八卷了，還只把吳氏書刪改了前二十回；如果照這樣下去，後八十回的文字，將用多少的篇頁去容納呢？但他的預定却只要寫到十卷爲止。於是吳氏書五分之四的材料，便被胡亂的塞到那最後的兩卷書裏去。有的情節全被刪去不用；有的則不過只提起了一二語。這樣的草草率率的結局，當是他自己開頭寫作時所絕對想不到的吧。第十卷的『三藏歷盡諸難已滿』一則最爲可笑。在這短短的快要結束的一段文字中，你看他竟把

比丘國 白鹿白狐 陷隄空洞 九頭獅子 月中白兔 寇梁諸事

全部包納在內；在吳氏書中，這是第七十八回到第九十七回的浩浩蕩



蕩的二十回文字呢！九頭獅子的事，吳氏書從第八十七回『鳳仙郡冒天止雨』到第九十回『師獅授受同歸』四回，而朱本却只有一百三十九個字：

到了天竺國，鳳仙郡安歇暴沙亭，忽被豹頭山虎洞口一妖把行者三人兵器攝去。行者雖神通廣大，無了金棒，亦無措手。正在躊躇，忽見妙嚴宮太乙救苦天尊，叫聲：『悟空我救你也！』行者星忙哀告：『萬乞老仙一救！』天尊走至洞口，高叫『金獅速現真形；』那妖聽得主公喝，慌忙現出真形，乃是九頭獅子。被天尊騎於胯下，取出三件兵器，付還行者兄弟。天尊跨獅昇天。

這種『節略』，誠可謂無可再簡，無可再略的了。

但最後一則『唐三藏取經團圓』，關於通天河老龍的一難，朱氏本却仍不能不爲一敘，此益可見其黏着吳氏書的膠性，實甚強大。

通體觀來，朱氏書之刪節吳氏西遊記是愈後愈刪得多，愈後愈刪得大胆的；正像一個孩子初學字帖，開始不得不守規則，不能不照紅本；漸熟悉，則便要自己亂塗亂抹一頓了，雖然塗抹得是東歪西倒，不成字體。

集 儂 琦

至於楊致和本，則較朱本略爲整齊；所敘事實更近於吳氏書；吳氏書之所有，楊本皆應有盡有；但其大部分，則皆有鈔朱氏本的刪節之文。其前半部，爲了求全書整齊劃一起見，篇幅較朱本更簡；但其

後半部却反增加出一部分也被朱本刪去的吳氏書的內容節目來。由此可見：當楊致和和立志寫作他的唐三藏西遊傳的時候，他的棹子上，似是攤放着兩部西遊記：吳氏書與朱氏書的。這兩部繁簡不同的書，使他斟酌，參考，襲取而成爲另一部新的西遊記傳。

楊氏的書，確是想比朱氏書更近於吳承恩的原本；所以朱本第四卷的關於陳光蕊事者，便被他全部刪去；祇在卷二劉全進瓜還魂一則裏，用百餘字提起江流兒的故事；正和吳氏書之以一歌敘述玄奘的身世者相同。其後，第三卷的唐三藏夢鬼訴冤，第四卷的孫行者收伏青獅精，唐三藏收妖過通天河，顯聖師彌勒佛收妖各則，都是朱本所無而楊本則依據了吳氏原書加入的。大約，楊本的第一二卷，和朱本不

同者頗多，標目也大不相同；這二卷的文字只有比朱本簡略。到了第三卷，他便信筆直鈔朱本的第九卷，第十卷了；除了加入了一部分故事以外，像下文、是朱氏的一則首節：

### 唐三藏逐去孫行者

却說那鎮元大仙扯住行者道：「你的本事，我也知道。但拿在我手，你也難走。好好還我樹來！」行者道：「你這老先生真個小氣。只是要活樹，何難之行。無故討這等熱鬧！你放我師父兄弟，我還你樹來。」大仙道：「你若活得此樹，我就放你師父兄弟，我還與你結爲兄弟。」就把師徒三人放了。行者說：「鎮元老先，你好生與我看顧師父，待我求個仙方，就來。」說訖，遂縱一斛斗，直至洛伽山觀音菩薩座前，參拜已畢，菩薩問道：「唐僧行至何處？」行者道：「行至萬壽山，弟子不識是鎮元大仙，毀傷他的人參菓木，被他羈住，不能前進。」菩薩罵道：「你這猿！他那人參菓

乃是天開地闢的靈根，鎮元子乃地仙之祖，你怎麼毀傷他的？」行者道：「弟子與他說過，只要醫好其樹，他放我師徒前去。望菩薩發個慈悲，早救唐僧往西天。」菩薩道：「我淨瓶裏的甘露，可活仙樹靈苗。我給些甘露與你，你把去放在樹下，將樹扶起，自然茂盛。」行者得了甘露，回轉觀中，叫大仙師父同進後園醫樹，把甘露放在樹下，一手扶起樹來。只見頓然茂麗，餘果尚存。大仙甚喜，回轉法堂，復令童子去摘十顆來獻唐僧，復安排蔬酒，與行者結爲兄弟。次日天明又行。

楊本的同節文字便是全鈔朱本的——其中只有幾個字的差異，其他第三四卷中，文字雷同者也幾在十之九以上，連標目也是全襲之於朱本。

這都顯然可見楊本是較晚於朱本；爲了較晚出，故遂較爲齊整；不像朱本那麼樣的頭太大，腳太細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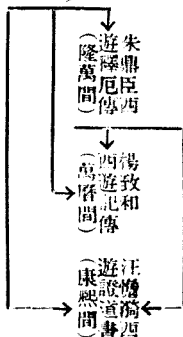
楊本最後一段，唐三藏取經團圓，根據於吳氏原本，屢提起：『路走十萬八千，難八十次，還有一難未滿；』或『路走十萬八千，災逢八十一回；』故其間，遂較朱本多容納了一部分故事，以足八十一難之數。楊氏對於八十一難的數字的神祕的解念或竟和吳氏有同感能。

這樣，西遊記的源流，是頗可以明瞭的了。最早的一部今日西遊記的祖本，無疑的是永樂大典本；吳承恩的西遊記給這『古本』以更偉大，更光榮的改造。後來明清諸本，皆紛紛以吳氏此書為依歸；或加刪改，却總不能逃出其範圍以外。故吳本的地位，在一切『西遊記』小說中無疑的是最為重要——自然也無疑的是最為偉大。

#### 四 陳光蕊故事的插入

- 本刊堂德世氏唐陵金 .1  
(年十二曆萬)
- 本刊齋園楊建閩 .2  
(年一十三曆萬)
- (間曆萬)本刊氏某 .3
- 木評批吾卓李 .4  
(間續崇啓天)

(見古本西遊記)  
(見永樂大典)  
↓  
(嘉隆間)吳承恩  
西遊記



- 陳士祇西遊真經 (康熙丙子)
- 張書紳新說西遊記 (乾隆十四年)
- 劉一明西遊原旨 (嘉慶十五年)
- 張含章通易西遊正旨 (道光十九年)

其諸本的來歷，總結了上文，可列一表如下；

由此可知，陳光蕊故事的插入，當始於朱鼎臣本西遊傳。吳承恩的原本，乃至永樂大典的『古本』，當都無此故事。關於陳玄奘的身世，吳氏原本僅於第十一回以一篇古歌敘述之：

你道他是誰人？

靈通本諱號金禪，只爲無心聽佛講，轉托塵凡苦受摩，降生世俗遭網羅。投胎落地就逢凶。未出之前臨惡黨。父是海州陳狀元，外公總管當朝長。出身命犯落紅星，順水隨波逐浪泱。海島金山有大緣，遷安和尚將他養。年方十八認親娘，特赴京都求外長。總管開山調大軍，洪州勦寇誅兇黨。狀元光蕊脫天羅，子父相逢堪賀獎。復謁當今受主恩，靈烟閣上賢名響。恩



官不受願爲僧，洪福沙門將道訪。小字江流古佛兒，法名喚做

陳玄奘。（見世德堂本卷三，十二頁）

到了朱鼎臣刪改吳本的時候，他似見到戲劇中的陳光蕊的故事，而頗以吳本不詳爲憾。故便自顯身手，編了一卷八則的洋洋大文加入。

在明代，吳氏原本的勢力極大，朱本見者似不多，故世德堂本以下諸刊本，都不注意到朱本此段文字的添加。連以朱本爲刪改之底子的楊致和本也竟受吳氏原本的影響，刪去此段故事不載，僅以數語述及玄奘，硬交代了過去。

但到了清初，情形便不同了。汪懋漪刻他的西遊證道書的時候，

他似也見到了朱鼎臣的那部釋厄傳，爲求全計，便把這段文字也鈔刻了上去。他的理由是：

俗本刪去此一回，致唐僧家世履歷不明，而九十九回歷難簿子上，劈頭却又載遭貶，出胎，拋江，報冤，四難，令閱者茫然不解其故。及得大略堂釋厄傳古本讀之，備載陳光蕊赴官遇難始末，始補刻此一回。

——證道書第九回評

所謂大略堂釋厄傳當卽朱鼎臣本的異刻或明，清間的一部翻刻。張書紳承襲證道書之意見，也補刻了此回，他說道：

刊本西遊，每以此卷特幻，且又非取經之正傳，竟全然刪去。初不知本末始終，正是西遊的大綱，取經之正旨，如何去得。

假若去了，不惟有果無花，少頭沒尾，卽朝王遇偶的彩樓，留僧的寇洪皆無着落。

——新說西遊記第九回評

他們的意見，都確有可取處。吳氏原書第九十九回，歷數唐僧途中所遇的八十一難：

蒙差揭諦皈依旨，謹記唐僧難數清：

金蟬遭貶第一難，出胎幾殺第二難，

滿月拋江第三難，尋親報冤第四難，

爲何此後的七十七難吳本皆歷歷詳載，獨此四難並不敘述一下呢？吳本第九十三回裏，提起拋打綉球事：

三藏立於道旁對行者道：『他這裏人物衣冠，宮室器用，言語

談吐，也與我大唐一般。我想着我俗家，先母也是拋打綉毬，遇舊姻緣成了夫婦。此處亦有此等風俗！」

第九十四回裏又從行者口中提起此事：

行者陪笑道：「師父說，先母也是拋打綉球遇舊緣，成其夫婦，似有慕古之意，老孫纔引你去。」

但拋打綉毬事，在此二回之前，一字未曾說起，此時突如其來，頗可詫怪。難道吳氏原本果有此一段故事，而爲世德堂所脫落？這也很有可能。惟今所見吳氏書，未有更早於世德堂本者，故不知其真相究爲如何。

然證道書諸刊本中的陳光蕊故事却是無疑的從朱鼎臣本轉販而來

的。

爲了保存原來面目，故證道書第九第十的兩回，其開場的若干言，遂致雷同。新說亦然。悟一子的真詮使比較的聰明了，他的第十回的開場數語，却改成爲：

且不題光蕊盡職，玄奘修行。却說長安城外，涇河岸邊，有個賢人，一個是漁翁，名喚張梢，一個是樵子，名喚李定。

如此，便泯滅了吳本和朱本重疊雷同的痕跡，使讀者看不出二本的不相諧合之處來，且也不易尋出此故事的插入的線索。

此故事既被插入，而原本的一百回又不易變動，汪懋漪便以原本的第九回到第十一回的三回，歸併成第十回到第十一回的兩回。悟一

子，張書紳諸本，也皆從之。

## 五 西遊故事如何集合的？

不僅陳光蕊的故事，在西遊記中爲獨立的一部分；西遊記的組織實是像一條蚯蚓似的，每節皆可獨立，即研去其一節一環，仍可以生存。所謂八十一難，在其間，至少總有四十多個獨立的故事可以尋到。

但大的分割點，則可看出三個來，這三大部分，本來都是獨立存在的：

### 第一，孫行者鬧天宮

第二，唐太宗入冥記第三，唐三藏西遊記

假若吳氏原本果有陳光蕊的故事，則其所集合的故事的『單元』，不止是三個而四個的了。

孫行者鬧天宮的一部分，爲西遊記中最活躍，最動人的熱鬧節目，但其來歷却最不明，且也最爲複雜。孫悟空的本身似便是印度猴中之強的哈奴曼（Hanuman）的化身，哈奴曼見於印度大史詩拉馬耶那（Ramayana）裏，而印度劇敘到拉馬的故事的，也多及哈奴曼。他是一個助人的聰明多能的猴子：會飛行空中，會作戲劇（至今還有一部相傳爲他作的劇本殘文存在。）在印度，他是和拉馬同一爲人

所熟知的。什麼時候哈奴曼的事蹟輸入中國而變爲孫悟空，我們不能確知。惟宋刊三藏取經詩話裏，已有猴行者，這猴行者是一位白衣秀才，他自報履歷道：『我不是別人，我是花果山，紫雲洞八萬四千銅頭鐵額獼猴王。我今來助和尚取經。此去百萬程，途經三十六國，多有禍難之處。』他會做詩，嘗到處留題，最早的一詩是初伏事法師時做的：

百萬程途向那邊，  
今來佐助大師前，

一心祝願逢真教，  
同往西天鷄足山。

此孫悟空之助三藏法師的往西天取經；還不是逼像哈奴曼之助拉馬征龐麼？所謂『八萬四千銅頭鐵額獼猴王，』其身份也大略相類。惟鬧



天宮的故事，詩話裏不曾提到，只在入王母池之處第十一則中，說起：

行者道：『我八百歲時到此偷桃喫了，至今二萬七千歲不曾來過。』法師曰：『願今日蟠桃結實，可偷三五個喫。』猴行者曰：『我因八百歲時，偷喫十顆，被王母捉下，左肋判八百，右肋判三千鐵棒，配在花果山，紫雲洞，至今肋下尙痛。我今定是不敢偷喫也。』

這當是孫悟空偷桃故事的一個最早的式樣，至於大鬧天宮，或是採用了哈奴曼的大鬧魔宮的故事；又二郎神的捉悟空，正是脫胎於吳昌齡西遊記第四劇豬八戒被捉的事實。

在吳氏西遊記雜劇裏，孫行者的來歷是：

一自開天闢地，兩儀便有吾身。曾教三界費精神。四方神道怕，五嶽鬼兵噴……九天難捕我十萬總魔君。小聖弟兄姊妹五人，大姊離山老母，二妹坐枝祇聖母，大兄齊天大聖，小兄通天大聖，三弟耍耍三郎，喜時攀藤攬葛，怒時攬海翻江。金鼎國女子我爲妻，玉皇殿瓊漿咱得飲，我盜了太上老君煉就金丹，九轉煉得銅筋鐵骨火眼金睛！……我偷得王母仙桃百顆，仙衣一套，與夫人穿着。

——西遊記第三劇第一折

這裏的孫行者便儼然是魔王拉瓦那 (Ravana) 的轉變了；從隋唐間無名氏的補江總白猿傳起，到宋人話本陳從善梅嶺失妻止，白猿便總是

反串着魔王拉瓦那的。白猿傳所敘的白猿盜去歐陽紇妻，陳從善話本所敘的申公盜去張如春，都和孫行者盜去金鼎國王女，魔王拉瓦那盜去拉馬之妻賽泰（Sita）相類。大約拉馬耶那的故事傳述到中國的時候，助人者的猴子和盜妻者的魔王便混淆在一處而成爲一人的了。梅嶺失妻記話本云：

且說那梅嶺之北，有一洞，名曰申陽洞；洞中有一怪，號曰白申公，乃猢猻精也。弟兄三人，一個是通天大聖，一個是彌天大聖，一個是齊天大聖，小妹便是泗州聖母。這齊天大聖，神通廣大，變化多端，能降各洞山魃，管領諸山猛獸，與妖作法，攝偷可意佳人，嘯月吟風，醉飲非凡美酒。與天地齊休，

日月同長。

他還能使山神，幻化山店。後來的孫行者，白申公，或白猿的影子是免不了的；吳昌齡還說他偷盜金鼎國王女爲妻。西遊記小說，却把這重要的情節刪去了，只是着力的寫鬧天宮的事；小說裏的孫行者遂與白猿相離得較遠了。

鬧天宮的來歷，於華光天王的故事，二郎神的故事，鬼子母揭鉢的故事，大約都有所取材的吧。

吳承恩以孫行者功成行滿時，被封爲戰鬪勝佛，這頗附會得可笑；戰鬥勝佛見於佛名經，如何會是齊天大聖的封號。這可見吳氏的佛教知識實在是不很淵博，他祇是望文生義的附會着。

第二部分所敘的唐太宗入冥的故事，其來歷也是極早的；在敦煌發見的寫本中，有殘本的唐太宗入冥記在着，所敘，和西遊記差不多。吳昌齡西遊記雜劇並無太宗入冥事。而永樂大典本西遊記既敘及魏徵斬龍，則其後之緊接的敘到太宗入冥是當然的事。這樣，『唐太宗入冥記』之加入西遊記，也當是元代時候的所爲了。這故事在西遊記中並不重要；但到了後來地方戲裏，劉全進瓜等節目便很爲聽衆所歡迎的了。

在內閣文庫的破書堆裏，新近由北平圖書館的清理而發現了不少被遺忘了的怪書；在其中，有一部冥司語錄，是元明間的刊本，敘述魏文帝曹丕身入冥間與冥司相問答的事，佛教徒是如何的善於利用帝

王的故事以宣傳其教義！太宗入冥的被宣傳，當亦其同流。

第三部分是西遊記的主幹，篇幅最長，內容最繁蹟，如果仔細的考查其來歷，其結果，或不止成爲一巨冊。孫行者鬧天宮的故事，只有七回；唐太宗入冥的故事，只有四回；從第十三回以後，便都是『西遊』的正文了。所謂八十一難，除首四難外，其餘都是西遊途程中的經歷。但所謂八十一難云云，也祇是誇誕之辭；實際上並沒有八十一則的故事；有好幾個難都只是一個故事自身的變幻。

且看從第五難以下的七十七個難的內容：

- (一) 出城逢虎，折從落坑的第五，六難是一件事；
- (二) 雙叉嶺上的第七難是一件事（伯欽留僧）；

- (三) 兩界山頭的第八難是一件事（收孫行者）；
- (四) 陡澗換馬的第九難是一件事（收龍馬）；
- (五) 夜被火燒，失却袈裟的第十，十一難是一件事（黑風山）；
- (六) 收降八戒的第十二難是一件事；
- (七) 黃風怪阻，請求靈吉的第十三，十四難是一件事；
- (八) 流沙難渡，收得沙僧的第十五，十六難是一件事；
- (九) 四聖顯化的第十七難是一件事（試禪心）；
- (一〇) 五莊觀中，難活人參的第十八，十九難是一件事；
- (一一) 貶退心猿的第二十難是一件事（屍魔）；
- (一二) 黑松林失敗，寶象國稍書，金鑾殿變虎的第二一，二二，

二三難是一件事（黃袍怪）；

（二三）平頂山逢魔，蓮花洞高懸的第二四，二五難是一件事（金

角大王，銀角大王）；

（二四）鳥鷄國救主的第二六難是一件事（青毛獅）；

（二五）被魔化身，號山逢怪，風攝聖僧，心猿遭害，請聖降妖的

第二七——三一難，是一件事（紅孩兒）；

（二六）黑河沈沒的第三二難是一件事（鼉精）；

（二七）搬運車遲，大賭輸贏，祛道興僧的第三三——三五難是一件

事（虎力大仙等）；

（二八）路逢大水，身落天河，魚籃現身的第三六——三八難是一件



事(金魚精)；

(一九)金嶼山遇怪，普天神難伏，問佛根源的第三九—四一難是  
一件事(老君青牛)；

(二〇)喫水遭毒，西梁國留婚的第四二，四三難是一件事(女人  
國)；

(二一)琵琶洞受苦的第四四難是一件事(蝎子精)；

(二二)再貶心猿，難辨獼猴的第四五—四六難是一件事(獼猴)；

(二三)路阻火焰山，求取芭蕉扇，收伏魔王的第四七—四九難是  
一件事(火焰山)；

(二四)賓城掃塔，取寶救僧的五〇—五一難是一件事(九頭鳥)；

(二五) 棘林吟咏的第五二難是一件事(荆棘嶺)；

(二六) 小雷音遇難，諸天神遭困的第五三—五四難是一件事(黃

眉童兒)；

(二七) 稀柿洞移阻的第五五難是一件事；

(二八) 朱紫國行醫，拯救疲癯，降妖取后的第五六—五八難是一

件事(金毛狽)；

(二九) 七情迷沒的第五九難是一件事(蜘蛛精)；

(三〇) 多言遭傷，路阻獅駝，怪分三色，城裏遇災，請佛收魔的

第六〇—六四難是一件事(獅象，大鵬)；

(三一) 比丘救子，辨認真邪的第六五，六六難是一件事(壽星之

鹿與白而狐狸)；

(三二)松林救怪，僧房臥病，無底洞遭困的第六七——六九難是一

件事(耗子精)；

(三三)滅法國難行的第七〇難是一件事；

(三四)隱霧山遇魔的第七一難是一件事(豹子精)；

(三五)風仙郎求雨的第七二難是一件事；

(三六)失落兵器，會慶釘鈹，竹節山遭難的第七三——七五難是一

件事(黃獅精與九頭獅子)；

(三七)羣英洞受苦，趕捉犀牛第七六，七七難是一件事(犀牛

怪)；

(三八) 天竺拾婚的第七八難是一件事(玉兔)；

(三九) 銅台府監禁的第七九難是一件事(寇洪)；

(四〇) 凌雲渡脫胎的第八〇難是一件事；

(四一) 通天河老鼃作祟的最後一難是一件事。

雖說是八十一個難，却只有四十一個故事；這四十一個故事便構成五色迷人的一部西行歷險圖；其中亦有情節相雷同的。但大體上都變化得很有趣。亦且富于談諧；魔王皆通人情，隨事隨時發雋語，其真價殆尤在於此種插科打諢處。

唐三藏取經詩話所記玄奘西行的歷險，精采固遠不如吳氏書；其所記歷險也殊少驚心動魄的力量；除殘佚者外，今存的節目是：

行程遇猴行者處第二

入大梵天王處第三

入香山寺第四

過獅子林及樹人國第五

過長坑大蛇嶺處第六

入九龍池處第七

「遇深沙神處第八」〔此則原缺一頁標題失去〕入鬼子母國處第九

經過女人國處第十

入王母池之處第十一

入沉香國處第十二

入波羅國處第十三

入優鉢羅國處第十四

天竺國度海之處第十五

轉至香林寺受心經第十六 到陝西王，長者妻殺兒處第十三（三

應作七）和吳氏書異同處極多；不僅吳承恩未及見此書，即永樂大典

本西遊記的作者恐怕所依據的，也未必便是此本。

吳昌齡的雜劇，便和吳氏書漸漸相近了；西遊劇凡六卷，第一卷敘玄奘身世；第二卷敘玄奘動身西行，寫得異常的鄭重；木叉售馬一折，和吳氏小說收伏龍馬事同；華光署保一折，則爲吳氏小說所無。第三卷的上半敘的是

神佛降孫 收孫演咒

可以說『孫行者卷』，但其下半卷則入雜事。在『行者除妖』一折裏寫的是

(一)收沙和尚 (二)滅黃風山銀額將軍

其『鬼母皈依』一則，則敘紅孩兒事；此皆吳氏小說所有，惟鬼母揭鉢事，則小說所無；蓋小說以紅孩兒爲鐵扇公主，牛魔王子，故遂不

及鬼母事。其第四卷則爲『豬八戒卷』，全敘八戒事；其出現的所在名裴山莊，不名高老莊。以二郎神爲收伏八戒者，亦與小說略異。第五卷所敘述的是

(一) 過女人國

(二) 過火焰山遇鐵扇公主

其第六卷第一折所敘『貧婆心印』一折，全是禪語，亦爲小說所無。第二折卽入參佛取經事；孫行者，沙和尚，豬八戒卽在西天圓寂，不回東土，此與小說大異。送唐三藏東歸（第三折）者別爲佛座下弟子成基等四人。最後的一折，三藏朝元則和小說略同。

吳氏此劇，爲戲台的習慣所限制，故所寫的故事最少；不僅不及吳承恩的小說十之一二；亦且不如詩話的變化多端。

劇中第一卷陳光蕊的故事，是吳氏所獨有的；在他之前，『西遊』一故事中未見有此者。焚香室叢鈔卷十七引宋，周密齊東野語所述某郡倅江行遇盜，其子爲僧報仇事，以爲西遊演義述玄奘事，似本此。但徐渭南詞彙錄所載宋·元戲文名目中，已有

陳光蕊江流和尚

戲文一本，則宋元間陳光蕊事的流傳，似本甚盛。吳昌齡殆以其爲世俗所熟知，故採入劇中歟？明人傳奇，亦有江流記一本，惜不傳。



## 民間故事的巧合與轉變

相同的神話，故事與傳說，每在各地流行着。譬如印度有一則故事，在歐洲也有着；歐洲中世紀的傳說，在波斯也流行着；中國的一段神話，在西伯利亞也被人發見。在十九世紀以前，極少人注意到這件事實。自比較神話家出來，取了各地相同的傳說，神話，故事而加以比較的研究之後，乃發見他們是如此的相同，竟難使人不相信他們不是同出於一源的。因此他們便提倡着『故事的阿利安來源說』。換言之，即說一切歐洲的神話與傳說，其源皆出印度，或出於阿利安

族未分家之前。後來，專門研究民間故事的人，便根據了這種的理論，用精細的考察手段，去證明歐洲中世紀的許多傳說、寓言、故事，皆係從印度的來源轉變而來。W. A. Clouston 的兩大冊的『Popular Tales and Fictions』，便是這個研究的集大成者。『轉變』說在歐洲至少風行半個世紀，甚至影響到中小學的教科書裏。

然而這個學說果有根深柢固、顛扑不破的理論麼？沒有的！他們的理論真是站在十分脆弱的基礎上的，是經不起打擊的。自從最近半世紀，對於人類與史前文化及生活，以及野蠻人的生活與文化研究大為發達之後，一切學問幾乎都換了一副眼光。人類學家便運用了他們尖的兵器，向比較神話學者進攻。自人類學派的巨子 A. Lang 和比較

神話學派的巨子 Max Müller 打了幾次筆仗之後，Müller 幾乎無以自圓其說。因此似乎摧斷了神話與故事比較研究的 Müller 派從此便失去了他們的信仰，一蹶不復再振。開口閉口『阿利安來源』的笨話，再也無人提過。試想，今有一個故事，流行於歐洲，也流行於美洲土人之間，那還會是一個轉變麼？當然是決不可能的。

如今，正是人類學派的故事與神話研究者的專斷時代。他們說的很好：自古隔絕不通的地域，却會發生相同的神話與故事者，其原因乃在於人類同一文化階級之中者，每能發生出同一的神話與傳說。正如他們之能產出同一的石斧石刀一般。而文明社會之所以尚有與野蠻民族相同的故事與神話，却是祖先的野蠻時代的遺留物，未隨時代的

逝去而俱逝者。

他們的話，完全不錯，但是有一點，我們要明白：神話與故事往往有很顯著的線索可證明其爲同出一源，或係由某一源轉變而來者。

所以轉變說並不是什麼完全無根據的理論。所以 F. A. Macculloch 的 *The Childhood of Fiction* 便很公允並採了變遷說與人類學家的必然的巧合說。

以上不過是一個引子。本文的目的却要使大家依據了兩個理論去猜一兩個謎。底下有兩個故事，或一對的謎，請大家猜猜看，這兩對的故事或謎，究竟是巧合呢，還是轉變？

第一個謎是所羅門與包拯。所羅門是古猶太的一位最敏明能斷案的王；包拯是中國宋代最精細的法官。關於所羅門的是這樣的一個故事：——

有一天，所羅門遇到一件不易解決的案件。有兩個婦人同居在一處，他們各有一個幼子。某一晚，甲婦不小心壓死了她的兒子。第二天起來，她却爭奪着乙婦的活孩子以爲是她的。乙婦當然不肯讓與。二人便扭控到所羅門那裏去。所羅門想了一會，便想出一個計來。他命武士取了一柄刀來，說道：『將孩子中剖爲二，每個婦人各取一半去。』甲婦聞判默默不言。乙婦却大哭起來，自己聲明敗訴，情願將活孩整個的送給甲婦。所羅門至此乃

判明活孩是乙婦的，而治甲婦以誣控之罪。

關於包拯是這樣的一個故事：——

有一天，包拯正坐在開封府的堂上。有兩個歷審未能判決其是非的婦人又來控訴了，她們中一個是妾，一個是婦。妾生了一子，自幼被大婦抱去撫養。到了丈夫死後，大婦却霸占着財產與兒子，欲逐妾出門。妾自然不服而去控告。但大婦却賄了鄰居與收生婆，命他們證明這個兒子是她自己生的。這案件到了包拯的手中，他立刻設了一計。他命人在地上用灰畫了一個欄圈，將孩子立於圈中。他命令兩個婦人道：『誰能將孩子奪出圈外者即為真正的孩子的母親。』她們用力的奪。孩子哭了，要受傷了。妾

心裏不忍，只好放了手；哭道：『送給她了吧，不要害苦了我的孩子！』包拯立即認出了真的母親來，便將這孩子判歸了妾，而罪於大婦及那些僞證人。（此事見於元曲灰闌記，却不在七十二件無頭案或包公案裏）。

大家看，這兩個故事不太相同了麼？中國的故事：與古猶太的故事的相同，究竟是巧合呢？還是轉變？

\* \* \*

第二個謎是真友誼與殺狗勸夫。真友誼的故事，見於歐洲中世紀的有名故事集羅馬人的行蹟（*Gesta Romanorum*）中。殺狗勸夫的故事，則初見有元人蕭德祥的楊氏女殺狗勸夫雜劇中，再見於明初人徐

仲由的殺狗記傳奇中。蕭徐二氏所述的本事，大致相同。先述真友誼的故事：——

某王有一個獨子，甚爲鍾愛。這位太子意欲旅行各地，得了他父親允許之後便動身了。七年之後，他歸來了。他父親問他這七年之中有結識什麼朋友沒有。兒子說道：『有三個，第一個我愛他過於愛自己，第二個我愛他和自己一樣，第三個我不大愛他，或不當他什麼密友看待。』

他父親答道：『但在你需要他們的幫助之前，最好先去試試他們。你去殺一隻豬，將牠放進布袋中。在黑夜裏到你所最愛的那位朋友家去，對他說，我不幸誤殺了一個人。如果這屍身被人



發見，我便將被處極刑。你懇求他，如果他愛你，便要在這次危難中幫助你。」兒子照他的話辦去。那位朋友却答道：『你殺了人，自然要償命。但因為你是我的朋友，我將送你一二丈布疋，以包裹你的屍身。』

少年很不高興的又到第二個朋友那裏去求助。他像第一個朋友似的對待他，說道：『你以為我瘋了，要讓我自己去冒這個危險麼？不過，我會當你是我的朋友，所以我要伴送你到十字架去，沿途竭力的安慰你。』

太子不高興聽下去，便到第三個朋友那裏對他說道：『我不幸誤殺了一個人了！』那位朋友答道：『我的朋友，我將以自己的

生命來保護你。如果你真死在十字架上，則我必爲你而死，或者和你同死。』於是經此一試，真的朋友被他發見了。

關於殺狗勸夫的故事是這樣的：——

孫大有一個兄弟，名叫孫二，孫大富而孫二窮。孫大不肯容他兄弟入門。他自己另外有兩個好朋友在着。這兩友天天引他喝酒閒遊，吃他的，喝他的。他唯他們的話是聽。孫二受了不少的磨折。孫大的妻楊氏看不過，便設了一計，買了一隻黑狗殺了，裝入一只麻袋中，假裝是人屍去嚇他酒醉的丈夫。他果然害怕起來，向他兩位朋友求計，要幫同滅屍，他們却同口一聲的拒絕着。他又去求他的兄弟孫二，孫二却毫不遲疑的答應了他，二人

共同埋了此屍。自此，孫大與孫二和好如初，孫大不再理會他的兩位好友。二人因此懷恨，去告孫大殺人滅屍。官吏去掘屍時，原來却是一隻狗屍。於是二人乃被責。

這兩個故事，又不是十分的相同麼？中國中世紀的故事與歐洲中世紀的故事的相同，究竟是巧合呢？還是轉變？

大家將怎樣來解答此謎呢？

下  
卷

讀書雜記

## 螺殼中之女郎

螺是田間河旁叢生的小動物；常見有許多人立在小河中用小網來摸取螺螄，拿去販賣，以此爲生。然卻有一部分人絕對的不吃螺螄，那就是吃觀音齋的人及相信螺是觀音菩薩的頭髻所化的傳說的人。這種傳說，由於見螺的形狀，甚似女子之髻而起。下面的一個傳說，卻又以爲螺會幻化爲少女。

有一個農夫，家中甚貧苦，娶不起親；一個人耕種了田，還要回家自己燒飯吃。某天，他歸來時，卻見鍋中的飯已經燒好了。他非常的詫異，不知是誰來幫助他的。接連的三四天都是如此。於是他立意

要窺探這事的究竟。一日，放下了田工而潛藏在屋的左近。到了炊煙起時，向廚間一張望，原來卻是一個美麗的少女在執炊。約在正午飯熟時，這個少女卻退到水缸旁不見了。他到了缸旁一看，只見有一個大田螺在那裏。他是很狡猾的人，便於第二天乘女郎正在執炊時，掩進屋裏，而把田螺殼藏去了。女郎大驚，退身無所，只得做了他的妻。幾年之後，生了一個孩子。再幾年之後，這孩子也會幫他父親耕種田地了。他父親於高興時歌道：『田螺娘，田螺娘，田螺生兒會種田！』孩子回去告訴了母親，她便迫丈夫把田螺殼取出來看看。丈夫只得取了出來。她把螺殼擲入水缸中，自己也隨之而跳入。因此，便永遠的不再出現了。

這個故事流傳於浙江永嘉一帶。偶閱搜神後記（卷五），敘侯官人謝端事，與此絕相類。不過結果略異。言端於發見女後，女便說明自己是天漢中白水素女。天帝哀端少孤恭慎自守，故使她權為守舍，十年之中，使端居富得婦。她形已見，不宜復留。端請留，終不肯。當時天忽風雨，翕然而去。後端果稍富，且仕至令長。述異記（卷上）亦記此事，主人翁亦名謝端，惟其事頗不同：『晉安郡有一書生謝端為性介潔，不染聲色。嘗於海岸觀濤，得一大螺，大如一石米斛。割之，中有美女，曰：「予天漢中白水素女，天帝矜卿純正，令為君作婦。」端以為妖，呵責遣之。女嘆息升雲而去。』

這三個故事顯然是同源的，是由一個故事而蜕化的許多民間故事

都是民衆的口傳的文學，但亦有由書籍中重述的（那是由讀書人講給他們聽的），如上面螺之民間故事，似當爲搜神續記那一則故事的重述。



## 中山狼故事之變異

中山狼的故事，有馬中錫的中山狼傳，康海的中山狼雜劇，王九思的中山狼院本；但印度、高麗各處也有與此大同小異的民間傳說。這是屬於忘恩之獸的一系的傳說。大概忘恩的獸，不是狼必是虎之類的猛鷲動物，施恩的必是一個慈善的人；先是，人把在困阨中的猛獸放了，然後牠卻負恩要想把人吃了。於是人只得求牠先向三個人或物去評評理，如果他們說他可以被牠吃，他便死而無怨。不料遇到兩個物，卻都是說獸可以吃了人。最後，遇到一個有智慧的人或物，設了一個計，纔把人救了，而使那個忘恩之獸受到了應受之罪罰。這個故

事的程序，不外如此，不過故事中的人物略有不同而已。今將所知各地流傳的這個故事的大要，列表於下：

故事來源	施恩的人	忘恩的獸	獸所遇之困難	初次遇見之 二或三物	最後遇見 之人或物
中山狼傳及 中山狼雜劇	東郭先生	狼	趙簡子打獵	牛，杏樹	杖藜老子
中山狼院本	東郭先生	狼	趙簡子打獵	牛，杏樹	土地神
列那狐的 歷史(文基 譯本)	人	蛇	落於網中	烏鴉，熊與 狼	狐
Steele的潘 約的故事	婆羅門	虎	落於陷阱中	水牛 Pipae 樹，	豺兒
西伯利亞故 事	Kirghiz	蛇	鶴的捉食	牛，榆樹	狐
高麗的神 仙故事 (Griffith)	和尚	虎	落於陷阱中	大樹，石神	青蛙
Asbjørnsen and Moe的 挪威民間故事		龍	被壓於大石 下	狗，馬	狐

在以上所述的之外，我還見一篇南斯拉夫的故事，亦與此同類，因為記不清楚了，原文又一時尋不到，姑不列在此表內。其實各地所傳與此同類的故事想必更有不少，獨惜耳目未周，不能作更詳備的搜羅耳。

就上面的七則看來，我們已可見他們的故事是如何的可驚異的類同；不必說施恩的人與忘恩的獸是差不多相同，即所遇之物，亦於七則之中，四則有牛，五則有樹，如非同出一源，必無如是之相巧（其中高麗的傳說一則，情節略異，係殺大樹與石神皆勸導虎不要吃人，與其他六則他們之允虎狼或蛇之吃人者不同）。於此，我們更可以看出因了地方之不同，而他們是如何的變異。

把中國各地傳說依同樣的方法去研究其根源與變異，那不也是一件很偉大很有趣的工作麼？

## 魯智深的家庭

水滸傳作者所着意描寫的人物，不過林冲、魯達（即智深）、武松、李逵數人而已；除了這幾個虎虎有生氣的英雄外，他若晁蓋、宋江、吳用、盧俊義諸大頭領卻都寫得不大動人。

自第二回魯提轄拳打鎮關西起，至他成了和尚，大鬧五台山，大鬧桃花邨，火燒瓦官寺，大鬧野猪林，以至『單打二龍山』凡七回有半，都是寫他的事，且是很用力的寫。然在這些地方，卻絕不提魯達的家庭，似乎他乃是一個無牽無掛的獨身英雄，父母已雙亡了，無兄弟，也無戚串，不像宋江要時時回家去看望父親，也不像林冲那樣

的因美妻得禍，揚雄那樣的因殺妻亡命，武松那樣的要殺嫂爲兄復仇，李逵那樣的要去接他母親出來。

不過這是在水滸傳上的魯達；在雜劇上他卻並不如此。雜劇十段錦壬集，豹子和尙自還俗一劇，卽寫他的家庭人物很詳細。他有妻，有子，有年老的母親；其家庭較之林冲、揚雄、李逵諸人的還更複雜呢！那時，水滸的故事，還沒有成爲現在的固定的式樣；那時，雄視一切而足以消滅那許多附庸的歧異的故事，如太陽之照射於朝露似的水滸傳還沒有出來，所以雜劇家不妨每個人任意的寫他的所要寫的英雄，任意的寫他的所創造的故事；他愛怎麼創造，便可怎麼創造，他愛怎麼描寫，便可怎麼描寫，不像後來作家之有一部水滸傳橫梗在心

上也。

且說豹子和尚自還俗中的魯達，曾因擅自殺害了平人婦女，被宋江打了四十大棍，而負氣至清靜寺仍舊爲僧。宋江累次使人去請他回山，他都不肯。後來，他叫李逵去請，叫他的妻和子去請，魯達只是不來。最後，請了他母親下山去勸他，他也不聽。吳用設計使婁羅扮作討債人去打他母親，魯達因此大怒，跑去幫他母親打他們，宋江等卻恰好上來看見，扯住他的手道：『兄弟跟俺回山寨去來！今番破了戒行，修不成了。』魯達無言可答，只好跟了他們上山。

在這裏的魯達，一心只想修行，以爲修行比做强盜好，決不是後來水滸傳上之大英雄的花和尚之面目也。





## 武松與其妻賈氏

中國的大英雄都是婦人憎厭者；不貪女色，或不近女色，乃是英雄之所以爲英雄的一個特點。一講到戀愛，便不算英雄。如矮脚虎之娶一丈青，尉遲恭之娶黑白二夫人，寫得多末可笑而鄙下。若楊宗保之臨陣招親，卻非被斬不可了。在後來的彭公案諸書中，有所謂『鐵罩衫』之武功者，因其爲童男，乃可以禦刀槍，童身一破，便不能復有這種功力了。這乃是中國式的英雄！武松如此，石秀如此，魯達如此，李逵亦如此，若項羽之戀虞姬卻是不常有的事。

『男女情長，英雄氣短。』

這便是說男女英雄不可得而兼之也。這種情形正與歐洲大異。我們看歐洲中世紀的英雄，卻無不以服役於婦女爲無上的光榮。比武之場，無不有美婦貴女親臨，許多英雄都是爲他的情人的緣故而獻身，而專意的去戰爭；刀光劍影之間，每雜有脂香粉黛之氣。所謂中古傳奇，其構成之元素，大部分乃不外『戀愛』與『戰爭』也。這是如何的浪漫而美麗呢！

曾有許多朋友對於中國英雄之鄙夷戀愛，頗致訾議，尤其對於蓋世英雄之花和尚和武行者之獨身以終，深爲憤慨不平。然在水滸傳上雖是如此，在豹子和和尚自還俗雜劇中，卻寫着花和尚原是有妻有子的，在義俠記傳奇裏，武行者也原有一個妻賈氏，初雖離散，後卻終

於結合。是此二人皆不以獨身終也。

武松幼時曾聘賈氏女爲妻，因父母雙亡，四處漂泊，尙未結婚。後來他過景陽岡打死了虎，遂至陽穀縣與他哥哥武大相見。他的嫂嫂潘金蓮戀着西門慶，毒殺了武大（這個故事，曾引起一部大著作金瓶梅）。武松與他哥哥復仇，殺死了金蓮與西門慶，被刺配到孟州。同時，賈氏和母出來尋找武松，卻在一個菴中住下了。武松在青州，打死了蔣門神，逃到梁山泊。恰好朝廷招安之旨下來，諸英雄都得了官職。武松乃與賈氏相見，由宋江等作主而結了婚。

這段故事雖不能說是有浪漫的戀愛意味，卻頗足以打破水滸傳作者把他的大英雄都成爲獨身漢的頑固見解。至於真實的浪漫的英雄的

戀愛故事，則在中國尙有待於創造。

## 西遊記雜劇

元人雜劇，每以四折爲度，間亦有長至五折者。惟西廂記有五折，凡二十折，這幾乎在元劇中是一個例外，然而就近來發現而重印的西遊記雜劇而觀之，則西廂五劇相連的體裁，也並不足怪。西遊記不僅五劇，且有六劇相連合呢。錄鬼簿中，註明『次本』的亦不少。如李文蔚的謝安東山高臥之下，註明『趙公輔次本』，武漢臣的虎牢關三戰呂布，註明『鄭德輝次本』。又，古今新劇所錄的尙仲賢的尉遲恭三奪槊，與元曲選中的尉遲恭追鞭奪槊完全不同，且兩劇所敘事實係互相啣接的。我頗疑其爲一劇而分爲二本者。此可見元劇之合二

卷、四卷、六卷爲一長劇者，雖不是必然的結構，卻也並不是罕見的例外。

西遊記雖劇爲吳昌齡所作。結構很弘偉，而敍狀則沒有王實甫西廂記那末樣的細膩深入。西遊記人物太多，歷險亦多，故時時有匆匆率率的寫過之弊；不似西廂之以崔張爲中心，情節簡單，易於描寫盡致。

西遊記之分爲六卷，頗有一個很整齊的劃界在着；當係作者着手寫作時，原是這樣的經營着的。

第一卷寫『之官逢盜，逼母棄兒，江流認親，擒賊雪仇』等事，是開場的一段，未入西遊的正文。

第二卷寫『詔饒西行，村姑演說，木叉售馬，華光署保』等事。作者盡力鋪張玄奘起程時行色的壯偉，以及諸神的決定盡力衛護。

第三卷寫『神佛降孫，收孫演咒，行者除妖，鬼母皈依』等事，完全是孫行者的故事，此卷可名為『孫行者卷』。

第四卷寫『妖猪幻惑，海棠傳耗，導女還裴，細犬禽猪』等事。完全是猪八戒的故事，故此卷亦可名為『猪八戒卷』。

第五卷寫『女王逼配，迷路問仙，鐵扇兇威，水部滅火』等事。作者很着力於寫女人國王及鐵扇公主的阻撓西遊。這兩件乃是西遊歷程中最可注目的大事。

第六卷寫『窮婆心印，參佛取經，送歸東土，三藏朝元』等事。

在這卷裏，孫行者們被留在佛土，而玄奘則另由神道們送歸。

此劇所述的事實與後來的小說（楊、吳二氏的）頗不相同，然已建立了他們的骨幹，較之宋人的取經詩話則已高明得不少了。

此劇中的好幾折，曾被選入於納書楹中。我們雖然疑心這些零折與吳昌齡的此劇有些關係，卻未能即決定其爲吳劇中的文字。今則此劇出版，已證明我們的猜忖是不錯的。大約在納書楹編者葉堂的時候，此劇尙是很容易得到的。

葉堂所說的『俗增』的一折西遊，考之此劇亦未之有；則此劇在當時演唱時，必曾爲伶人們所增刪過。



## 叢書書目彙編

上海醫學書局在去年出版了一部叢書書目彙編。此書爲武進沈乾一所編，在此書沒有出版之前，我們以爲此書一定是和李之鼎的叢書舉要大異其面目的；不料出版之後購來一閱，其內容卻與叢書舉要毫無差別，他們同是叢書的目錄，不過李編是依叢書性質排列的，沈編的卻是依叢書首字的筆畫多寡排列的而已。沈編的內容，當然要比李編增多些，但有些地方却反比李編的脫漏些，差誤些；大約是編者過於草率之故。茲略舉其疏謬之大者於下：第一，誤收許多並非叢書的書在內。這個誤收的例，差不多觸目皆是。例如（甲），每書有正續

集，或甲乙數集。或前後別外數集者，沈氏則皆當他們爲一叢書而收之。若李日華的六研齋筆記，徐遵符的六壬心鏡要，丁福保的說文解字詁林，以及纂圖類要、事林廣記等皆是。(乙)，原書本係打成一片的著作，不過內容係有關於數書的考訂校勘等等的而已，沈氏則亦皆誤入之叢書目內。若范爾梅的讀書小記，王念孫的讀書雜誌等皆是。

(丙)，原書係選本，沈氏則亦往往以其爲叢書而誤收之。若顏嗣立的元詩選，蔣光煦的宋詩鈔補等皆是。(丁)，官書局所刻書，本無叢書之目，故李編列於附錄之中；沈編則皆列於正文之中。沈氏致誤之由，大約是由於不十分明瞭叢書性質之故。如此濫收，怪不得要比李氏多出數百種。第二，脫漏了叢書中一部分的書目，例如郝氏遺書

中漏列了郝懿行的晉宋書故，宋書食貨志補，王照圓的夢書、列仙傳注之類。最荒唐的是粵雅堂叢書原有三十集，李氏書目亦全列三十集之目，沈編的却只列了二十集，而脫漏了其餘的十集。第三，沈編爲了節省篇幅計，每將叢書中各書的著者姓名，節去不錄。例如元曲選每劇下本有著者姓名，汲古閣的六十種曲，每『曲』之下也經李氏附註著者姓名過，沈編的却一概刪去了，此三者乃是沈編的最大的疏謬，其他文字的錯誤，卻是很小的事，不值得在此提起。但沈編的較李編的也有二個長處：其一，沈編的篇幅很省，只訂四本，易於檢查，不似李編的訂四十本，查起來很麻煩；其二，沈編的多了一部分『索引』，便利閱者不淺。但此二點也都仍有可議處。一，全書共六百

面，如用洋紙，雙面印，只要一冊便夠了，豈不更使於閱者？二，全書是依筆劃排列的，『索引』也是依筆劃排列的，這部『索引』真未免有些疊架堆床，無所用之。平心而論，像沈氏這樣性質的書，似不必單行出版，只要編一部『叢書舉要補遺』及『索引』便夠了。如此，豈不省了許多印刷力麼？我們所希望的叢書書目彙編，不是這樣的因陋就簡，僅僅的將依分類排列的改爲依筆劃排列的而已爲滿足。前三年，高振漢君曾編了一部叢書書目易檢（？）只可惜他自己沒有力量出版。其方法是將叢書中的各書，依作者姓名的筆劃多寡排列起來。如此，我們欲查某書在於某種叢書中，或有幾種版本，便覺得非常容易。這正是我們所需要的一部叢書書目彙編。可惜高君的書至今未見

印行。頗希望高君或有志於著此書的人，將叢書收羅完備，分爲書名索引、著者索引等等，並於見收於幾種叢書的各書之下註明那種叢書所收的最完備，或那幾種本子有何不同，這當然是不很容易的工作，然其『有惠於後學』却要比因陋就簡的『沈編』勝過千百倍了。



## 書目長編

關於書目的書目，前幾年只有李之鼎、周貞亮的書目舉要，很可憐的，不過是薄薄的一本。我們看 British Museum 或 Bibliothèque National 所有的『書目的書目』都各有三四個巨冊，真未免有些慚愧。近來做這個工作的人不少，但都不見有成書。去年，北平的邵瑞彭君，有書目長編的出版。初聞這個書名，我們都很高興，頗想立刻能夠讀到牠。等得由郵差遞到我手中時，却仍是那末薄薄的，不過由一冊而變爲兩冊而已。共有一千三百餘條，較李氏的舉要，已增加了不少。但仍不免有許多遺漏。邵氏的序說：『茲編之成，其文蓋遠

紹七錄簿錄類，其意則竊比謝氏小學考。』我們初見『長編』二字時，也是這樣的想望着，結果却仍是極簡率的一條條的書目，絕不是什麼小學考一類的著作。

進一步去看牠的內容，他們將書目分爲四大類：（一）貯藏類，又分爲公藏私藏二類；（二）史乘類，又分爲正史、備采、通載等五類；（三）徵存類，又分爲門類、徵闕、徵引、箸刊、版片、經眼、勸學等九類；（四）評論類，又分爲流略、掌故二類。其強立名目，瑣碎無當之處，頗使人有不及李氏舉要的簡要之感。最可笑的是史乘類中的『備采』，『凡備正史之采用者屬之』；國史經籍志（焦竑）千頃堂書目（黃虞稷）原來是『備正史之采用』的！『通載』『凡備列古今者屬



之。』天下古今書目以及通志的藝文略、文獻通考的經籍考，果然是『備列古今』的；漢書藝文志、隋書經籍志難道便不是所謂『備列古今』的麼？徵存類的門類一門，也殊無謂。古今圖書集成中的經籍典一部分，乃被拆分得『七零八落』，竟分列爲六十五條，這是什麼意思？評論類的『流略』門，竟列入古今僞書考、圖書館學、世界圖書分類法；而『掌故』門竟列入兒童圖書館之研究、圖書館指南、以及圖書館管理法、圖書館學季刊。這又是什麼意思？『書目的書目』一類的書，原自有其範圍，殊可以不必濫入『圖書館管理法』一類的書以擴充自己的篇幅的。又，許多『論書籍的書籍』，如書林清話，以及其他論文，如清代私家藏書概要之類，都不應該列入其中；所謂『書

『目的書目』只是『書目』的『書目』而已！如必不忍對於這一類的書割愛，也有『附錄』在。希望將來編者將此書再版時，至少須先看看幾本靠得住點的『圖書分類法』。其他小疵，都可以不必提及。

## 嘉靖本三國志演義的發見

中國小說史的研究，將因數年來佚著的陸續發見而大異其面目。關於三國志演義一部分，我們所得者爲尤多。我們既得到了元刊本的三國志平話，知道了三國志這部小說在羅貫中之前是如何的樣子，我們又得到了萬歷間的幾種三國志通俗演義刊本，又得到了李卓吾的評本，李笠翁的評本；這許多的本子，都與毛宗崗的第一才子書不同。於是我們知道毛氏所謂『古本』『古本』者，原是他自己捏造的或想像的一個本子，實際上並無其物。最近我們又得到了嘉靖本的三國志通俗演義。這部書同時在蘇州某鄉發見了一部，在日本發見了一部。

不久以後，這部羅貫中著的三國志通俗演義，爲一切萬曆本，二本本的祖本者（除了毛本以外，當然的），也許便可與讀者相見了。這對於中國小說的研究者是如何偉大的一個消息呢。

在嘉靖以前，羅貫中著的三國志通俗演義似是沒有刻本的。這部嘉靖本卷首有弘治甲寅（公元一四九四）年庸愚子的序；他在這個序上說：

前代嘗以野史作爲評話，令聒者演說；其間言辭鄙謬，又失之於野。士君子多厭之。若東原、羅貫中以平陽、陳壽傳，考諸國史，自漢靈帝中平元年，終於晉太康元年之事，留心損益，目之曰三國志通俗演義。文不甚深，言不甚俗，事記其實，亦庶幾

乎也。蓋欲讀誦者人人得而知之。若詩所謂里巷歌謠之義也。書成，士君子之好事者爭相謄錄，以便觀覽。則三國之盛衰治亂，人物之出處臧否，一開卷千百載之事，豁然於心胸矣。其間亦未免一二過與不及。俯而就之，欲觀者有所進益焉。

全書凡二百四十節，並不分回，只分爲二十四卷。自祭天地桃園結義、劉玄德斬寇立功起，至羊祜病中薦杜預，王濬討取石頭城止。萬曆諸本以及二李本，回目分段皆同，惟分卷略有不同而已。在文字上，諸萬曆刻本也皆與這個本子無大差異（只除了李卓吾的一本，刻得太陋，多訛字奪句，又多刪節之處；李笠翁的一本，刻得頗精，於字句上亦多所潤改）。所以這部嘉靖本的羅氏三國志的第一個本子在

五百年後的今日發見，在考訂版本的人看來是極有意義的一件事，但就三國志通俗演義的本身研究上看來，却並沒有多大重要的關係的。

所以，這個發見，頗使我們爲之一驚，却不能使我們發生了很大的興趣。也許還不如三國志平話的發見之有更大的可注意的地方呢。

## 掛枝兒

偶從冷攤上得到了一部掛枝兒；這是一部掛枝兒曲調的選本，只有四十一首，却沒有一首不是極好的戀歌。既具民歌中特有的明白樸質的美，又蘊着似淺近而實深摯，似直捷而實曲折，似粗野而實綺賦的情調。且隨手舉出幾首於下：

### 寄書

捎書人出得門兒驟，叫丫鬪喚轉來，我少吩咐了話頭。你見他時，切莫說我因他瘦。現今他不好，說與他又添憂。若問起我身體也，只說災病從沒有。

## 噓妓

俏哥哥，我吩咐你再不要吃醉。今日裏緣何吃得醉如泥？陪你的想是個青樓妓。我且饒了你，你也要自三思。他若果有你的心腸也，怎捨得醉了你。

## 問咬

肩頭上現咬着牙齒印，你實說那個咬，我也不噓。省得我逐日間將你來盤問，咬的是你肉，疼的是我心。是那一家的冤家也，咬得你這般樣的狠。

掛枝兒並不是近代的產物，在明代便已盛行於時了。沈德符在顧曲雜言上說起過：



嘉隆間乃興鬧五更……銀絞絲之屬，自兩淮以至江南，漸與詞曲相遠。不過寫淫媠情態，略具抑揚而已。比年以來，又有打棗乾掛枝兒二曲，其腔調約略相似。則不問南北，不問男女，不問老幼良賤，人人習之，亦人人喜聽之。以至刊布成帙，舉世傳誦，沁人心腑。其譜不知從何來，真可駭歎。

在別一部雜記（據明代軼聞所引）上，又見到當時盛行『馮生掛枝兒樂府』的情形。所謂馮生，蓋即馮夢龍。則此種曲調，又似非民間的東西，而為馮氏的創作。但其中的情調却完全是民間的；大約馮氏即有所作，也必為規模民間流行的掛枝兒曲調而作的。——不僅規模牠的調子，且也惟真惟肖的規模着民間的情緒與其語調聲吻。我在別一

個地方，曾常常的說起過：純粹民間的曲子，一定是很粗鄙的，不能成辭的，例如敦煌所發見的唐末五代的嘆五更、十二時，近時所流傳的孟姜女皆是。必要到了當代的文人學士採用了這些民間歌曲而寫作新詞時，於是這些歌曲的黃金時代便來到了。他們有的是未曾除盡的民間的真樸的情調，又有的是遺辭造句，流轉如意的手腕，於是『二美俱』而名作以出了。所謂『馮生掛枝兒樂府』蓋即這種文學史上的黃金期產物之一，所以能夠這樣的『舉世傳誦，沁人心腑』。掛枝兒調子，聽說尚傳於世，但我沒有聽人唱過。全書當然不止四十一首。我很希望能夠得到一部全本。

## 榨牛奶的女郎

聰明人的故事和愚人所鬧的笑話，同樣的爲許多人所愛談，所愛聽。聽聰明人的故事，如啖哀家梨，其爽脆甜涼的味兒直沁人肺腑，久不易忘。聽愚人所鬧的笑話，則如目睹到一件可笑的事，稱心稱意的笑個痛快，也許避了人，獨居深念時，還要吃吃的笑個不已。關於愚人的故事，二十餘冊的巨大故事集一千零一夜（即天方夜談）裏，曾有不少節；即在中文選本，奚若譯的四冊的天方夜談裏，我們也還可以見到薙髮匠諸人的幾節絕妙的趣事，假如你在吃飯時讀到他們，我敢担保你一定要忍俊不禁噴飯滿案。印度的巨大故事集故事海中，

以及魔鬼的二十五故事，鸚鵡的七十二故事，五經書中，也都各有極可笑的愚蠢人的笑話在着。寫過二大冊的故事的遷徙與轉變的 W. A. Clouston 曾著有一小本的愚蠢人的書 (Book of Noodles)，收集了這一種的故事不少。

在許多愚蠢人所鬧的笑話趣事之中，有一個型式，差不多是普及於全個世界的；這一個型式，以伊索寓言中的榨牛奶的女郎爲一個最顯著的例子：

一個農人的女兒，從田間把一桶牛奶帶到屋裏去。她在走着的時候，心裏很高興的想道：『這一桶牛奶賣了出去，至少可以買回來三百個雞蛋。這些雞蛋，除掉不幸的損失。至少可以孵出二百

五十隻小雞。等到雞價高漲的時候，這些小雞就可以拿到市場上去賣。到了年底，我的額外的津貼，便可以購買一件新衣了。我穿了新衣，上聖誕節的宴會中去。那時候，所有的少年一定會向我求婚。我那時只把頭一別轉，一個個的拒絕他們。』這時候，她跟着把頭一別轉，那一桶的牛奶立刻傾在地上，她的幻想的計劃便告了終結。

在西凡提司的名作吉訶德先生裏，也曾說起過，吉訶德住在一個旅邸中，一心只想和一個巨人爭鬥，而奪回他心中所幻想的一位公主。他在朦朧的半醒半睡時，看見巨人的一張大臉，便挺起了一把劍，與他決戰。他一劍刺過去，正中了巨人的臉部，鮮血涔涔的滴下，他的勇

氣頓增百倍。正在這時，店主人爲他的喧聲所驚，執燈進房一看，只叫得一聲苦，原來他所刺中的却是主人掛在牆上、滿盛着酒的一個皮袋！少時，又會聽見過一個乞丐，拾到一個瓦罐，他便自己幻想着，由了這一個瓦罐，可以使他漸漸成了一個大富的人。又幻想他在那時，頤指氣使，不可一世。一日，他的妻少忤其意，他便伸手撻之。不料他打的却是這個瓦罐；瓦罐鏗的一聲應手而碎，他的幻想也隨之而去。

像這樣的一種故事，其骨子總是寫愚人以幻想爲真實，一旦忘其所以，便連他所得的最小的東西，卽他的幻想的起原物，也竟成了他幻想的犧牲。

在中國的筆記裏，還有兩則很可笑的這類的故事：（一）江盈科雪

濤小說：見卯求夜，莊周以爲早計。及觀恆人之情，更有早計於莊周者。一市人貧甚，朝不謀夕。一日偶拾得一雞卵，喜而告其妻曰：『我有家當矣。』妻問安在。持卵示之曰：『此是。然須十年，家當乃就。』因與妻計曰：『我持此卵，借隣人伏雞孵之。待彼雛成，就中取一雌者，歸而生卵，一月可得十五雞。兩年之內，雞又生雞，可得雞三百，堪易十金。以十金易五犗。犗復生犗，三年可得二十五牛。犗所生者又復生犗，三年可得百五十牛，堪易三百金矣。吾持此金舉責，三年間半千金可得也。就中以三之二市田宅，以三之一市僮僕，買小妻。我與爾優遊以終餘年，不亦快乎！』妻聞欲買小妻，怫然大

怒，以手擊雞卵碎之曰：『毋留禍種』。夫怒，撻其妻，仍質於官曰：『立敗吾家者，此惡婦也。請誅之』。官司問家何在，敗何狀。其人歷數自雞卵起至小妻止。官司曰：『如許大家當，壞於惡婦一拳，真可誅。』命烹之。妻號曰：『夫所言皆未然事，奈何見烹。』官司曰：『你夫言買妾，亦未然事。奈何見妬？』婦曰：『固然，第除禍欲早耳。』官笑而釋之：噫！茲人之計利，貪心也。其妻之毀卵，妬心也。總之皆妄心也。知其爲妄，泊然無嗜，頽然無起，則見在者且屬諸幻，況未來乎？嘻！世之妄意早計，希圖非望者，獨一算雞卵之人乎！

(二) 青城子，志異續編卷七：貧人某，日販燒酒果蔬，沿村逐蠅頭利以贍朝夕。一日，時方二更，婦遺牆下，見有光煥發，趨告夫，往



掘之，得白鏹千餘，夫婦大喜，運至內室，置案上。夫俵分一堆，曰：『以此置田產。』又俵分一堆，曰：『以此起房屋。』又俵分一堆，曰：『以此置裘馬。』顧鏹尚有餘，曰：『可納粟以炫耀鄉里。』因笑謂婦曰：『我與爾素不解馳驅，明當市良馬，恐不善騎，爲人竊笑，須演習而可。』乃以高木凳爲馬，覓竹枝爲鞭，自乃作攀鞍勢，聳身而上，按轡執鞭，顧盼自喜。良久乃下。稍頃，又上。如是者再。令婦亦習。婦不欲，固強之。……於是出敝布裹鏹，藏於筒中。將欲寢。夫疑曰：『萬一眩篋發匱者至，奈何？』婦曰：『曷置牀頭？』夫曰：『善。』始寢。寢未幾，夫曰：『終恐探囊者至，歸烏有也。可藏於牀之上，席之下。子臥內，我臥外。此則萬無一失矣。』於是夫婦俱起，

再藏。藏訖，將寢。夫曰：『我與子終身負苦，今始有此得意事。家中現有酒殺，不可不一暢飲。』……婦辭以醉，強逼飲之。無何，婦已倒地矣。夫亦漸不能支，尋頹然臥地上。夫婦各大吐狼藉，縱弛如死。不意有盜負梁上，自掘鏹時，卽已歷視。見其各已大醉，乃騰身下，席捲一空而去。後盜亡至鄰境，醉後，舉以告人云：『見其跨凳時，竊不能忍笑，幾墜梁下。』聞者莫不大笑。惜不聞其夫婦醒後作何情狀也。』

英國有一個俗諺說：『不要在雞蛋沒有孵化時先計算小雞。』恰好作爲雪濤小說中的這一則故事的對照。大約，這一類的故事，其敘述的層次與結構都是很相同的，不過因爲時與地的不同，所以其主人翁

或爲榨牛奶的女郎，或爲乞丐，或爲掘發藏鏹的貧人。或爲拾得雞蛋的市人，或爲吉訶德先生；其所得、所持、所有的對象，或爲一桶牛奶，或爲一個酒袋，或爲一個瓦罐，或爲一個雞蛋，或爲千餘白鏹；其打破他幻想的人，或爲他自己，或爲逆旅主人，或爲偷兒，實則皆是表面上的歧異人而已。



## 元代的動物虐待禁例

近代的大都市，對於人道如何的重視，且不必去說他，即對於家畜的愛護，也是很盡心的；在歐、美各國，差不多都有動物虐待禁例的頒佈。以磚石手杖打狗，被視爲最不仁的事，打貓也是很名譽的舉動。在上海，前幾年的公共租界，也有了動物虐待禁例的頒佈，例如，活的雞鴨不准倒提，豬羊不得倒扛之類，有違之者則處以罰金。在本國的內地，無論任何地方，皆尙沒有這種禁例的存在。動物是可以任意虐待的。貓狗皆可以自由的打殺不論，送禮時，鵝鴨悶置於方勝之中，購買蔬菜時，活雞被縛於菜籃之中，與肉塊青菜同視。這種

地方，都頗可見到我們民族的殘忍心，雖然殘忍的事實更多不勝記，這却是一樁日常見到的慘劇。

偶讀元人楊瑀的山居新語，其中有一段話說：

『延祐間，都城有禁，不許倒提雞，犯者有罪。蓋因仁皇乙酉景命也。』

這大約是中國唯一的一次動物虐待禁例吧。可惜只如曇花的一現，以後便不再見了；更可惜的是這個仁澤只及於雞而不及於其他的家畜。就真相說來，這實在不是什麼出於不忍之心的一種禁制，乃是『蓋因仁皇乙酉景命也』的一種可笑的迷信的結果，因為『仁皇乙酉景命，酉在十二生肖中配的是雞，所以便禁止虐待雞了。這與某筆記所載

元代的動物虐待禁令

的，某官因本命屬羊便禁止人屠羊的故事，更沒有什麼分別。





## 元刊本(?)琵琶記

元刊本的小說，今已發見了幾種，元刊本的戲曲，於元刊雜劇三十種外，又有琵琶記等發見。這種發見在研究中國文學的人看來是極可注意的。元刊本的小說，三國志平話已印行，其餘幾種，大約不久也可出版。元刊雜劇三十種早已印行。元刊琵琶記也已由武進董氏用珂羅版印行了。全書二冊，大類元刊的本相。卷首附有插圖十幅，筆致瀟灑、鏤刻精工，甚似明代萬曆以後的作品。我一見便懷疑，不知這些圖是否即為原刊本所有(那時，我對於明刊劇本所見絕少，清刻朱墨本未嘗一觀。我的一位友人卻斷定以為這的是元物。明代的傳奇

插圖，如所稱爲陳眉公、李卓吾批評的幾種，都沒有那末生動可愛，像這一類的插圖，當然不是明代所會有的。我總有些疑心，不能就相信這話。說這話的人卻十分相信董氏的精細誠實，所以便一口咬定這些插圖決非明物。後來，我見到了明末凌濛初氏所刊的幽閨記，其插圖的調子與董印的琵琶插圖十分相同，即圖幅邊上的引本文句子的題詞，其筆法也是相類的。我便猛省道：『也許元刊琵琶的插圖也是凌氏本的琵琶上的吧。』過了一年我見到了一部凌氏刻本的琵琶記，其所附的插圖，果然便是董氏影印本所有的。我將這圖示給我的那位朋友，他才啞然無言。這樣的印書，似不大誠實，且實在足以誤人。見聞不廣的人，往往會將二代的刊物合而爲一；也許竟會有人據此而

討論元代插圖的價值與筆致的，那不是大可笑的事麼？在這一點，我很希望現在刻印古書的人，要以誠實爲第一個前提。即拿琵琶記來說吧，最好是照原本樣子，不插圖。原本有圖與否，不可知，須請董氏說明；如必須插圖，也須慎重的聲明，這些插圖本非原本所有，而係借自某種刊本的。不然，誤人欺己，決非刻印古書的道德上所允許的。聽說這一類作偽的事不少，長沙葉氏便是一位慣於作偽的人（？）。

。很希望收藏家、研究者們能夠隨時指摘他們出來。這真是一件功德無量的事！



## 秦檜之功

論者每謂『蓋棺論定』。其實批評者的見解，每有歷千百年而不能一致的。更有沈冤千載迄無一人爲之下公平語的，或有很無謂的人浪享了千載的虛名的。蓋棺真不能論定呢！民國以後，傳統的見解，被推翻了不少，這半因新觀念的輸入，半因許多專制束縛的被除去。因此之故，歷史上的沈冤，頗爲之超雪不少。中國歷史上，有二位歷來被視爲『罪大惡極』的人物，或者可以說是惡人的代表，人人得以誅之，得以唾罵之；這兩位便是曹操與秦檜。曹操經了三國志演義的描寫，金聖嘆的加功抉發，以及徐文長的漁陽三弄，借彌衡之口，痛

罵了一頓之後，便永世不得翻身；以『孤其爲文王乎？』的曹氏竟連莽、卓也追不上，真是頗爲不平的事（其實曹操的被詬罵，還遠在三國志演義出現之前）。至於秦檜，則當他死後不久，便受盡了人的唾罵；幾部說岳精忠傳的出現，更足以表章其罪惡而無餘。說起秦檜來，那一個不義形於色的欲嘗他一塊肉。他的私通金人、斷送南宋的罪，差不多可以說是『已經論定』了的。某筆記上，有一段笑話：某村演唱風波亭，一個斫柴者跳上台去，將扮秦檜的人毆打得半死。人家告訴他說，這不是真的秦檜。他說，如果是真的，早已殺了他。卽有卓識的人，也只知道嘆於他前半生的節概，與後半生的墮落。至於他的主張與金人講和，却沒有一個人能夠諒解他的。近人偶有一種言

論，以爲檜的主和實不得已，不能說是他的罪，也許反是他的功。這  
個議論，新奇可喜，足雪千年來的一個大冤獄。但這個見解，却  
並不是近時所創的。在明人王鏊的震澤紀聞上，記着一段話：

〔丘〕濬，瓊州人，問學該洽，尤熟於國家典故。議論高奇，務  
於矯俗。能以辨博濟其說，亦自恃老。故對人語，袞袞不休，  
無敢難者。論秦檜曰：宋家至是亦不得不與金和。南宋再造，  
檜之力也。

丘濬在明時頗不理於衆口，乃是一位才士而居上位，早年爲浪子，而  
晚節篤於道學者。他寫了一二部穢書之後，便又轉筆去寫五倫投筆記  
之類的迂腐的劇本。他的文學的造就，恭維的人實在不多。但他的議

論，像『南宋再造，檜之力也』之類，雖被稱爲『議論高奇，務於矯俗』，却似不是什麼無所見而云然的。



## 佛曲與俗文變文

我在前幾年寫佛曲敍錄一文時，曾將燉煌石室文庫中所發見的維摩詰所說經俗文、佛本行集經俗文、八相成道經俗文諸種，以及後代的目連救母寶卷、香山寶卷、劉香女寶卷等等，皆作爲『佛曲』。佛曲這個名辭原是羅振玉氏刊行燉煌另拾時所給予他所藏的三種俗文的總名，我也沿其誤而未及發覺——許多研究『佛曲』的人，如徐嘉瑞君、向覺民君，也都沿其誤——。去年，我着手寫中國文學史中世卷，其中有一章是俗文與變文。因爲對於俗文與變文有了一番很淺薄的討究，便察覺出俗文與佛曲乃是完全不同性質的兩種東西，不能相

提並論的。後來的寶卷，乃是俗文或變文的支裔，所以與佛曲亦相差同樣的遠。

『俗文』是韻文與散文聯合組成的一種演說佛家故事的文體；其韻文的格式有好幾種的體裁：（一）是全體七言到底的，（二）是七言之中，雜以三言的，（三）是四五七言的雜和體。這一種韻文，當然是預備歌唱或朗誦用的，如後代的寶卷與彈詞中的韻文一樣。至其用何種曲調歌唱或用如何方法朗誦，我們却已無從知道。也有百分之一的可能：他們儘是用『佛曲』調子來唱的。但即使他們是用佛曲的曲調來唱，也變更不了他們不是『佛曲』的一個定論。因為佛曲只是一種曲調；使用這種曲調組合而成的作品，任他們如何的布置結構，却已不

是佛曲而是另一種新的東西了。例如將北曲組合成了『董西廂』，却成了『西廂搗彈詞』；將北曲組合成了『王實甫西廂』，卻成了『西廂五劇』，那是完全兩樣不同的東西。

佛曲的來歷，較之俗文爲早；俗文，據我們所知，是唐末盛行的一體，其起源大約必早於此時；佛曲則在六朝時代已經有之了；隋書音樂志敍西涼部的樂曲，其中有『於寘佛曲』一名。唐會要諸書中亦載有『龜茲佛曲』諸名。陳陽樂書及文獻通考的樂考中則於所載胡曲調二十九曲中，竟有二十六曲是有『佛曲』之名的：

李唐樂府曲調，有普光佛曲、彌勒佛曲、日光明佛曲、大威總佛曲、如來藏佛曲、藥師琉璃光佛曲、無威感德佛曲、龜茲佛

曲，並入婆陁調也。釋迦牟尼佛曲、寶花步佛曲、觀法會佛曲、帝釋幢佛曲、妙花佛曲、無光意佛曲、阿彌陁佛曲、燒香佛曲、十地佛曲，並入乞食調也。大妙至極曲、解曲，並入越調也。摩尼佛曲，入雙調也。蘇密七俱陁佛曲、月光騰佛曲，入商調也。邪勒佛曲，入徵調也。觀音佛曲、永寧佛曲、文德佛曲、婆羅樹佛曲，入羽調也。遷星佛曲，入般涉調也。提梵入移風調也。

——陳陽樂書卷一五九。

南卓的羯鼓錄，所附諸宮曲名中，又有諸佛曲調十一曲；大約這些佛曲是十分流行於唐代的。

## 投 筆 記

偶在涵芬樓的善本書室裏，發見了一種不大經見的傳奇，頗爲之喜躍。這一種傳奇便是丘濬的投筆記。濬所作的有香囊（一作羅囊）、舉鼎、五倫、投筆諸記。其香囊記是否卽爲六十種曲中的香囊記（相傳是邵給諫所作的），我們已不可知。舉鼎、五倫其存亡已在不可知之數。投筆記的發見，對於研究丘濬的人確是一個大消息，卽在『傳奇史』的初期上，也確是一個足以令人注意的消息。更有趣的是，這本投筆記乃是二南里人·羅懋登所註釋校刊的。羅懋登是西廂記的作者，也曾註釋過拜月亭。有了這部投筆記的發見，我們也可想像，

他所註釋的決不僅止拜月、投筆記這兩種了。將來也許有機會可以見到更多的出於他的手註的東西吧。

投筆記分爲四卷，三十九出。敍的便是班超投筆從戎的事。其中也免不了英雄矢志，義士贈金，奸人誣陷，封贈團圓的『傳奇套子』。似乎明人的傳奇，除了這樣的寫法以外，便不易得到讀者演者的同情一樣。其佈局的『爛調』，有似於『才子書』的平山冷燕、玉嬌梨諸小說。即湯臨川也不能外此，更不必說別的作家了。瓊山的投筆記也是一部沉沒於這個圈套中的作品，且也不能算是一部『超乎其羣，拔乎其類』的作品，不過是平平的許多明人傳奇的一部而已。

他在投筆記的第一出『引戲』的末所唱的『家門』中，已把全書

的提要說得很明白：

〔沁園春〕後漢班超，學通文武。早歲孤窮，爲甘旨無給，儲書朱戶。包羞忍恥，頓挫英雄。投筆歸來，得逢相士指點，攜書拜九重。承詔命，獨持漢節，遠使到西戎。奸謀忌劾班超功，老母遭冤病獄中。幸有賢妻割股，大家上疏。妻來京邸，骨肉相逢。柔服外夷，三十六國。定遠元功，萬里封歸故里。一家歡會，旌表勵精忠。

更有四句話是：

鄧二娘力行孝道，徐克振義重交遊。曹大家爲嫂上衣，班仲升投筆封侯。

他的目的，只是說出：『推世道，有更變，有乘除。風雲萬里，大鵬展翅只須臾。……試看投筆記，方顯偉男兒。』那也不過是很平凡的對於窮通顯達的通俗的見解罷了。



## 買胭脂

彷彿在那一天的報章上，什麼機關曾下了一道命令要禁演許多齣的『淫戲』。在這些所謂『淫戲』的戲劇之中，有不少是我們所耳熟的，也有一部分是我少時曾在神廟的戲台下面目睹過的。買胭脂便是這樣的一齣戲。這齣戲，近來演的都是皮黃，但在乾隆時候所刊的綴白裘上，也已有了一齣買胭脂的存在。這是椰子腔。可見這齣戲的來源是很古遠的。戲情是這樣：郭華見了一個脂粉店中的女子，便留了情。天天去買些胭脂，以求見面。因此，便與她廝熟了。某次，他她相約在一個地方會面。男的却不料爲手帕所哽而去世了。女子只得逃

回。第二日，被官吏所訪知，便捕了她去。她臨屍一哭。扯出郭華口中的手帕，他却復活了。二人便結爲夫妻。近來所做的戲大抵都沒有做全部的。彷彿在某一部評話小說中也有了這一段的故事。但這個故事的來源是更古於此的。太平廣記卷二百七十四，載有買粉兒一則：

有人家甚富，止有一男，寵恣過常。遊市，見一女子美麗，賣胡粉。愛之，無由自達。乃託買粉，日往市。得粉便去，初無所言。積漸久，女深疑之。明日，復來。問曰：『君買此粉，將欲何施？』答曰：『意相愛樂，不敢自達，然恆欲相見。故借此以觀姿耳。』女悵然有感，遂相許以私。剋以明夕。其夜，安寢堂屋，以俟女來。薄暮果到。男不勝其悅，把臂曰：『宿願始伸於

此！』歡踊遂死。女惶懼不知所以，因遞去。明還粉店。至食時，父母怪男不起。往視，已死！當就殯殮。發篋中，見百餘裹胡粉，大小一積。其母曰：『殺我兒者，必此粉也。』入市遍買胡粉。次此女比之，手跡如先。遂執問女曰：『何殺我兒？』女聞嗚咽。具以實陳。父母不信。遂以訴官。女曰：『妾豈復慘死，乞一臨尸盡哀！』縣令許焉。徑往撫之，慟哭曰：『不幸致此。若死魂而靈，復何恨哉！』男豁然更生，具說情狀。遂爲夫婦。子孫繁茂。

645

這一段原見於幽明錄。按幽明錄爲著世說新語的劉義慶所作，其時代是六朝的宋，離今已有一千五六百年的了。然而這些材料還是活

潑潑的流傳於我們的民間。正如秋胡故事，昭君故事一樣。可見有不少的民間故事，其來源都是這樣的出於書本而不是真正的出於民間的，所可怪的是，秋胡故事，昭君故事等等，其現在的式樣，已與原來的式樣，相差得很遠的了，已不止是一變、再變、三變的了。而這一段故事却始終不會有過什麼變動，前後情節以及人物都還是一個樣子，彷彿其間並沒有一千五六百年時間的離隔。所不同者不過幽明錄的一段故事中，原爲『胡粉』後來戲劇中改爲『胭脂』而已。

## 幻 影

研究中國小說史和戲劇史的人，真要覺得如今是一個大時代：假定你有書寫成，每過了一二年，準保你要將你的著作修改一下。因為新的材料一天天的出現，逼得你不能不時刻刻的在搜集，在研究。你有時因了新材料的發見而大感刺激與興趣，有時却也要有些懊喪，因為這些新材料也許要將你的著作中的定論完全推翻了，或至少要修正一部份，或添加一部分。抱定了『四大奇書』，紅樓夢等等來研究中國小說的，抱定了元人百種曲、六十種曲來研究中國戲劇的，如今都已不是時候的了。即以『三言』『二拍』的短篇評話而論，這一百九

十餘篇的評話，決不能包括了元、明評話的全體。即明人的輯本，也決不僅只有『三言』『二拍』的幾種。石點頭、醉醒石、西湖二集等等已頗爲人所知；而名爲清平山堂的十五篇評話，名爲照世盃的四篇評話，在日本的出現，也足以使我們警悟於明人的輯本或著作是不意的多，也不定什麼時候，會不意的更被發見出若干種來。而最近，又有了幻影的發見。這部書是一部殘本，凡七回，第一回殘了前半，第七回也殘了下半，所以我們不知道牠究竟有多少回。每回之首都題着『明夢覺道人西湖浪子輯』的，第一回缺了十三頁，回目也不見存，但由僅存的六頁中，我們知道他敘的是：姚居仁、利仁兄弟被誣殺人，兄弟爭着下獄，後爲清官訊明釋放。第二回：『千金苦不易，一死樂

仲冤』，敘的是：浙江武義縣的人王世名代父報讎，殺了仇人王俊的事。第三回：『情詞無可逗，羞殺抱琵琶』，敘的是：明弘治間有一個舉子陸容，在謝家教讀。謝女芳卿屢以情詞逗他不應，後謝女跟了別人逃走，流落爲娼。陸容又代她贖身送回，後他遂得顯宦。立朝以正直著。第四回：『設計去姑易，買舟送婦難』，敘的是：一個婦人爲鄰里所惑，將她的姑設計賣於他處。丈夫知道了，便也設計騙妻前去，易母而歸。第五回回目已殘。敘的是：鐵鉞殉難，二女入教坊，她們誓不失身，終乃同歸高秀才，傳了鐵氏之後。第六回：『冰心還獨抱，惡計枉教施』，敘的是：唐貴梅守節不嫁，她的姑却不守婦道，屢逼她與人通，她不從，受盡苦楚，終乃自殺而死。第七回：

『生報華萼恩，死謝徐海義』，敘的是：妓女王翠翹勸了大盜徐海歸順，徐海被殺，她亦自殺報之。這七篇都是別的地方所不會見到的，也都是明朝的故事，且都是各有來歷的。夢覺道人和西湖浪子雖寫上了輯字，然實是他們所著，因為通書筆調是一致的，回目也顯然是出於一手。所謂『輯』者大約是指輯了別人的文章而加以敷衍之意。全書都充滿了教訓的意義，的是評話系小說末流的著作態度。書爲明末刊本。大約是啓禎間的作品。

此書現藏於我家，也是不意中由書賈手上得到的。我們真不曉得明人還著有這一類的書多少。現在，我們所能做的，只有勤於搜集而已。



## 韓湘子

韓湘子是『八仙』之一；他的故事盛傳於民間，除了呂洞賓之外，只有他便要算是『八仙』中最重要，故事流傳得最廣的了。韓湘子的故事，其中心在於『度韓公』。韓公，即韓愈，他本是最不相信神佛，然而却偏有不少的故事攀附於身上。韓湘子故事的最早來源是出於唐；我彷彿在一部唐人小說（已忘其名）上，見她說起過，湘子是愈的遠房的同宗，他寄食於愈宅，愈並不甚重視他。有一次，他見有人送花的，便告訴愈說，他要變一個戲法，以博一笑。他便將花種於土坑中，坑外圍以障物，不使人窺，日日以彩色水澆之。到了七天

之後，花却變成燦爛的各種顏色了。花上寫着：『雲橫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這乃是愈的詩句。因此愈頗爲之驚詫。後來他辭去，不知所往。

最早的韓湘子的故事只是如此而已。到了北宋時在劉斧著的青瑣高議前集（卷九）裏，這個故事卻有了一個新的開展。湘子已成了愈之姪，且係『幼養於文公門下』。七天使花變色的事却成了在頃刻之間『取土聚於盆』便可開出二朵比牡丹還大的美花來。花上也有着『雲橫秦嶺家何在』二語，然而這二語却不是韓愈自己的詩句，而是一個讖語。這個讖語直到韓愈以言佛骨事，貶潮州，在途中方才確切的直現出來；地名恰是藍關，那時也恰在下雪，正合了『雪擁藍關馬不

前』之語。湘子在這時，更出藥送給愈，說道：『服一粒可禦瘴毒。』劉斧在這裏並沒有說湘子是度韓公的，然而這個『雪擁藍關』却又成了後來作者的『度韓公』的幾幕中最要的一幕了。以後，在

(一) 雒衡山人著的韓湘子 (小說，天啓癸亥刊本)

(二) 無名氏著的韓湘子九 (?) 度韓公 (道情，約爲道咸間刊本)

二書之中，湘子却不僅一度而且再度度韓公了；湘子和韓公前生也都是很有來歷的人了。這故事愈轉變愈繁複；也愈近於俗套的小說傳奇。



## 鈔本百種傳奇的發現

我十餘年來，頗致力於中國古代劇本的搜集。中國戲劇的歷史，雖不若希臘、印度的長久，却也有了千年左右的壽命。在此千年中，戲劇及戲劇作家，雖不常為正統派文人所注意，而其成就却是很可驚異的。歷代的劇本的產生，就今日已知者而論，已在四千部以上。這是文學史上極偉大的資業，不容得我們不加以特殊的研究的。但古劇傳本，泯滅者多，而流傳者少。臧晉叔的元人百種曲雖已蔚為大觀，而取錄實不及已知元劇的五分之一。宋、元、明戲文傳奇，傳世者更少，汲古閣之六十種曲，不過存十一於千百而已。其他，刊劇較多

者，若富春堂刊傳奇，文林閣刊傳奇數十種，雖篇帙較富，而散逸過半，今存者亦寥寥無幾。明末清初實爲傳奇全盛時代，數百年間，作者無慮數十人，每人作品，多者至三十餘種，少者亦有三五種。而這時代的劇本，却散失得最甚。朱佐朝作劇三十本，今人至欲見其一種而不可得，著名的漁家樂，也只是在選本中見到數齣而已。朱素臣作劇十九種，今也僅有十五貫一種有傳鈔全本而已；張大復所著二十三種，則除快活三有全本外，他皆未見。李玄玉所著三十餘本，存者較多，但也只有一人永占四種及眉山秀一種存。其他諸人之作，闕失更甚。我們編纂明、清之際的戲曲史，因了資料的缺乏，幾有無從入手之嘆。

但『若有天幸』，在本年五月十一日的那一天，我卻發現了百種以上的傳奇與雜劇。這個發見於中國戲曲的研究上似是不無很大的關係的。茲略記其發見的經過與所獲得的傳奇的目錄，俾留意於戲曲之研究者同深欣悅焉。

前一夜，在大雨滂陀中，我爲了要看一部牡丹亭（一家舊書店的老闆，告訴我，他得到一種明刊的牡丹亭），跑到了四馬路。這部牡丹亭祇不過是『三婦評本』，並不是什麼奇特的東西。這使我很失望。我無聊的踱到了來青閣，但也沒有什麼書可買。坐了一會，一位夥計，好像忽然想起了一件事似的對我說道：『蘇州寄來了一張單子，都是抄本的傳奇，說是給鄭先生看的。』一面他對別一個夥計說：『單

子在抽屜中拿出來給鄭先生看。」

我對於『抄本傳奇』云云，向來不大熱心，因為實在看怕了無數的一無所用之傳錄的注滿工尺的『唱本』。當時只是懶懶的答應了一下，『好的，請拿出來。』

當他們將四五張很長的「書目單」展放在帳桌上時，我才開始發見其重要。

僅見了：白兔記富春堂本與汲古閣本及暖紅室本異。節孝記一名黃孝子傳奇，元人撰，沈氏南九宮譜屢引之。這二條，我已知道這是一個不平常的書單。在底下連續不斷的見到了近百數十種的久欲見而未終於得見到的傳奇的名目。有一部分，我是知道某人有藏本的，



但艱於借錄，也並未得讀。其中更雜有不少很平常的名目，像六十種曲本的東郭記、焦帕記等等，乃至像倚晴樓七種曲一類的東西。這個書目共載有四百餘種書而說明都是抄本，但我很不相信，爲什麼很易得的本子像倚晴七種、藏園九種之類，也會藏有抄本。當時我便要了紙墨來，將自己所欲得的傳奇名目，一種一種的抄錄了下來，並在原書單上做了符記。抄畢時，已將近夜間十時，夥計們已將板門上了一半。我不能不走。我再三的吩咐夥計們立即將原書單寄回蘇州，托他們代將我所要的那百十種書都購來。並說明價目即貴些也不妨。在歸途中，我的心滿盈盈的如佔領一國一城似的勝利的驕傲。但同時又有些恐慌，不知有沒有人比我更早的得到了這個消息，或更捷足的獲得

了牠們。因爲那書單是用複寫紙錄就的，一定不止一份。時時的在車中，將抄到的傳奇名目再三的翻看着，在專心的搜求着古傳奇雜劇的十餘年間，幾曾在同時見到過像這一種大批的待售的名目呢？那一夜，在大半夜的驚喜態度中過去，並不會合眼。我決定在第二天絕早，卽到蘇州去，非自己跑一趟，恐怕不妥。第二天，果然去了。生平不曾有過那末熱心忘倦的旅行。朝陵拜山的香客，或未必有此專誠罷！到護龍街見到了楊壽祺先生後，方才知確有其事，確有其書。午後，因了宋先生的引導，到了售書之家去選書。路並不很近。沿途的車中，心是更忐忑的不甯。惟恐不成。在見到了一堆堆的確是抄本的無數傳奇後，我們細心的選揀出自己所要的下面百十種傳奇雜劇

來：

節孝記（卽黃孝子傳奇）（元人撰）東窗記（傳鈔富春堂本）雲台記

（傳鈔富春堂本）白兔記（傳鈔富春堂本）躍鯉記（陳熊齋撰）胭脂

記（傳鈔富春堂本）連環記（王濟撰）雙忠記（姚茂良撰）白蛇記（鄭

國軒撰）白袍記（傳鈔富春堂本）昇仙記（傳鈔富春堂本）孤兒記

（元傳奇）金貂記（無名氏撰）赤松記（無名氏撰）牧羊記（無

名氏撰）舉鼎記（丘璿撰）一種情（沈璟撰）桃符記（沈璟撰）雙

魚記（沈璟撰）三祝記（汪廷訥撰）天書記（汪廷訥撰）虎符記（張

鳳翼撰）崖山烈（朱九經撰）人中龍（盛際時撰）漁家樂（朱佐朝

撰）豔雲亭（朱佐朝撰）三報恩（畢万侯撰）竹葉舟（畢萬侯撰）

天馬媒(劉方撰) 綰春園(沈岷撰) 青虹嘯(鄒玉卿撰) 未央天(朱

素臣撰) 聚寶盆(朱素臣撰) 翡翠園(朱素臣撰) 十五貫(朱素臣

撰) 朝陽鳳(朱素臣撰) 喜重重(張大復撰) 玉鴛鴦(周坦綸撰) 醉

菩提(張大復撰) 吉祥兆(張大復撰) 英雄概(葉稚斐撰) 長命縷

(樂勝道人撰) 易鞋記(陸采撰) 元宵鬧(李素甫撰) 遍地錦(姚子

翼撰) 太平錢(李玄玉撰) 千忠祿(李玄玉撰) 鴛鴦棒(范文若撰)

花筵賺(范文若撰) 鸚鵡墓貞文記(孟稱舜撰) 分金記(葉良表撰)

幻緣箱(邱園撰) 宵光劍(徐復祚撰) 昇平寶筏(張照撰) 月令承

應(張照撰不全) 九九大慶(張照撰不全) 鼎峙春秋(張照撰不全)

望湖亭(沈自晉撰) 滿床笏(無名氏撰) 四友記(無名氏撰) 羅衫記

- (無名氏撰) 出師表(無名氏撰) 一合相(萊溪居士撰) 鳳求凰(濟  
 慧居士撰) 偷甲記 魚籃記 拾醋記等八種(范希哲撰) 忠孝福  
 (黃兆森撰) 鬥鷄識(孔廣林撰) 溫經樓雜劇三種 (孔廣林撰) 陰  
 陽判(查初白撰) 續牡丹亭(靜菴撰) 碧天霞(徐昆撰) 後西廂記  
 (撰者未詳) 紅樓夢(范玉卿撰) 稱人心(陳二白撰) 雙翠圓(夏秉  
 衡撰) 釵釧記(月榭主人撰) 喜逢春(清嘯生撰) 蘇台雪(秋江居  
 士撰) 瓊花夢(龍燮撰) 十二金錢 謝堊撰) 揚州夢(清宗堂岳瑞  
 撰) 鴛鴦繡(海來道人撰) 慶有餘(無名氏撰) 倒浣紗(無名氏撰)  
 玉梅亭(無名氏撰) 潛龍佩(無名氏撰) 雙美緣(無名氏撰) 平巢  
 記(無名氏撰) 意中人(無名氏撰) 風流配(沈君謨撰) 金花記(無

名氏撰) 蓮花會(無名氏撰) 玉蜻蜓(無名氏撰) 金蘭誼(無名氏撰)  
 撰) 倭袍記(無名氏撰) 葫蘆幻(無名氏撰) 迎天榜(無名氏撰)  
 百子圖(無名氏撰) 三奇俠(無名氏撰) 景園記(無名氏撰) 落金扇  
 (無名氏撰) 錦繡旂(無名氏撰)

以上百十種的傳奇與雜劇抄本是並不易得的。其中有許多從來不曾有過刻本。有的連名目也是初次見到。更可喜者，沈璟之作有三種，汪廷訥之作有二種，朱素臣之作有五種，張大復之作有三種，畢萬侯朱佐朝之作各有二種，……是誠大可驚奇的發見！若信若疑的『夢境』是終於實現了！經了好久的論價，與楊壽祺先生的慨然的有力的幫助，這個不平常的交易是終於成功了！在歸車中，我是『滿載

而回」。

暮色蒼茫，濕空中充滿了雨意。青綠色的樹木與稻田，變得格外肥茁茁的，翠嫩鮮妍，有若新沐。一股濃厚的春意從車窗中透入。

我心中更充滿了無限止的生的喜悅。我一點也沒有想到那一筆書債要如何的償還法。

兒童時代以後，從不曾有過這不倦的喜悅的旅行。





## 姚梅伯的『今樂府選』

最近出版的北平圖書館刊上，刊着錢南揚先生的一篇關於甯波姚梅伯（爨）的著作的考證。在那篇文章裏提到了梅伯的今樂府選，說有五百卷，似較臧選爲尤豐富。這話是錯的。我也沒有見到過今樂府選，但在甯波時曾鈔得今樂府選的全目，罕見的劇本，實在並不見多。大約這選本已盡了梅伯所藏的劇曲的全部了。鎮海縣藝文志著錄今樂府選也作五百卷。但據光緒三十年馮辰元的序，說梅伯於『咸豐辛亥夏五，選錄四百餘種，都爲一百九十二卷』。是所謂『五百卷』者，實『捕風捉影』之談也。今錄其全目於下：

## 復莊樂今府選總目 大隸山館校錄

衢歌：

迎鑾新曲（厲鶚），康衢新樂府（呂星垣），浙江迎鑾詞（梁廷樞），太

平樂事（柳山居士），萬壽圖（無名氏）。

絃索：

西廂（黃解元）。

元雜劇：

漢宮秋（馬致遠，七種） 陳搏高臥，黃梁夢，岳陽樓，青衫淚，薦

福碑，任風子。寶娥冤，（關漢卿，八種） 中秋切鱠，魯齋郎，玉

- 鏡台，救風塵，蝴蝶夢，謝天香，金線池。牆頭馬上（白仁甫，二種）梧桐兩。兩世姻緣（喬夢符，三種）金錢記，揚州夢。風花雪月，（吳昌齡，二種），東坡夢。玉壺春（武漢臣，三種）老生兒，生金閣。麗春堂（王實甫）。倩女離魂（鄭德輝，三種）王粲登樓，鬪梅香。忍字記（鄭廷玉，三種）後庭花，看錢奴。范張鷄黍（宮大川）。留鞋記，（曾瑞卿）。度柳翠（李壽卿）。張生煮海（李好古）。羅李郎（張國寶，三種）薛仁貴，合汗衫。秋胡戲妻（石君寶，二種）曲江地。
- 甕合羅（孟漢卿）。酷寒亭（楊顯之，二種）瀟湘雨。東堂老（秦簡夫，二種）趙李讓肥。柳毅傳書（尚仲賢，三種）氣英布，單鞭奪槊。竹葉舟（范子安）。風光好（戴善夫）。趙氏孤兒（紀君祥）黑旋風（高文秀）

鐵拐李（岳伯川）。兒女團圓（楊文奎）。灰闌記（李行道）。救孝  
 子（王仲文）。燕青博魚（李文蔚）。勘頭巾（孫仲華）。紅梨記（張壽  
 卿）。李逵負荆（康進之）。竹塢胡琴（石子章）。伍員吹簫（李壽卿）。  
 虎頭牌（李直夫）。陳州糶米（無名氏，二十七種）。合同文字，來生債，  
 小尉遲，凍蘇秦，馬陵道，殺狗勸夫，爭報恩，鴛鴦坡，是天  
 塔，隔江鬥智，賺劍通，百花亭，評范叔，硃砂担，桃花女，碧  
 桃花，抱粧盒，梧桐葉，冤家債主，謝金吾，神奴兒，貨郎旦，  
 馮玉蘭，舉案齊眉，連環計，盆兒鬼。

明雜劇：

誤入桃源（王子一）。劉行首（楊寶賢）。還牢末（李致遠）。城南柳

〔谷子敬〕。牡丹仙〔周憲王〕。對玉梳〔賈仲名，三種〕金童玉女，蕭

淑蘭。北邙說法〔葉靈祖，二種〕團花鳳。眼兒媚〔孟稱舜，四種〕桃花

人面，死裏逃生，花前一笑。脫囊穎〔徐陽輝，二種〕有情癡。魚

兒佛〔湛然禪師〕。不伏老〔馮海浮，二種〕僧尼共犯。漁陽弄〔徐文

長，三種〕，翠鄉夢，雌木蘭。曲江春〔王九思〕。簪花髻〔沈君庸〕。

鴛鴦夢〔葉少純〕。

國朝雜劇：

通天臺〔吳梅村，二種〕臨春閣。清平調〔尤侗，五種〕吊琵琶，讀離

騷，桃花源，黑白衛。鬱輪袍〔黃石散，四種〕夢揚州。飲中仙。

籃橋驛。擬蓮廟詞〔毛西河〕。買花錢〔徐文陵，四種〕大轉輪，拈花

笑，浮西施。夢花園（鷓波亭長）。一片石（蔣清容，三種）。第二碑，  
 四絃秋。昆明池（裴蔗村，四種）。集翠裘，鑑湖隱，旗亭館。蘆  
 花絮（蝸寄居士）。比孝烈（青霞寓客）。圓香夢（梁子章，二種）。江梅  
 夢。花間九奏（花韻主人）。青溪笑（蓉鷗漫叟）。牡礪崗（雪樵居  
 士）。吟風閣（楊笠湖）。修簫譜（舒鐵雲）。列子御風（小弁山人）。豔  
 禪（王彥卿）。四時春（單湘漁）。凌波影（黃韻珊）。孟蘭夢（嚴但常）。  
 飲酒讀騷（吳蘋香）。園林夢。

元院本：

西廂（王實甫）。西遊（吳昌齡）。

明院本：

- 琵琶(高東嘉)。荊釵(梅丹邱)。幽閨(施君美)。精忠(姚靜山)。三元(沈壽卿)。千金(沈鍊川)。香囊(邱文明)。邯鄲(湯玉茗，五種)。南柯，牡丹亭，柴釵，紫簫。玉玦(鄭若庸，二種)。繡襦。鸞鏡(葉憲祖，二種)。金鎖。焦帕(單棧仙)。明珠(陸天地，二種)。懷香。紅拂(張伯起，二種)。祝髮。青衫(顧大典)。浣紗(梁伯龍)。種玉(汪廷訥，二種)。獅吼。義俠(沈璟，四種)。望湖亭，翠屏山，桃符。釵釧(月榭主人)。珠雙(沈鯨，二種)。鮫綃綵毫。曇花(屠赤水，二種)。水滸。四喜(謝譚)。金蓮(陳四元)。節孝(程文修，二種)。玉簪。琴心(孫禹錫)。雙烈(張于山)。鳴鳳(王弇州)。分金(葉良表)。八義(徐叔回)。夢磊(史叔考)。雙緣舫，春蕪(汪鏞)。玉鎖臺，焚香(王玉)。

峯。龍膏（楊第白）。紅梨（陽仰子）。貞文記（孟稱舜）。撮盒圓（磊道  
人）。想當然（梗次盧）。醉鄉記（孫仁儒）。燕子箋（阮貞海）。白兔記  
（無名氏，十五種）殺狗，霞牋，飛丸，玉環，贈書，尋親，金雀，綵  
 樓，運璧，錦箋，投梭，玉合，四賢，節俠。

國朝院本：

秣陵春（吳梅村）。鈞天樂（尤西堂）。桃花扇（孔樂塘）。花筵賺（范香  
令，三種）。鴛鴦棒，夢花甜。西樓（袁令昭，三種）。珍珠衫，鸞鷓  
 裘。醉月緣（薛既揚）。永團圓（李元玉，五種）。一棒雪，麒麟閣，  
 清忠譜，風雲會。女丈夫（龍子猶，三種）。萬事足，雙雄。琥珀匙  
（葉稚斐）。九連燈（朱良卿，四種）。牡丹圖，漁家樂，豔雲亭。黨



人碑(邱嶼雪)。十五貫(朱素臣，二種)。聚寶盆。雙官話(陳二白)。

櫻桃夢(陳與郊，二種)。靈寶刀。縮春園(沈季中，二種)。息宰河。

人天樂(黃九烟)。忠孝福(石牧)。紅情言(王介人，二種)。詞苑春秋。

醉菩提(張心其)。長生殿(洪財思)。玉門關(青城山人)。布袋錦

(壺道人)。新灌園(張伯坡)。長命縷(勝樂道人)。廣寒香(昔山子)。陰陽判

(他山)。雙奇會(湖上逸人)。紅梅(周夷玉)。香鞋(石响齋)。酒家傭(陸無

從)。遊子鑑(半隱)。精忠旗(李梅實)。青雀舫(徐元暉)。禱河冰

(羅小隱)。雙鴛詞(木石老人)。桂花塔(古塘樵子)。珊瑚玦(周冰持，三

種)。元寶媒。雙忠朝。芙蓉峽(錢石臣)。揚州夢(抱犢山農)。玉尺

樓(盧見曾，二種)。旗亭。一斛珠(蒼梧寄客)。拜針樓(王比暨)。珍珠塔

- (張禮勳)。  
 錦香亭 (石恂齋)。  
 百花舫 (紫紅道人)。  
 晉春秋 (看雲主人)。  
 景江 (余聿文)。  
 議大禮 (劉夢華)。  
 麗雪堂 (梅孝己)。  
 風流棒 (萬紅友，三種)。  
 念八翻，空青石。  
 綠牡丹 (翠花，三種)。  
 畫中人，西園。  
 乞食圖 (錢竹初)。  
 六如亭 (張紫峴)。  
 花萼吟 (夏惺，六種)。  
 無瑕壁，瑞筠圖，廣  
 寒梯，杏花村，南陽樂。  
 奈何天，(李笠翁，十五種)。  
 鳳求鳳，巧  
 團圓，滿床笏，玉搔頭，風箏誤，比目魚，慎鸞交，  
 屋中樓，意  
 中緣，憐香伴，富貴仙，雙錯卷，合歡鍾，雁翎甲。  
 香祖樓，  
 (蔣茗生，六種)。  
 空谷香，臨川夢，冬青樹，雪中人，桂林霜。  
 夢  
 中緣 (張漱石，四種)。  
 懷沙，玉師墜，梅花簪。  
 雙報應 (稽留山民)。  
 文星榜 (沈桐威，三種)。  
 報恩緣，伏虎韜。地行仙，(玉勻詞客)。  
 寒香

亭(李嗣南)。東海(王季旭)。八寶箱(夏谷香)。馬上緣(吳梅岑)。琵琶俠(董定國)。魚水緣(周澹菴)。後一棒雪(胡雲聲)。芝籠(繁露居士)。載花船(若耶野老)。棲雪石(蕉齋居士)。雙仙(研露樓主)。石榴(黃瘦石)。鶴歸來(瞿菊亭)。芙蓉樓(張情齋，二種)。玉節。千金壽(沈松橋)。繡帕(謝佩禾，四種)。十二金錢，血梅，黃河遠。蘭桂仙(左巽穀)。仲氏紅樓(紅樓村樵)。紅樓散套(荆石山民)。仲氏紅樓(厚甫)。海烈婦(餘不哪後人)。後七子(擁書主人)。合浦珠(芙蓉山樵)。續牡丹亭(靜菴)。雷峯塔(岫雲)。富貴神仙(影園瀟者)。影梅菴(彭劍南)。香碗樓。鴛鴦鏡(黃韻珊，四種)。茂陵絃，帝女花，桃溪雪。爛柯山(無名氏，二十四種)。名山志，金鈿盒，梅花梅，綠花軒，霄光劍，天宮寶，鳳雛圓，南樓夢，情

郵，桐葉，鴛鴦塚，七子閣，慈悲願，翡翠圓，蝴蝶夢，盤陀  
 山，昇平寶筏，丹鳳忠，定心猿，花神報，千忠戮，情中戰，紅  
 玉簪，醉西湖。

元散曲：

張小山小令，喬夢符小令。

明散曲：

六如曲。擊節餘音（馮海浮，四種）山堂雜曲，歸田小令，山堂附  
 錄。江東白苧（梁仇池，二種）續江東白苧。樂府詞錄（楊夫人）。

國朝散曲：

西堂樂府，葉兒樂府（朱竹垞）。北樂府小令（樊榭）。板橋道情，忝香

集（徐坦菴添）。漁鼓曲（顏孝嘉）。棣華香詞，有正味齋曲。

要詞：

夾竹桃，桂枝兒。

在那一百九十二卷裏，我們知道，是絕對容納不下以上的四百餘種的『詞曲』之全部的，所以今樂府選，恐怕只是一個『選』，並不像元曲選那樣的各劇皆『全文』被收入，却是像綴白裘或納書盪那樣的每劇各選若干齣的。

這裏所謂『院本』，便是指的明清的戲文或傳奇而言。但王實甫的西廂記和吳昌齡的西遊記，明明是雜劇，却因篇幅較長之故而誤被列入『元院本』中。

這四百餘種的戲曲，在今日看來，實在不見得有什麼珍籍秘冊在內。元雜劇的一部分殆不能超出元曲選的範圍一步。明雜劇似也祇是以沈泰的盛明雜劇和孟稱舜的柳枝集爲依據而採擷的。孟稱舜所作的眼兒媚、花前一笑（此劇，卓人月曾改編之爲花舫緣，見盛明雜劇）二劇，除了柳枝集以外，不可得見。故我們猜想，梅伯一定是見到過那部傳本至罕的柳枝集的，柳枝集中所錄的孟氏的人而桃花劇，也較盛明雜劇本略有不同。

『清雜劇』部分所選者也平平無奇。梁廷柟的小四夢（卽藤花亭四種），僅選圓香夢、江梅夢一種，殆未見小四夢全書耶？青霞寓客的北孝烈，小弁山人的列子御風，王彥卿的艷禪，單湘漁的四時寒四

種，却是不多見的劇曲。園林午夢爲明嘉靖間人李開先作，梅伯也列之於『國朝雜劇』中，大誤。

『明院本』部分，出六十種曲外者不過十種；即僅僅有葉憲祖的金鎖記，沈璟的桃符記，及湖亭、翠屏山（此二傳奇本爲沈自晉作，梅伯皆誤爲璟作），沈鯨的蛟綃記，高濂的節孝記（梅伯並玉簪記皆以爲程文修作，不知何據），史叔考的雙緣舫、夢磊記，磊道人的撮合圓，盧次樞的想當然及孫仁儒的醉鄉記等十一種耳。在這十一種裏，除蛟綃記、節孝記及雙緣舫外，皆非難得之書。

『國朝院本』部分，實爲全選的精華，所選劇最多，且也頗多今日未得讀到的東西。袁令昭的珍珠衫和鸚鵡裘，薛既揚的醉月緣，李

玄玉的麒麟閣，清忠譜葉稚斐的琥珀匙，朱良卿的九蓮燈及牡丹圖，石恂齋的香鞋記、飾香亭等等皆是不容易見到的，或卽有見到者，都僅爲選本所錄的一二齣。惟在其中，謬誤也特別的多；有本爲明人之作而誤列其中者：像陳與幾的櫻桃夢和靈寶刀，沈孚中的縮春園和息宰河，王介人的紅情言和詞苑春秋，張伯起的新灌園（按此爲馮夢龍的改本），勝樂道人（卽梅鼎祚）的長命縷，周夷玉的紅梅記，徐元暉的青雀舫，白雪齋主人（原作無名氏）的金釧盆，孟梅舞（原作無名氏）的鴛鴦塚，徐復祚的霞光劍等等些傳奇皆頗罕見。有本爲雜劇而彼誤入者：像青城山樵的玉門關，王北墅的拜針樓，劉夢華的議大禮，荆石山民的紅樓夢散套等。有劇作家姓氏錯誤者：像滿床笏、



雙錯登、雁翎甲、合權鍾等五種，本爲范希哲作（梅伯的今樂考證也，以爲係希哲作）而皆誤爲李笠翁作；有本爲一人而誤爲二人者：像蘭桂仙、桂花塔皆爲左巽穀作，而此書則別以桂花塔爲古塘樵子作。有本爲很熟悉的劇作家的作品，而彼誤作無名氏著者：像吳石渠的情郵記，朱素臣的翡翠圓等。像這樣的大大小的小的錯誤，殆觸目皆是。梅伯對於戲曲研究討論甚深，似不至疏忽到這個地步。或者係被抄手所顛倒錯亂歟？或者係他的早年的未完成的稿子？他的今樂考證現藏在寧波馬隅卿先生處，惜至今未得一讀。想尙不至如這部今樂府選的錯得利害。

當舉世不爲之時，梅伯獨埋頭於戲曲的探討；且較王靜菴先生更

早數十年的完成他的劇曲的目錄（且還有提要）的今樂考證，實不能不謂爲『豪傑之士』；即有千百個錯誤，我們也該原諒他。涵虛子、鬱藍生、黃文賜之後，對於劇曲抱有那樣的熱者，僅他一人耳。而像他那樣的有網羅古今來一切戲曲於一書（今樂府選）的豪氣的人，恐怕自古時到今日還不會有過第二個人！

今樂府選最後所附之元明清的散曲集，也很貧乏。惟他已經注意到『耍詞』的夾竹桃和掛枝兒，其眼光却不可謂不尖銳，其賞鑑力也不可謂不高超。總之，當今八十餘年而會有此的編纂，我們實不能不驚詫於作者的努力與勇敢。在今日研究戲曲的情形觀之，也許有遠過於梅伯的時代的地方；他的這部今樂府選，即使全都被發現，似也不

會有怎樣的令我們衝動的能力；可是他却是一個偉大的先驅者。我們要明白他是生存在八十餘年前的社會裏的！



## 重刻元本題評音釋西廂記

九月四日到上海，初擬足迹不入書肆的門限。爲的是數日後卽要北返，實在沒有閒空的工夫；且也因數年來爲了好書之故，吃了不少苦，頗自誓欲斷此無益的嗜好。不料五日早晨，遇到了伯祥、雲彬，他們便告訴我：『來青閣書肆，有一部西廂記，就是「重刊元本」，字句頗和時本不同。肆主楊君想要影印。』這話又打動我的心。下午便到了來青閣，看到這部『重刻元本題評音釋西廂記』。一翻開書本，心便怦怦的，知道不是什麼凡品。書名下寫着兩行：

上饒

余瀘東

校正

## 書林 劉龍田 繡梓

呵，劉龍田！沈璟的南詞韻選裏不是選有劉龍田的散曲麼？那位作散曲的劉龍田是山東人，大約不會便是這位『書林劉龍田』的。然而這個巧合，把我要得此書的慾望煽動得更熾起來。卷首『末』色所唱的西江月『放意談天論地，怡情博古通今』的開場，乃是任何刊本『西廂記』所沒有的。底下的正文，却和明刊諸本，特別是凌濛初本，沒有什麼不同。只是每頁眉端多了許多評語；（這評語未說明爲何人所作，也許便是余瀟東的手筆吧？）每齣之末，附有『釋義』與『字音』。下卷之末，附有『鶯紅下棋』、『園林午夢記』、『西廂別調』、『打破西廂人嘲』、『閨怨蟾宮』、『蒲東崔張珠玉詩集』、『八

詠詩，『錢塘夢』，『秋波一轉論』，以及『國學生』撰的『鬆金釧滅玉肌論』。『西廂附錄之富』，此書當爲第一。書中並附插圖二十餘幅，人物佈景皆極古拙可愛。圖的上方爲齣目，兩旁則爲內容提要式的對聯。其刊刻的式樣，完全是脫胎於閩南書賈熊大木的日記故事，精忠傳諸書。朱鼎臣本西遊釋氏傳，其式樣也近此。不過此書將每頁上方的小圖改成了全頁的大圖而已。變而未化，猶可看出蟬遞的痕迹出來。以後金陵書肆所刻三寶太監西洋記、楊家府演義、西遊記諸書的插圖，則更是從此書的圖式而再行變化的。正文字體多用楷書，亦間有用嘉隆間所習見的仿宋字體的。由此，可知此書的刊刻時代，最遲不能在萬歷初元之後。而其刊刻的地域，當仍爲建安一帶。就大體上看來，

這書祇不過是萬歷初元的一部最普通的坊刊本；頗多淺陋可笑處。（像加入『開場』及『錢塘夢』等）然我站在那裏翻了一遍、兩遍、三遍還不忍釋手。其可愛之點，反在其爲不出於文學士們的校訂。執此以較王伯良，凌濛初，金聖嘆諸本，他們却是那末酸氣撲鼻！今日所見北西廂全本，殆無有更古於此者。陳眉公本出于此，王伯良本、凌濛初本殆也無不以此爲依據而加以校改者（所謂『雍熙樂府』本，只有曲而無白，不得謂爲全書）。僅這一點，已足夠誘惑我起購買決心了。我所藏明刊本西廂已有十餘種。遇到這部今所知的最古的一個刻本，豈肯交臂失之。於是由勸說楊君放棄他的影印計劃而到論價成交。此書終於歸我所有。當書夥將這一包書遞到我的手上時，我心又是那末



怵怵的動着！把淺淺的旅用，耗在此書，而完全顧不到將怎樣的借貸以求北歸了。結習之難忘如此夫！

活生